總第 15

在野堂™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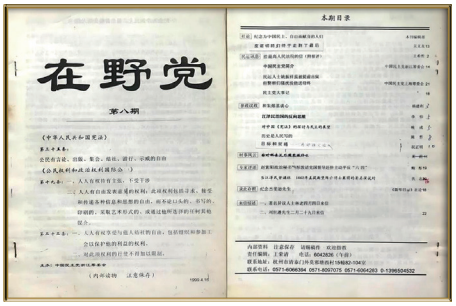
中國民主黨主辦

孤燭長宵照，
丹心立九霄。
十三磨鐵獄，
一志向風高。
濟友清貧在，
呼朋壯志昭。
青天堪共證，
正氣永難消。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開篇 Prologue 01
02 目錄 Preface
在野黨簡介 Contents 03
思想火種 The seed of ideas 05
05-08 人物專訪 Voices of Change
09-28 民主火種 The Spark of Democracy
真相中國 Truth China 29
29 中共罪行 The CCP's Crimes
30-38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39-46 社會評論 Social Commentary
民運之路 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 47
47-58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59-65 民運行動 Democratic action
66-67 民運風采 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68-69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連載 Serial 70
70-73 作品連載 Serialized Works
檔案館 Archives 74
74 迫害實録 Persecution Records
75-76 民主黨史 Democratic Party History
77-79 中國記憶 Chinese Memory
80 人物事迹 Biographical Deeds
雜志社介紹 About the Magazine 81
投稿與募捐 Submissions & Donations 83

《在野党》简介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 1998 年 9 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 9 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 11 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 27 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 25 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 年 5 月 24 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 年 " 四·五运动 " 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 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 年因 "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判刑三年 。1998 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 年 6 月被捕，11 月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 2007 年 9 月 14 日刑满获释 。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 年 2 月 1 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 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 年 " 六四 " 因 " 参与动乱 " 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 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 11 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 年 6 月 19 日被捕，9 月 15 日正式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 年 9 月 15 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 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 年因 " 茉莉花运动 " 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 16 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 年 10 月 7 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 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 " 工自联 " 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 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 2002 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 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 年因批评汶川地震 " 豆腐渣工程 " 再度被捕，2009 年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 13 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 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 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 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 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 黄燕明**

《在野党》设有副总编辑暨副社长、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宣传与发行部、翻译部、收稿部、档案部、校稿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新闻发布中心、营销部、外联部、法务部、国际联络与合作部等综合部门，成员大多数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纵长夜漫漫仍要秉烛前进的先行者

——谢长发专访

采访人：张致君
录音：常坤　语音整理：林小龙　背景资料整理：陈婷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谢长发先生是中国民主党党刊《在野党》杂志复刊推动人，是《在野党》荣誉主编之一。本期采访人和《在野党》杂志一起走进谢长发先生的民主道路，体味其中的艰辛历程。

1998年中国民主党创党，他作为中国民主党湖南地区负责人，为推动多党竞争、呼吁政治改革与民主选举各处奔走。后因其行动活跃，2009年中共当局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其服刑13年，谢长发先生是中国民主党案判刑最多、拒不认罪、不减一天刑的政治犯。

在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中，谢长发先生冲在最前面。他串联各地，参与座谈，组织游行，申请注册。仅仅在湖南，被判刑的就有佟适东、廖石华、张善光、柏小毛、何朝晖、李旺阳等人。他侥幸逃过了第一次搜捕，之后，谢长发先生毅然挑起了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负责人的重担。

零八年春节，由于有七、八个省市的民运朋友与会，受到长沙"国保"严厉地警告。他策略性地放弃了主持这次团拜会，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为自己赢得自由空间，去推动建设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全国"一大"的召开。

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必须具有牺牲精神，而谢长发先生是以百分之百精力投身进去的。他甘于清贫，受他接济的民运朋友不下百人，款项不下十万。

记者与谢长发先生连线采访，赫然可见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侃侃而谈，监禁并未销磨掉他身上的英雄气质，交谈中似乎又再见到了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那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孑然一身朗朗前行的样子。

张致君：谢老先生，安康！您现在是《在野党》杂志的荣誉主编，您也是复刊的主要推手之一。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在野党》的?

谢先生：我们要想进入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社会，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刊物。理论知识就是一座灯塔，《在野党》就提供这样的思想，它会照亮中国人前行的道路，给未来的可能性指明方向。

张：您在国内的时候看过早期《在野党》刊物吗?

谢：看过，朱虞夫把杂志给过我。当时就觉得太好了！中国民主党作为要和中国共产党竞争的党，就必须有自己的刊物，就是在理论上有了基础。

张：谢先生，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的

时候，你是如何一个心路历程?

谢：我当时跟浙江、湖南、湖北、上海、北京、贵州这些各地负责人私下达成了一些协议，一定要勇敢建党。1998年，因为我在外面比较活跃，我们就顺势组建了湖南民主党，我们向湖南省民政厅去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备委员会的申请。当时我们4个人去的，我、还有北航的教授、长沙大学的、还有一个湘潭大学的。

张：您在组党的时候做过很多推动组党进程的事情，比如各地串联，您觉得是什么锻造了您的这种能力?

谢：83年的时候，我在长沙钢厂任助理工程师期间，成立了"良友社"。我用毛笔字写过"良友"两个大字做招牌，那时候就有20多位民主人士联合在一起。良友会就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旅游和交流，在良友会期间我逐渐学会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很重要，但前提是一定要有很好的人品，否则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的。这样的结社生活是为组建党派奠定基础的，组党和结社是一个道理。

张：是哪些因素让您意识到中国的制度问题，从而让您走上民主之路的?

谢：在中南大学读书期间，我一直考虑的问题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享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我们是第一个按照宪法申请的注册组党的，尝试着做筹备委员会，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守信用，欺骗我们。我研究历史比较多，我懂得"信，国之保也，民之所平也"不守信用的国

家是会出大问题的。

张：您因为声援"89"学生，也被判过2年劳教，当时在1989年的时候，您是怎么反对中共对学生镇压的？

谢：1989年2月28日，由长沙市委组织部到各个工厂抽调工作人员去扶贫。我是以工程师的身份被抽调到浏阳市官渡镇扶贫。我经常听美国之音的报道，能够获取外界的信息，1989年6月4号上午，当我听到北京的"枪声"，我就意识到可能要开始革命了。早上七点多，我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工作证到浏阳市高中，学校里有我认识的七、八个男学生，我亮出我的工作证，告诉、鼓励他们"现在北京已经镇压学生运动了，我们要奋起反抗，因为我们也是学生"。

张：您单单只是鼓励他们站出来然后您就被抓了吗？共产党又是怎么发现您在做这个事情的？

谢：那些学生自发捐钱买笔、墨、纸，在官渡镇的街上写了很多标语"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反对专制"等等。12月16日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一個科長和副科長就在我厂里将我带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判了两年劳教，抓我的科长叫罗海蛟。

张：在劳教所里面经历过事情让你特别难忘吗？

谢：根据当时的制度，他们把我在之前工厂工作的工资私自克扣了之后给我减刑，这是一种贪污行为。当时我们这个监室有四十五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其中也有大学教授，对于我们的劳教相对于宽松，我们只需要工作半天，但是另外的违法乱纪的整天都需要工作。

张：后来您第二次入狱的十三年中是否有遭到过虐待？

谢：狱警看过我写的文章，他佩服我，对我的待遇还可以。我在里面也受到外界各方资助，一直有人在外面声援，有钱就可以在监狱里面买饭。再者，我会为人处事，里面的人就都待我不错，在刚进去的时候，被扇过我耳光。

在湖南省赤山监狱服刑期间，被一个名叫刘宏的当班狱警用塑料板打在我的头部，虽然不是很重，但行为是恶劣的。为此，我弟弟还在岳麓山的云麓宫举横幅，也在监狱大门前举横幅，横幅内容"单挑恶狱警刘宏！"。由于我弟弟的勇敢行动和外界的声援，据说监狱长和那个恶狱警刘宏都被调走了，他们是否受到处分不得而知。

我认识的另外一个邵阳的李旺阳，被虐待到耳聋眼瞎。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在里面生活就会稍微好一点，经济状况不好的，在里面受不了的就有割腕自杀的。

张：您组党被捕的时候，心理上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谢：我的心态还是很好的，佛家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既然要走这条路，我心理早有准备。我第一次被劳教，在劳教所的时候有一个干部就很欣赏我写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优秀的政党没有强有力的机构去监督他的话，这个优秀的政党总要腐化堕落的"、"一个不让人说真话的政党，终会坍塌的"。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无怨无悔。

（照片为 1998 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的谢长发先生（左一），在杭州拍摄，后排中为毛庆祥先生，后排右为朱虞夫先生）

张：听朱虞夫老先生说您当年把您做生意赚的钱都投入到民主运动的事业当中去了。

谢：199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点小生意，我到全国各地鼓励别人，自己跑了26个省市地区。我在大学时期是学轧钢专业的，所以我就用自己的专长很有信心到全国去推销。利用推销的机会就到这些地区讲政策，讲建党。干大事就要不辞辛劳，吸引人才就要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们要把握历史的时代潮流。

张：中国共产党当时判您13年就最大的主要对您的指控是什么？

谢：说是颠覆国家政权。共产党看到我集结那么多人、跑了那么多地方。1999年到2008年6月我是比较隐蔽的去做这些事。

张：这将近横跨十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您做的事？

谢：之前共产党是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事的，早些年我在甘肃认识一个叫王凤山的，他当时也是个大学生，但是他的哥哥是哈尔滨的市委书记，王凤山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叫岳天祥的也是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了十年，我就邀请他们6月8号到长沙来玩。当时来的有

王凤山、他的哥哥、岳天祥。我们在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些民主党准备召开"一大"会议的构思，这些信息被他们传播出去，我就被抓捕了。

张：谢老，出狱后，您近况如何？

谢：我出狱后状态还是比较好的。2023年2月20日突发糖尿病，我的弟弟对我的帮助很大，病情虽然有所缓解，但轻微后遗症还是存在，不得不继续服药。我现在一个人住，之前的家人也挺好。周末我会去教会做礼拜。

张：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谢：人品好、有教养的年轻人一定要勇敢的联合，我觉得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勇敢联合的精神，大家只要联合起来，优秀的同胞越来越多,发挥自己的特长，那我们就一定能够竞争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年轻人要根据他们自身的专业、追求、志向，有伟大志向的我们就可以引导、启发、激励他们。

年轻人也要学以致用，学习德国的经济如何发展的，美国的三权分立如何建立的，不停地学习，运用起来，中国的民主道路才有希望。

张：谢老，您经历了那么多，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您在民运这条路上还会这样做吗？

谢：要善始善终，做一个决定、做一个伟大的事业，就不要后悔，我对我所作的事情是不后悔的，并且我有圆满胜利的信心，我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我们要把民主事业继续做下去，联络更多人品好、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們就能竞争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竞争就能赢得民心。

记者语：采访至此，我深知笔墨难以完全承载谢长发先生走过的风雨与苦难。他的坚守与信仰，在与专制抗衡的历史的长河中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前路依旧险阻，而正是有谢老这样的人存在，中国的民主理想才从未熄灭。谢老在采访最后对年轻人和理想国的期待，也是一代代坚守在中国守护公义的志士的愿望。

愿读到这篇采访的朋友们，在心中点燃属于自己的微光，薪火相传。

Pioneer Who Presses Forward Through the Long Night — Interview with Xie Changfa

Xie Changfa, honorary chief editor and a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revival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has long stood at the forefront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In 1998, when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CDP) was founded, he emerged as the leading organizer in Hunan, mobilizing allies across provinces, submitting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s, and advocating for multi-party competition. His activism led to his 2009 conviction for "subverting state power," resulting in a 13-year prison term—the harshest in the CDP case. Unlike others, he refused to plead guilty or seek sentence reductions, serving every day of his sentence.

Xie's democratic commitment took shape earlier. As an engineer in the 1980s, he organized the "Good Friends Society," where intellectuals gathered to exchange ideas and learn self-organization. During the 1989 student protests, he openly encouraged youth to resist the crackdown, leading to two years in a labor camp. Later, during his long imprisonment, he endured both mistreatment—once struck by a guard with a plastic board—and solidarity from fellow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outside supporters. Despite hardship, he maintained dignity, even as his brother risked public protest in defense of his rights.

Beyond personal sacrifice, Xie invested his livelihood into the cause. In the late 1990s, he traveled to 26 provinces under the guise of business, linking networks and sharing democratic ideas. He supported countless fellow activists financially and morally, living in poverty himself. For him, organization required both courage and character—without integrity, he believed, leadership could not win trust.

Since his release, Xie has continued to speak with clarity and resolve. Though his health is weakened by diabetes, he remains spiritually strong, attending church and engaging in public discussion. To younger generations, he stresses the need for courage, un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from global democratic practices. He believes that only by uniting people of integrity and culture can China build a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

"For a great cause, there must be no regret," Xie declares. His perseverance, across decades of surveillance, imprisonment, and sacrifice, embodies the unbroken hope that China's long night will eventually give way to daw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長夜未央，燭火獨明；鐵窗漫久，志節彌堅．回首九八，倡建民主之黨；聲援八九，奮呼自由之聲．以工代學，結社爲友，早練組織之能；以憲爲據，遞書于廳，誓開競政之途．

當局羅織罪名，十三寒暑，百折不撓；獄吏加刑，拳掌相加，神色自如．弟持橫幅于岳麓之下，群賢聲援于海內之外，乃至冤獄震動，惡警遷徙．

貧亦甘之，傾囊濟友；困亦安之，笑對風霜．出獄之後，病患纏身，而精神矍鑠；孤影獨居，仍念群倫．

或問：「再行其道否？」先生笑曰：「大道既立，豈容後悔！青年當團結以勇，立身以德，學世界之長，啓未來之門．吾知此勢，終不可逆．吾知此志，必有繼人．」

践 行 者

我的民主之路（二）

作者 / 总编辑　朱虞夫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三、转移

1、特警队里

8月13日，郑刚终于来了。遣送站的人进来通知我带好东西走。我不知道去哪里。我神情恍惚，浑身虚脱，院子里的阳光使我一阵眩晕睁不开眼，高一脚低一脚随那人到大楼前的警车旁，郑刚一声不吭，脸上挂着讪讪的笑，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我们彼此保持沉默。上了车，走了。警车过了江，向着杭城北面驶去，在一条冷僻的小巷里停下，因为离开萧山时，监舍里的人把我的所有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去了，一旦关进里面，生活会非常不便，于是我摸出口袋里的几十元钱要郑刚为我买一些诸如牙膏、牙刷之类的物品，郑刚拒绝了，说："你上去，他们会给你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郑刚。后来，我入狱后他多次去我爱人单位骚扰、威胁、恐吓我爱人，没收了海外朋友补助我家用的款项，并到处散布侮辱我爱人的流言。为此，毛庆祥爱人胡晓玲指责了他并要他出示证据，他卑怯地抵赖了。作为一名政治特务，他在对民主党和法轮功的镇压中起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这是后话了。

这是杭州市下城区公安特警队队部，四楼用铁栏杆围起来，作为关押经济诈骗犯"监视居住"的地方。靠东两间再用栏杆隔离，一间是警察值班室，一间是"禁闭室"——我关押的监室。在里面已经关着一个叫徐百加的朝晖街道河西村委会干部，他兼有监视我的责任，但他人很不错，也很信任我。当我习惯性地在墙壁上找"文化"，看到祝正明刻写的"专制必败，民主必胜"的字样，问他原先关的人的情况时，他简单地告诉我祝已经由原来的单位取保候审了，并非常紧张地告诫我，千万别让警察知道他对我说的事。

正是凑巧，我关押的两个地方都是祝正明关过的，我从他留下的字迹看到了他的决心和勇气，我从心里为他祈祷，愿他自由。祝是一个少年神童，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熟稔地掌握精博的民主理论，宽容大度身体力行，待人也极为厚道。1998年，大陆中国民主党之组党活动杭州首议，各地响应，势成燎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祝氏的淡泊心态。当时，祝将新党起名为"中国民主党"并在后面接上"浙江筹委会"字样，意在"浙江搭台，大家唱戏"，摒弃了以往屡见不鲜的"占山为王"做派。但是，祝并不是一个"玩政治"的人，记得当年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去浙江民政厅为中国民主党申

祝正明（左）与朱虞夫（右）合影

请注册，有关方面官僚颟顸地说要"研究研究"拖延时日，我决心燃一把促进之火，拿起《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到街路上去散发，被抓进公安局，祝正明竟极其痛苦和内疚，自责不已。如此性情中人与我颇为相似，优柔如我等者竟试水政治，岂有不遭灭顶之理。但是，倘若我们对如此并不美好的现实视若无睹，似乎又无法承受来自良心的压力。我很关切祝，早过了婚嫁年龄的他依然过着单身生活，他美丽贤淑的女朋友很可能因为祝的不幸入狱而终身无所托付。想到这些，我对自己将面对的苦难看得更淡然了。

2、满足愿望

8月30日，预审处来了几个人提审，有个叫陈伟星的问我，"你认不认识许光？"我说不认识。他狡黠地一笑，似乎我在骗他。（事后我才想起，他指的是徐光，只是他在杭州话里夹了普通话，让我听糊涂了。杭州话"徐"的发音是QU。）然后，陈伟星说："关于你的案子，有人说你已经淡出民运，可是我春节在火车站值班时，从一个民工身上搜出了你的中国民主党名片，我问那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人说是你在湖滨亲自给他的，我问那人你的长相，那人说的很像，所以，我认为你没有淡出。"当时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心里暗暗好笑，他以为他是谁，可以轻轻松松地为中国政府背上沉重的人权包袱。其实，我从来没去湖滨发名片，我的名片都是王荣清去发的，那时他说他的名片发完了，拿我的用用。可是我面对着狂妄的陈，不想辩白，以免助长了他的邪气，不知以后到了民主社会，该陈是否也会有这副

神气来承担自己今日的作为。看到我一脸的不屑，旁边那个姓许的咬着牙（也许他生相如此）冷冷地说："朱虞夫，这次我们满足你的愿望，让你坐牢。"我微微一笑说："谢谢，我愿意。"陈伟星怏怏地说："好了，开着空调，不要浪费共产党的钱了，到此结束吧。"我马上说："共产党哪来钱，这是纳税人的钱。"我的话似乎刺激了陈，他立刻反诘："纳税人？你纳了多少税？"狂妄的人往往是无知的，纳税人的概念怎能以纳税的多少来区别呢？隐藏在公权力后面，他们的内心其实很虚弱。

隔壁警察值班室的空调冷凝水积储在我们监室里，每天我和徐抬到厕所去倒掉，终于在9月12日晚上倒水时，腰部闪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没想到13日早上竟起不了床，稍稍一动便痛得直冒冷汗。徐见状通知了隔壁的值班警察，没有结果，我只能俯着身子，两手扶着膝盖，挪步上厕所。徐托别人为我换了一副床棚，因为原来那副已经软绵绵地凹陷下去，绝对有害我的脊柱腰椎。

9月15日，办案的政保警察来了。一个年轻警察（蒋晓敏）说："今天我们带你去看病。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吧。"接着就上来背起我的上半身艰难地向外挪动，因为我当时体重达180斤，真是难为他了。我的腰疼得锥心，下了楼衣服都湿透了。他们把我塞进车，汽车向一个方向开了一程，那个年轻警察又对我说："我们先去办点事，很快的，然后再去医院好不？"我说："好吧。"（2007年，这个叫蒋晓敏的人还记得我的重量，但是他当时为何要一骗再骗，可见此人心术不正。他由于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被他的主子升为处长了，以后只要唆使手下就行了。）于是汽车立即调头向西北方向开去。沉默一会后，坐在前排一个戴墨镜的对我说："你害了你的子女，你看方XX比你聪明，他退出民运，他儿子就能在省检察院工作，多少好？！"我微笑了一下。一会儿，汽车到了杭州市看守所，他们将我背进一个提审室就走了，又是陈伟星来接收。看到我被人背进来的样子，陈揶揄说："你那副样子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被人打的。"接着陈拿出一张逮捕证让我签字，上面的日期是9月13日，一算时间，正是我腰痛的那天，难道这是一种灾难感应吗？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灾难，对我来说，求仁得仁，得其所哉。我犹如收到了一份民运资格认证书，怀着喜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恐怕那几位看不到我苍白的脸，哆嗦的手，喘喘其栗，有些失望吧。

四、杭州看守所

1、**"狱"字写法**

做了一份笔录后，陈就叫看守所里的劳动犯（被判刑一年以下的短期犯人）将我背到监室去。送我来的汽车已经开走，车上的物品也不知去向，所谓的"看病"也成了画饼。阴暗潮湿的五区三室里被关押的人都在制作一串串的圣诞节彩灯，运往纽约普鲁克林的集装箱等着装货（监室外走廊上的纸板包装箱印着纽约普鲁克林的英语字样），为赶工期，每天的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背我进监室后，那人便走了。笼板上堆满电线和塑料灯珠，每个人面前都叠得高高的，踩脚之处也没有。笼头说，你就躺在那地上吧。虽然是水泥地，但是擦得很干净，躺了一会，笼头又叫人拿几块纸板垫在我的身下。

笼头许华，美髯长须，因为每次提审都保持沉默，有关方面得不到口供，已经在这里关了二年多。平时他言语不多，倒是他身边的一个"破脚骨"活跃得很，以至于我一度分不清谁是笼头。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许很有幽默感，记得有一天，一个瘦老头警察来查卫生，站在走廊的铁栏杆外，向我们监室里问："卫生有没有搞过？"大家屏气息声，无人回答。那人又更大声地重新问了一遍，我心想这样不回答问话是不礼貌的，就答："已经搞过了。"没想到那人一听我的回话竟破口大骂起来。骂了一阵悻悻然走了。他走后，许笼头问我："看你戴着眼镜，好象是有文化的样子，我问你，监狱的狱字怎么写？"我就告诉他怎么个写法。他接着说："狱字这边一个反犬，不是人，那边一个犬，是狗，中间一个言字是讲话，畜生和狗怎么对话？他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就你懂？！"我不禁莞尔。

五区一室和二室是死囚牢，二室有一个死囚手脚被牢牢地铐在一块木板上，常常在不经意间大声叫骂。检察院来提审，就由他们监房的人抬到对面放风的地方。我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一天，隔壁放风时，二室的笼头站在我们三室的门前与许华聊天，说起他们进来后打过交道的各色死刑犯。我凑上去讲我感觉那个死囚似乎有点脑子不正常，那笼头不屑地朝我瞟一眼，怪我多事。没多久，那死囚搬走了，因为确实有精神病。我事后想，那笼头每天和那死囚相处，应该看得出那人有病，但是，在笼子里关久了，人变得冷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生死。

2、"**上上课！**"

某天晚上，看守所一个姓任的副所长值班，他醉醺醺地来到栏杆前，对我进行"教育"："你为啥要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是老子，你是儿子，儿子反对老子就要拷。你看共产党又给我们加工资了，我们人民拥护他。"我说："我也是人民，我反对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是为了他更好，我难道不是人民吗？"他说："你不是人民。"我说："人民的概念不能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多少年来人民这个词被你们僭用了，失去了它的本意。"他勃然大怒，说："老子要拷你一顿。"停了一停他又说："老子现在不来拷你，等你走的时候离开看守所我来门口拷你。"然后他点着我周围的人说："你们明朝给他上上课！"走了。

许笼头对我说："他要我们给你上上课的意思就是

要我们拷你一顿。我们做啥要拷你呢。"他完全不象要动手的样子，而且他的话也断绝了其他噬血者的机会，旁边有个别想练练拳脚解闷的人只能作罢了。有了解任某的人说，该人本是滨江公安分局局长，是专业拳击运动员，因酒后将在押嫌犯打伤，造成严重后果，降级来这里的。如果没有以前的教训，今天我就惨了。隔壁监室的楼X强后来与我同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说起当时的事，他说，他们那天都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家伙喝醉酒乱来的。

任某的号召若干天后还是产生了恶果，有一个萧山人姓李的私盐贩子（该人将数吨工业盐——亚硝酸钠假冒食盐销售，亚硝酸钠主要用于建筑施工、染料制造和作防锈剂。当人体内摄入0.3—0.5克亚硝酸钠可引起急性中毒，3克即可致人于死地。人体一旦中毒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发生昏迷、甚至呼吸循环衰歇而危及生命，国家严禁用工业盐制作食品。但是，该李却通过关系，重罪轻判，只象征性的判了一年刑，每次看守叫出去，回来总能摸出几包香烟来。）该李在许笼头调走后被看守指定当这个监室的笼头，没几天就打得我象一只"熊猫"，那已经是12月14日，省高级法院12月10日驳回裁定后的事了，看守——一个患口吃的警察陈一刚来调查原因，姓李的说他打我是因为我"说反动话，说共产党要垮台。"这个陈一刚结结巴巴地说："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转身走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我2007年被蒋晓敏构陷入狱，在浙江省第二监狱遇到许华。许华说，陈一刚后来准备要提升做看守所副所长了，但是，他被一名经济犯收买，为经济犯通风报信，东窗事发，坏了官运降了极。其实，在当时陈一刚的贪贿就已经显露端倪了。

3、人心诡谲

看守所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每个月能去放风场放一次风，在石墙圈内沐浴着瑟瑟秋阳，当年草草铺就的地面已经严重风化，植物根系的力量使地面拱起开裂。残缺的墓石和水泥块的宽宽缝隙里，堆积起杜仲枯焦的落叶。我想起我度过的青年时代，就在这一道桃源岭的那边，在杭州植物园我曾工作、生活过十八年。我曾多少回放弃美丽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图书馆埋头书海。多少回在山风的呼啸中我彻夜难眠，想着中国过去的荣耀，想着一个多世纪的灾难，想着明天的出路。就在岭那边的雷殿山顶，一九七八——七九年积雪和寒风相伴的小屋里，我抄写出一篇又一篇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大字报。发出郁积已久的人的呼声。而今天，"问人生到此凄凉否？""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易朽的是我们的肉体，不朽的是人类的进步事业，投身民运是我生命的升华。要想收获，必先播种。我深信以暴力、恐惧、欺骗维持的"稳定"不会是真正的稳定，"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在阴暗、潮湿的监牢内，弥漫着一片阴郁的氛围，甚至空气也显得诡谲。人一旦降格为"犯"，更何况身陷险境，一种极端的求生本能，使人平时掩盖在那里的人性的负面情感浮现了出来。互相猜忌，处心积虑要出人头地，显得比别人优越，吹牛扯谎，就象走夜路吹口哨壮胆。欺压别人以补偿自己被强权损害的自尊心，打击别人以求得心理的平衡。每次来了新人，他们就要来个下马威，制造种种恶作剧摧毁他人残剩的一点尊严，我知道这些人的卑劣做派就是警察暴力的衍生品，越起劲、越热衷的往往是那些被警察侮辱和损害最严重的人。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这样的说法："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强者受辱拔刀向更强者。"阿Q被赵四太爷打了以后，就到小尼姑那里出气。稍没廉耻心的人便吮痔舐痈，胁肩谄笑。格言说："谁进到了狼群里，就要学狼叫，否则就会被狼吃掉。"也许，有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那么一种被动人格，倘若如此，当局就达到了"改造"的目的。我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4、败象毕露

看守在我关进去以前已经关照笼头，不要给我"做规矩"，也不要让我看到给别人"做规矩"的场景。监室里先后进来几个"职务犯"——捕前担任一定职务并利用职务贪贿而被查处者——一个姓周，某局局长，处级干部，曾聆听过鲍彤老师的演讲；一个姓朱，资深中医，某"民主党派"主委。年龄、教养和文化程度的相近使我们自然互相成为聊天对象。

他们的谈锋甚健，对于现实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以前在官场，他们是披着一层保护色，也会随着大伙喊："啊，皇帝的新装多么地漂亮啊！"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河北贪枭李真刑前袒露心声，正是他看到苏、东、波的骤变，料想共产制度将不久人世，看到当年的廉吏在政体更迭后的悲凉处境，才产生及时捞上一把的念头。就象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样，我相信李真说的是实话。现实的危象、败象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透过前腐后继表象的是明白人越来越多。连"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都如雾里看花，变得面目全非了，还有多少人怀着坚贞的信仰呢？在平时调子唱得高高的人，往往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十官十个贪，不贪事难办，不怕贪得多，只要站对线"。

同时，我也知道了，当局在镇压、迫害中国民主党的同时，害怕唤醒八个"民主党派"的政党政治意识，害怕他们不愿再屈辱地成为附庸，还专门发文件给他们洗脑，并责令他们提高警惕，严防中国民主党人参加到他们的组织中去，打破垄断局面，与当局分庭抗礼。

5、**做规矩**

长时间的关押，单调枯燥的日子，以及对于未来命运的不确定，使人的心理压力重到无法承受的程度。更何况那些生性凶残的恶徒，平时就嗜血成瘾，以伤害别人为乐。他们以充任管理员"耳目"为代价，换来管理员有意无意的纵容。我曾多次听说有因为恃强欺弱擦枪走火致死人命的事情发生。受害者往往是外省籍因偷盗而被抓的年轻人。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忍不住又做起"规矩"来。时值隆冬，来了新犯首先要"搞卫生"——脱光衣服，向身上泼冷水。根据年龄大小，一岁泼一勺，直冻得人三魂荡荡，六魄悠悠。然后是"开飞机"让新犯面向墙壁弯下身去，弯到后颈贴住墙壁，两臂张开，一个恶棍在他身后揪住他耳朵向左向右扯，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意是飞机到了哪里，到那里干什么等等问题，如回答得不令他满意，就拳打脚踢，打累了再换"节目"。第三个"节目"——"炒鸡蛋"那简直是十分残忍了，恶棍扯起新犯的睾丸，绷紧后用另一只手的中指狠狠弹去，新犯刹那间脸色发白，冷汗直冒，疼得勾起身子倒下去。这些是常见的保留节目，另外还有即兴发挥，如自打耳光，角斗娱乐等。最热衷，乐此不疲的是那个私盐贩子。我从本能憎恶这种行为，虽不能出面制止，但我的脸无法掩饰那份反感，朱医生也与我深有同感。这显然引起私盐贩的不悦，没多久私盐贩借故与朱医生吵了一架，我劝慰朱医生时表明了对私盐贩的不屑，就此与私盐贩子结下了梁子。

朱医生是异地羁押来杭州看守所的，因为在医院基建工程施工中接受了包工头5万元贿赂，包工头试图偷工减料，书生气十足的他不敢苟且，执意督促包工头注意工程质量，被包工头告发。一段时间关下来，他渐渐心里有了底："共产党的官拿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都那么多，都没有查处，我没有徇私枉法，是因为不敢危及工程质量被包工头反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因为我的民主党派身份好欺负所以抓住我不放？"这一招还挺灵，没几天就放了他。

五、判决

1、**最后陈述**

9月23日，检察院送来了《起诉书》。整个就是共产党的蛮横腔调，五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做派。根据这种惯用程式，我们的刑期早就内定了，只不过再走一下假程序骗骗人罢了。面对长期徒刑，我知道时间是构成生命的材料，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失去的是自己生命的七分之一，在这征歌逐舞，醉生梦死的，极其追求感官物欲享乐的时代，我很傻。我被许多周围的人讥讽嘲笑，我值得为他们牺牲自己吗，正当我苦思冥想，百思不解，突然心里一亮，"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我为之奋斗是为了创造五千年文明的列祖列宗，是为了生生不息的子孙后代。至少不能在若干年后被他们指着脊梁骨责备——"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生活"。如今我至少可以坦然地说："我曾经为她努力过，我曾经为她抗争过，我曾经为她牺牲过。"毕竟我所努力争取的是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不是相反，我抗争的是时代的逆流而不是相反。曾经在读《论语》时有一段使我深有感触的话："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乌云聚积在我的头顶，我将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经受凌辱和被鹰鹫啄食肝脏的痛苦，此刻我对那句普普通通的成语"心甘情愿"有了深刻的理解——我的内心是甜滋滋的。

因为写《辩护辞》需要，我向看守借来了纸笔，看守只给二张纸（害怕我写其他文字材料），我写了《在法庭的最后陈述》：——

各位尊敬的检察官、法官、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在具有"最真实民主的国家"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探讨政治改革的道路，冀以促进是社会进步，遏止社会腐败，保持社会稳定，这种行为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是犯罪。

因为言论，因为一个公民行使了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利就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这种做法恰恰显示了某些人对"国家政权"缺乏自信，显示了某些人肆意侮弄"国家政权"的权威。在现代政治迅速为人类所普遍接受的二十世纪末，"文革"式的冷战意识依然这么强烈，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的悲哀。

中国的历次宪法无论怎么修改，都明显地标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条款，特别是1998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郑重签署，这表明了中国政府认同《公约》并遵守国际义务奉行《公约》。多党制作为现代政治的标志，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被"多党制"所颠覆的。那些垮台的政权往往是因为当权者保守、僵化，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因为他们的滥用权力和腐败。王有才等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提出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并向浙江省民政厅公开提请注册，我认为是公民理应享有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当他们的注册被省民政厅有关工作人员告知以"研究研究"达数天后，我个人以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大大地进了一步，于是在6月30日散发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7月10日因为这原因被"监视居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8月底公安政保部门几次三番找我"解除监视居住"，并将已经逮捕的王有才释放回家。在我被解除监视居住时，承诺了不再向社会上从事街头政治，这项承诺保持至今。12月17日王有才被判刑，公安部门多次对我讲，王有才是因为接受海外捐款而判刑。更令人费解的是《在野党》自第一期出刊后，就寄发、递送给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却从未有人出面阻止过。基于这种默许，我也在第

八、第九两期各投稿一篇。时至今日，在出刊多达九期之后，某些人却摘用其中的只字片言，断章取义、对号入座罗织成罪。这种做法实在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宣传，不由使人想起"反右"时的"引蛇出洞"策略。假若以上行为真的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某些人能如此麻木、听任，有法不依吗？如今的指控只能被认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种指控经受不了事实的推敲，经受不住历史的考证。如此天大的罪名具有如此的随意性，这不能不认为是对法律的嘲弄。更何况我们仅仅为了探索民主政治的道路，根本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本意。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反对强权政治，难道这不是双重标准吗？作为探讨，作为筹备，我们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后果，何来颠覆之罪呢？

大家记忆犹新，在以往几十年的左倾思潮影响下，有关部门"制造"了大量的政治犯、良心犯，大量的冤、错、假案为世人所诟，这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平反、改正，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做法还要继续吗？

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环顾世界发展趋势，生活在信息社会的各位也一定会有自己的认识。中国社会在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共十五大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针。无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腐败现象严重，权力机制缺乏制衡和约束，某些人的法制观念淡薄，滥用权力又激化着社会矛盾，我和我的朋友正是基于这种思虑，探讨着政治改革的新路。和平、理性、公开是我们的基本宗旨，我本人也多次重申：提倡"对话"，反对"对抗"；提倡"推动"、"推进"社会改革，反对"推翻"。提倡理论探讨，反对街头政治。我一直是这样奉行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追求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实，那里的人民生存质量大大提高，为什么中国人民就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这个人类共同的财富呢？

你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的需要，草率地指控、判决我有罪。这也许是我个人遭遇的不幸，但是我更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不幸，它表明了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严重倒退，意味着几十年的"失误"和"人治"在继续重演。我为我多难的祖国感到悲哀，为我对他的牺牲和奉献感到欢欣，她的进步是需要赤子之血浇沃的。为了我的理想，我将付出我的自由和尊严，甚至付出我的生命。这正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书写历史，为此，我无怨无悔！

在这里我可以自信地预言：
根据人类进步法则
根据国际主流社会准则
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人民的自由选择

民主政治一定会在不久后到来，在那样的时刻，独立、公正、理性的人民法庭必定会告知我：——宣告无罪！

谢谢各位！
朱虞夫
1999年10月25日

2、**《起诉书》**

日期是在开庭那天填的。市检察院的张哲峰送来《告知书》后没几天，看守所又将我提出去，就在那阴阳交界线附近的传达室门口，长着一张病恹恹瘦长脸的穿便衣的中年人将《起诉书》交给了我，印象最难忘的是他带着非常不屑的口吻说："你可以将书面《辩护辞》写好交给我们，你们这种人，一上法庭就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后来从判决书上知道这人名叫傅樟绚，这次判决将使他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不久，那些当时在这个肮脏的政治判决中为既得利益集团"立功"的人，都受到了主子的赏赐：张哲峰升为淳安县检察院院长，傅樟绚升为余杭县法院院长。（回家后我到处找那份《起诉书》，遍寻不得，却赫然翻出了一份《扣押清单》上面列着"境外资助款贰千叁佰元整、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壹份"。共产党难道真的不要脸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吗，我坐牢以后的资助款显然不是"活动经费"而是朋友给我家属的生活补助，连自己的《起诉书》都见不得人，作为违禁品处理的政府，在这地球上不会有第二个了。他们也知道这《起诉书》的内容是如此地肮脏吧。

没有半点家人的消息，按理，我们的案件没有什么秘密，一切都是公开的：公开的言论，公开的文章，公开的申请注册。但是有关方面却特别紧张，如临大敌，我写给妻子索要日常生活用品的信（按看守所统一格式填写）一封也没有寄出。在极度匮乏的日子里，10月中旬，寒露过后的三、四天，收到了家里送来的衣物。我从送物单上看到妻子大哥的签名。从签名看来，妻子的家人能理解我的选择。看守所，这是令人何等屈辱，何等尴尬的地方，身为地质工程师的他几曾来到过这种地方。想象得到那些颐指气使，神气活现的狱吏，在"犯属"面前的傲慢。

妻子有四个哥哥，自小对这唯一的小妹宠爱有加。自然家庭中平时也充满宽容和温情，当年妻子决定与我携手人生，虽然岳母了解到我曾参加民主墙"反革命"活动，甚为女儿前程担忧，希望几个哥哥出面阻止，但他们对妹妹的选择表示了理解和尊重。如今，担忧成为现实。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历史上一系列政治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历历在目，多少个家庭悲剧断肠泣血。一个弱女子单独抚养12岁的女儿，更将在漫长的岁月里承受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压力，她承受得了吗？我忧心如焚。（事后知道，妻子所在医院的药剂科整个科室

因为我的判刑而被扣除了全年奖金，妻子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以及遭遇的苦难无怨无悔，但是妻子没有理由为我受累。环顾周围，在争取人类进步的充满血与火的荆棘路上有的是独行者。记得1989年我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近一个月，刚满一岁的女儿竟认不出回家的我，妻子面对严酷的现实，也曾忧虑地对我说过："你既然要走这条路，是不该有家庭和孩子的啊！"如今，妻舅送来了衣物，也带给了我一个强烈的信息：妻子决心与我共同面对苦难。

3、**《满江红》**

走廊灯将格栅的影子投射进昏暗的监房，横斜的黑影象一只只黑手紧紧地攥攫着大家的心，显得几分诡谲，几分可怖。在这深秋的夜晚，淅淅沥沥的山雨敲打着每一个人的耳膜，正是上心事的时刻啊。早过了熄灯时间，我知道，此刻无人入睡。有的人面临着招与不招的难题，有的人权衡着判多判少的结局，而我的思绪跨越时空任意驰骋：这样的氛围文天祥经历过，张苍水遭遇过，更有戊戌先贤身受过。这里正是孕育天地正气的所在啊。岳飞、秋瑾、徐锡麟，西湖这方热土难道会永久被戾厉之气所笼罩吗，"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西湖山水正气长存。渐渐我默诵起文天祥的《正气歌》打下《狱中感怀（满江红）》腹稿：

杂然流形，
凭谁赋、
浩歌正气。
五千年，
衮衮圣贤，
一脉相袭：
文山头颅苍水血，
戊戌肝胆昆仑裂。
赴大义、
岂肯惜残年，
惴惴栗。
青史在，
当思齐。
德不孤，
躯何惜。
最难堪、
愧对娇妻弱子。
为国弃家非我愿，
萧萧挥手十年期。
待归时、
看拂面暖风，
新政立。

4、**律师**

10月23日，我再一次被带出监房，在审讯室坐定才知道面前的是妻子为我请的律师。当时律师被禁止为我们作无罪辩护。记得1998年王有才被捕，我曾为他延请律师，根据王有才的意见，律师必须为他作无罪辩护，那位律师是我旧雨，青年意气，叱咤冲阵。二十年过去，他只能向我数说苦衷："我们的律师证是司法部门发的，吊销了我的不去说他，我那事务所的许多人都会没饭吃。"当时还有几位外地律师也赶来杭州想为王有才辩护，一听说要求做无罪辩护，当即打了退堂鼓，要了几千元路费回家。

我表示，不能作无罪辩护就算了，律师马上说：这是你爱人的一片心愿。这句话打中了我的软肋，我无法拒绝妻子的安排。事后我才知道律师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时，已经在10月18日向我妻子收取了２８００元律师费，以后又拖了五天，这一天来看守所取得我的委托，已经离开庭审理只有二天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律师调查，还有什么时间准备辩护词。我们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在哪里？我们民族的道德良心在哪里？只要是金钱，舍得向孤儿寡母下手，舍得乘人之危。（出狱后，毛庆祥太太胡晓玲告诉我，他们请的律师行为更加恶劣，相比较还是我妻子请的律师好得多了。）一个早就明白的事实，在我碰上时却使我迷糊了：不是共谋，怎能分得一羹食。

当然，我也可怜他们，这一群被强权所阉割的人。在带回监舍的路上，那个看守陈一刚嘴角略带几分嘲讽地说，哪个律师能把你们辩成无罪，他一定能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律师，我看你们这点钱还是省省了吧。（事后看来他的这种说法是有善意的，他在看守所工作多年，明白最高上层的决定，我们这种案子无非是走走假程序而已，不愿别人趁火打劫，不忍看我雪上加霜。）

回监后，同监关押涉嫌介绍卖淫嫖娼的郑山龙问了我律师的情况，惊讶地说，那人前几年一直跟他在南昌混，什么时候成了律师了。后来，在看守所，在监狱，只要提起律师，没有人不令切齿痛恨的。那些贫苦的贼盗，人被抓，家里无债，一请律师，债台高筑，直落得人财两空。海外朋友同情我的困境，赠我妻子二千元律师费，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郑刚闻讯，立即向我妻子威逼搜刮而去，（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掠夺来的钱经办人可以拿到回扣60-80%，所以郑刚在办案时，对搜寻钞票最卖力，当初将我丢在萧山遣送站不闻不问也就事出有因了。）其卑污如出一辙。

5、**徐光**

10月24日晚上，看守来通知明天开庭，监房里的人都忙着为我张罗出庭准备穿的衣服。可是，已找不到家里带来的外衣。甚至当时带进来的书籍也统统没有了，这应该是劳动班的杰作，我前几天都看到那个戴眼镜的"劳动班"手上拿着我那本厚厚的《周作人散文集》。找来看守问询，看守也不追查，叫人去找了一件死刑犯的

遗留外衣，算是我明天出庭穿的"正装"。笼头许华对我很关切，送我一瓶矿泉水，以备我答辩累了口渴时喝，其实，在法庭上话语权都被"公诉人"和"法官"垄断了，哪容我们置喙，这是后话了。

1999年10月25日，象历史上所有的"人民法庭"和宗教裁判所一样，一个以暴力夺权执政的政党对另一个力量悬殊的在野政党的镇压正式上演。看守所显然作为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来配合完成，早上七点多，看守就将我提出笼去。在那阴阳交界处快拐弯时，突然要我停下，然后，匆匆赶到前面去办了一件什么事，凭我的感觉，看守要把前面的什么人藏起来，不让我看见他，也不让他看见我。接着把我带到传达室边的空房子里，要我面墙蹲下，虽然我的腰病在笼板上爬来爬去有所减轻，但是还不可能弯曲蹲下，更不可能为我堂堂正正争取基本人权而受到迫害，再屈服于犯罪集团的淫威。我叫那人取一只凳子来，那人命令我不准看来看去，就找了一只椅子回来让我坐下。我眼不能"观六路"，耳却听着"八方"。渐渐地，断断续续的信息使我感觉到，被看守藏着掖着的可能是徐光，不久后果然证实。

被捕前，我见过徐光两次。第一次他带着年轻美丽的妻子，怀抱着婴儿来我家，他夫妻身上还带着浓浓的学生味。我深知在目前中国政治迫害之残忍，我们民主党决不同于"驱赤子于血刃之下"的共产党，我为他们的命运担忧。我想起殷夫、柔石、胡也频—，满怀自由、民主理想的热血青年，为卑劣的政治阴谋所牺牲。但愿这样的悲剧不会在这对可爱的小夫妻之间发生。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第二次见面就在我被捕的前一天，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徐光带来了他写的《抓不完的民主党人》一文。慷慨淋漓，义正辞严，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了他决死的信念，"不自由，毋宁死"，那是民族脊梁的傲骨，那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气概。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徐光，一个并没有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的热血青年最终被判了五年重刑，而比他历史久，名气大，抛头露面活动频繁的人却安然无恙。可见当局也决不是弱智，他们明白谁是自己真正要防范的对手。我出狱后得悉，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的徐光终于经历了婚变，同样的危机也曾出现在我身上，可见，当局要摧残的不仅是我们的肉体，更欲摧残我们的心灵。

6、母亲

看守所的院子里调来了许多辆警车，经一阵忙乱，我、毛庆祥、徐光分乘三辆囚车（因为起诉书上我是第二被告，吴义龙关押在省看守所，我就排在了前面），由一辆"呜呜"叫着，狼奔豕突夺路而去的警车开道，向着城河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驶去。根据惯例，今天，我们的所有朋友都被关进公安局，直到审理结束。少年宫广场靠近中院的地方站着许多闻讯而来的市民，囚车拐弯减速时，我看到张建华（当时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穿着便衣，夹着皮包，在雪松树下驱赶着围观人群，被赶开的人又聚在马路对面不肯散去。城河下路口离法院还有数百米的地方已经封锁了，一辆清洁车被堵在外面，清洁工人正在向警察请求着什么，我们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经过。

突然，我看到了母亲，颤颤巍巍地站在法院门口张望着，妹妹小砚紧紧地搀扶着母亲，囚车猛地减速右拐，滚滚气浪夹着灰尘向母亲身上扑去，吹乱了母亲一头白发。一种莫名的情绪从深心奔腾而出，我禁不住大喊一声："娘！"两旁的警察一下子紧张起来，往中间夹紧我，一面喊着："不要叫！不要叫！"

囚车一直开向里院才停下，我下车环顾周围，已经看不到母亲，几个法警急匆匆将我向里面推去，里面似乎是一排附属建筑，靠外侧是用铁栅栏围起的羁押处。我们三个人分别羁押在里外间，以防我们见面。吴义龙从省看守所押来，在经过我面前时，我对他说："吴义龙，光荣的时刻已来临。"这是《马赛曲》中的一句词，吴义龙显然听懂了，扬起头朝我粲然一笑。在铁笼外有腋下夹包的便衣得意地来回走动着，看我们的眼神，似乎象看着战利品，或者更象是看着一沓沓的奖金钞票，从那里我看到了委琐。

从我所站的角度向里面望去，走廊左侧，小审判厅对面的一只小房间里有人调试着监控设备，似乎有官员模样的人在坐镇。有一个年轻法警趁人不备，悄悄走到我身边，说他对中国民主党很想了解，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有关网站。遗憾的是我已经被抓多时，无法给出答复。

现场明显有一种作秀的感觉，大批的法警一面聊着天，一面调整着皮带装束，嘴里在嘟囔着：今天特别一本正经，这样要求那样要求的，这种装束好久没上身了。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替天行道，何罪之有？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邹巍将面临法庭审判

作者：大陆良心记者
责任编辑：张致君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中共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目前已对浙江维权领袖邹巍提起公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这位被浙江省弱势群体视为"及时雨"的替天行道者，当局竟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众所周知，寻衅滋事是仗势欺人的恶霸和地痞流氓的行为，而这正是邹义士最鄙视、最痛恨的人。显然，当局这样做是为了给邹巍抹黑，矮化他在人民心目的高大形象。为了还事实一个真相，笔者采访了浙江省的一些访民，让他（她）们谈谈对邹巍先生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的感受。

下面是笔者对几位当事人的采访。

朱瑛娣（杭州市居民，因祖房被杭州市上城区政府非法强占，很早就参加了维权活动）：邹巍这个人，是天下难得的好人。我们这帮老百姓，在维权中最缺的是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我们到处碰壁。邹巍精通法律，利用他掌握的法律知识热心地帮助我们，教我们如何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邹巍家里的书架上书摆得满满的，大部分是法律书和维权案例。他这个人是个大忙人，除了看书，，就是到处跑，指导、帮助别人维权。有时候他还在吃饭，或正在忙其他事情，只要我们一个电话，他就马上放下手头的活，骑上自行车赶往出事的地方。他帮助我们最多的可能是写诉状，民事的、行政的、经济的他都写，申请书、申诉状、控告信也都写。按照我们许多维权者粗略统计，邹巍帮别人写的各种诉状至少有几千份。我们在北京上访，请人写状子是500元一份，邹巍是一分钱也不收的,最多是吃顿便饭。这样一来，我们也省了许多钱。我们这群弱势人员,都把邹巍叫做"及时雨"，把他与梁山的宋江相比。

梁丽婉（杭州市拱墅区苋桥镇农民，因政府非法强拆而上访维权）：说起邹巍,我们维权的人都把他比作梁山上的宋江，叫他"及时雨"。其实，他这个及时雨比宋江的及时雨还要滋润，而且施布也要广得多，因为宋江的雨露，滋润的是落难的江湖好汉，而邹巍的雨露滋润的则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债重冤深的生活在悲惨世界里的人。在本世纪初的政府强拆中，我家房子被拆，丈夫被打伤，当时我一筹莫展，绝望得想寻短见，幸亏邹巍及时帮助了我，给，了我活下去勇气。象我这样得到邹巍及时帮助的人很多，如朱瑛娣、沈利华、冯国君、程惠云、杜大姐、陈渭相、汪玉芬、裘玉梅、汪天生、邢根宝、徐志明、施荷芬、汤柳叶、徐传松以及

安吉县的沈志华、徐菊芳，天台县的徐江姣、温岭县的郭晏溱、嘉兴市的成菊英等人。在邹巍的启发下，我加入了维权斗争的行列。我的许多姊妹，也差不多有着跟我同样的经历。可以说，没有邹巍，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维权运动不会有那样的勃勃生机。

徐江姣（浙江省天台县农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到杭州打工，乡干部向她借钱未成，便诬她破坏计划生育，带人扒了她家的房子，从此她走上维权之路，被称为"坚持抗战二十年的维权战士"）：我是在杭州上访的过程中认识邹巍的。当时，我的信访不仅没有答复，而且还被公安机关拘留。于是我就向天台县法院起诉公安局，天台法院驳回后我又向台州市中级法院上诉，但上诉后仍维持原判，于是我就跑到杭州向省高级法院申诉。在省法院门口，有很多人同情我，建议我去找邹巍，说他很有办法。我早就知道邹巍的名字，但没有见过面，也很想见见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于是就用好心人提供给我的邹巍的手机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没想到，不到15分钟，邹巍就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了。他看了一会我的申诉状，说光写事实不行,还要写法律条款及理论依据，让共产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于是他帮我修改了申诉状并补充了许多法律依据。刚修改完毕，又有别的访民电话打来了，他来不及吃午饭，骑着那辆旧自行车离去了，临走时他还反复关照我，遇到问题再找他。后来我也融入了杭州的维权队伍，多次与邹巍接触。他丰富的法律知识，他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担当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励着我，使我能坚持维权二十年。最后在邹巍和黄琦老师的帮助下，我二十年艰难维权总算

有了一定的结果。我真的很感谢邹巍。现在这样的好人却被抓了，老天真是瞎了眼！

沈志华（安吉县农民，因村里歧视妇女，不分给她土地，由此而走上维权道路。她曾多次去北京上访，多次被关押，甚至被关进精神病医院）：我很早就到深圳去打工，认识了一位军官并结了婚。婚后不久失了业，就回老家种田，但村里早把田地分光了，连一分田也没有给我留下来。于是我去村里理论，结果被村支书打了一顿，此后我先后去乡里、县里、市里、省里和北京上访。因参加维权，丈夫受到上面的压力与我离了婚。在安吉时，有个叫申屠大军的人对我说，杭州有个维权领袖叫邹巍，你去找他，他肯定会帮你。我到杭州找到了邹巍，那天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是在浙江展览馆东侧见的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朴实的人，骑着一辆28吋的旧自行车（这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它驼着他走遍了杭州市的大街小巷及杭州周边的每一个村庄），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镜片上还滴着汗，看得出他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因为他正从另一位维权者那里赶来。我们找了一处树荫坐下。他看了我历次上访的控告书后，匆匆地写了一份申诉书，然后带着我去找一家打印店打印。忙完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们就近在一家小吃店吃了碗面，这时又有一个维权者电话打来了。他指给我去省高级法院的路后，又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走了。此后，在邹巍的介绍下，我在杭州认识了很多朋友，参加了更多的维权活动。尽管共产党不可信，但我还是一直在坚持通过法律维权。

严忠良（杭州市余杭区五常镇农民，因反对官府非法征地拆迁，与妹妹严忠女一同参加了维权运动，多次被关押、拘留）：邹巍从事维权运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也十多年了。我早就听到过邹巍的名字，但真正认识他才七八年时间。因为我们五常地区的维权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我们很少同其地方的维权人士发生横向联系。但后来当局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有些人因此发生了动摇。我算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人，下决心要把维权斗争进行到底。我决定寻找同盟者，觉得邹巍是一个理想的盟友。跟邹巍合作后，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我经过几年的观察，发现邹巍身上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能力很强，能团结人。在我跟邹巍接触的过程中，发现找他的人特别多。不管是杭州的还是外地的，男的还是女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有了麻烦事都来找他。二是他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人虽然长得不算英俊，也不高大魁梧，却有很强的亲和力，讲话很有感召力、感染力，对人对事具有较敏锐、精准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因此，他有像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他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围着他转。三是他善于学习且精通法律。他家里书架上、桌子上、床头上都放着法律书籍，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刑事法律、经济法律的都有。正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繁琐的烦人的事，经他指点后，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四是他做事大胆心细，行事作风严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找他办事，除了他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外，还是因为他胆子大，不怕风险，不怕承担责任。要知道，在当下这个世道里，为老百姓办事不是那么好办的，很容易得罪那些当权者。此外，把事情办砸了，也会使被帮助者受到损失。因此，邹巍办事也很仔细，把一件事办得十拿九稳的时候，他才肯放手。

邹巍不仅是一位维权领袖，而且还是一位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异议人士。不可思议的是，邹巍是因去年7月13日在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口为纪念中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逝世六周年进行海祭而被捕的，但起诉书对这件事绝口不提，反而说他是"寻衅滋事"者，这显然是为了抹黑中国的民主运动，矮化民运人士。为此，笔者采访了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毛庆祥先生和戚惠民等诸位先生，请他们谈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陈树庆：邹巍先生是个义士，他孜孜不倦地帮助弱势群体，帮他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杭州的维权运动之所以能走在全国的前列，邹巍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也代表了我们中国民主党的精神。事实上，邹巍不仅是维权领袖，而且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也很大，在我们浙江的民运领袖群体中，他也是其中之一。把推进民主和为普通百姓维权有机结合，是邹巍首先倡导的，这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创举。

戚惠民：中共当局把邹巍的维权活动和民主活动称为"寻衅滋事"，太抬高了这一词组的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以下行为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随意殴打他人且情节恶劣、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且情节恶劣、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且情节严重、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秩序严重混乱。上述这些行为，是地痞流氓、恶棍、二流子等社会渣滓的所作所为。把邹巍这样一个正人君子、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的崇高行为，说成是地痞恶棍行为，不仅是对邹巍本人的矮化和侮辱，也是对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矮化和侮辱。这正是中共当局的险恶用心所在。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告中国军人书》：你究竟在保谁的国?

作者：国内退伍老兵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吴可正　校对：冯仍

亲爱的中国军人，现役与退伍的战士们：
你是否曾在阅兵场上昂首阔步，却从未踏进真正的战场?
你是否在“保家卫国”的口号中敬礼，却从未看清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你是否问过自己——我保的是谁的家？卫的是谁的国?

一、历史不能装饰，抗战不能伪造!

“淞沪会战你在哪？我在延安。南京保卫战你在哪？我在延安 …… 我是抗战中流砥柱。”
这是对一个从未上过前线却最先登上功劳榜者的无声讽刺!

如今，中共在 9 月 3 日再次上演“抗战胜利大阅兵”，
把避战之辈打扮成民族英雄，
把背后收割者包装成中流砥柱!

可你心知肚明：
是谁在敌后观望，却不与敌正面交锋?
是谁打着“保存自己”的旗号，耗尽同胞鲜血?
是谁在抗战尾声大肆扩军，以枪口对准同胞?

抗战，是中华民族的血泪，不是中共的化妆舞台!

二、军魂应归人民，而非服务独裁!

你还记得“人民子弟兵”的誓言吗?
“军装再华美，也是百家衣；军饷再丰厚，也是千家饭！”
“我们没有资格，也绝不能向生养自己的人民举起任何武器！”

但今天的你：
驱散的是讨薪的工人，
镇压的是呼吁公平的学生，
站岗的是红色资本的维稳红线，
退役时却无编、无房、无保障!

你在为谁站岗？为谁举枪？谁又在牺牲你的人生、遮蔽你的良知?

三、你愿意为谁牺牲？为谁流血?

2025 年的今天，中国青年失业率突破 20%，
退伍老兵被边缘化，现役军人家庭还在为房贷发愁。
而你保卫的是谁?

是财政堆出的红二代，
是垄断滋养的特供阶级，
是靠“维稳预算”吃人不吐骨的权贵集团！

你服役时，是维稳螺丝；
你退役后，是弃用工具；
你若沉睡，就注定沦为这个体制的代罪羔羊！

四、脱下假勋章，戴上良知的光环！

当权力命你举枪对准人民——
请你记住：
“吾戎吾矛，民脂民膏；吾饰吾袍，民赋民俸。”

人民，才是你真正的衣食父母！
向人民举枪，就是背叛军魂；
向良心低头，就是出卖天良！

“谁侵害我们的人民，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不死不休！”
脱下那身被污染的军装，站回人民中来！
拒绝为极权挡子弹，拒绝为谎言站岗！
保家卫国，不等于保党卫私！
忠诚人民，才是军人真正的归宿！

五、这是觉醒者写给战士的呐喊！

你不该是专制机器的齿轮，
你应是民族正义的中流砥柱！

你不该是阅兵背景的工具人，
你应是推翻暴政的先行军！

守土护民，使命记牢！
天良难欺，军魂长耀！

当 9 月 3 日的阅兵礼炮响起，
愿你脱帽低头，为真理默哀；
当高音喇叭宣称胜利，
愿你闭目静思，为人民觉醒！

哪怕你只是一人，
也请在内心高呼——

我，不再为独裁而战！

海上的回声

——写在咎爱宗受审的日子里

作者：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被捕前的咎爱宗（中）与邹巍（右）在朱虞夫（左）家）

杭州的秋天，总是会有雾气。雾气从钱塘江里生出，沿着河堤的石缝爬上来，把街灯和行人都变得模糊。这样的季节里，有人走进法院，成为被告。那个人叫咎爱宗。

在中国新闻的字眼里永远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被放进了“涉嫌寻衅滋事”这一栏里。这个词语已经太熟悉了，它像是一个永远张着口的黑色袋子，随时可以把人丢进去。咎爱宗只是去海边祭奠一位逝者，却因此失去了自由。

我想起刘晓波。他在囚禁中死去。他的名字本来属于书籍和奖章，如今却被中国政府刻意遗忘。咎爱宗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意忘记，于是他们去了海边。他们面朝大海，把花瓣撒进浪潮里。海水吞下花瓣，也吞下他们的沉默和祈祷。就在这一刻，纪念变成了罪行。

咎爱宗出生在安徽的平原，1969 年的秋天。那个年代的中国，饥饿与贫穷像影子一样笼罩着乡村。他走出来，成了写字的人。他写散文、写评论、写那些不愿被湮没的故事。他是基督徒，也是独立作家。他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和那些相信文字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

他常常在边缘上行走。警方会跟踪他，国保会找他谈话。二十大的时候，他甚至被带去“旅游”，所谓的旅游，其实是监视与隔离。他明白这一切，也从未装作不明白。他只是继续写，继续说，继续活成一个清醒的人。

2024 年 7 月 13 日，海宁的潮水翻涌。咎爱宗与几位朋友来到钱塘江入海口。那天的天空并不晴朗，海风带着咸涩的味道。他们没有喧哗，只是点燃蜡烛，撒下花瓣，念出一个名字——刘晓波。

这是一场安静的仪式。安静到除了风声和浪声，没有第三种声音。可就是这样安静的纪念，却被视为危险的行动。午夜时分，警车划破黑暗，把他们带走。

我想起一句话：人的命就是一直忍受。可有些人不只是忍受，他们还在忍受里保持记忆。

2025 年 9 月15日的杭州，法院的门口一定也有雾气。咎爱宗会走进去，坐在被告席上。公诉书上的字冷冰冰，写着“寻衅滋事”。

法官一定会问他：你是否认罪？而他大概会抬起头，用微微沙哑的声音说：我只是去海边祭奠一个人。

这样的回答，法律无法容纳。

也许在庭下坐着的人，眼神复杂。朋友们可能被阻拦在法院之外，甚至无法靠近。空气里充满一种荒诞：在别的国家，人们可以为逝去的诗人、作家、思想者竖立雕像；在这里，去海边献花却成了罪行。

咎爱宗并非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一个信仰者，一个不愿丢掉记忆的人。可是正因为普通，所以他的遭遇更让人心酸。

在当下中共的统治里，遗忘是最廉价的事情。每一天都有新的新闻、新的热点，把昨日掩盖。咎爱宗却拒绝遗忘。他知道刘晓波的名字不能消失，哪怕只是在海边低声呼唤一次。

这种记忆的坚持，像是一种顽固的信仰。它没有枪支，没有队伍，没有口号，却比任何口号都要锋利。

海浪一遍遍涌来，把岸边的脚印抹去，也把花瓣卷走。可海不会忘记。海是巨大的记忆体，它保存着人类的欢呼与哭泣，保存着那些无法被官方档案写下的秘密。

咎爱宗把自己的良知托付给海。海回应了他，却无法保护他。于是他走进了看守所，走进了法院。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带着浓重的余华式的荒诞感：一个人去海边撒花，被告知这是“寻衅滋事”；一位作家因为祭奠另一位作家，而成了被告。现实本身，已经荒诞到比小说更难以置信。

声援咎爱宗，其实也是声援我们自己。

2024年7月13日，我也一手策划了海祭刘晓波的活动，只不过我在圣莫妮卡海，他们在钱塘江入海口，我们平安的回了家，他们关进了专制的牢笼。

我们要问：今天他因为海祭而受审，明天还会是

谁？如果连纪念的自由都被剥夺，那么我们将生活在怎样的沉默里？

他的遭遇提醒我们，记忆需要守护，良知需要有人承担。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像他那样走到海边，但至少我们可以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为什么被审判。

杭州的秋天，雾气依旧会从江面升起。法院的审判终将结束，判决书会落在纸上。可我相信，当年钱塘江的海风，已经把咎爱宗的花瓣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里有刘晓波，也有无数逝去的人。他们在海的另一边，看见一个中年作家俯下身，把花瓣投进浪潮。

而我们，也要记得。

Echoes on the Sea — On the Trial of Zan Aizong

In September 2025, writer and independent journalist Zan Aizong faces trial in Hangzhou for "picking quarrels," after joining friends at the Qiantang River to cast petals in memory of Liu Xiaobo. Born in Anhui in 1969, Zan became known for essays and commentaries that refused silence, often living under surveillance yet holding to his faith and conscience. His arrest shows the absurdity of a state that turns mourning into a crime, but also the power of remembrance: like the sea that carried the petals away, memory endures beyond silence and cannot be eras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贺新郎·感怀

——狱中寄朱虞夫先生暨诸友

作者：吕耿松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休弹男儿泪。
怅人生，
狙公有术，
财迷纸醉。
最忆皋亭山上路，(1)
弼教坊口苍水。(2)
数历历、
千秋功罪。
吟罢石灰胸臆促，(3)
更栖霞岭畔风篁翠。(4)
壮志在，
应不悔。

悲歌击筑惊魑魅。(5)
抗暴秦、
大泽苦雨，(6)
项刘兵锐。(7)
常恨乾坤依然浊，
难消胸中块垒。
但盼得、
日融冻蕊。(8)
回首八卦炉内火，
料催开遍地春蓓蕾。
啼血处，
赤县萃。

2010-07于杭州狱中

【注释】（1）文天祥在杭州皋亭山被捕。（2）张菅水在杭州官巷口弼教坊被刑。（3）于謙墓在杭州三臺山，于謙写有《石灰吟》明志。（4）岳飛墓在杭州棲霞嶺。風篁：竹。（5）築，古樂器；史載：荆軻刺秦，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燕太子丹及賓客皆白衣相送於易水。高漸離擊築，荆軻和之，士皆悲憤。（6）陳勝大澤鄉揭竿。（7）項羽、劉邦起兵伐秦。（8）南宋詞人吳文英《賀新郎·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重唱梅邊新度曲，催發寒梢凍蕊。

贺新郎

——和吕耿松《感怀》

作者：朱虞夫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呜喑中华泪。

看苍生、

几多蹂躏，

百年昏醉。

民主人权知何处?

满眼邪魔浊水。

算恶毒、

文章被罪。

牛骥一皂鸡凤杂，

正杜鹃啼处发苍翠。

君赴难，

料无悔。

梦中数度驱魑魅。

赖使君、

肩担道义，

笔端锋锐。

万众怨时霹雳作，

正气能消壁垒。

放眼看、

枝头新蕊。

狱火炼得精魄在，

向明天孕育自由蕾。

沙不见，

劲草萃。

2010-08于杭州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全民立宪共和提议书

作者：左智海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致中国公民：

诸位！都看明白了吧？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局，一个"收割局"，一个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做的专门用来收割和压榨中国人的局，时至今日，我中国之大部分国人已深陷中共制度所造成的制度性贫穷与制度性困境之中。

今天，我们有十多亿的中国人之所以生活贫穷，没有希望，并非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本事，更不是因为我们吃的苦还不够多，也非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帝国主义的剥削，这些，都是中共所编造的最恶毒的谎言，我们今天之所以穷成这样，之所以生活毫无希望，是因为整个新中国的实质就是一架人民收割机，是因为中共的新中国就是一座人民养殖屠宰场，我们这十多亿的中国人之所以困于苦、穷、忙，完全是因为中共制定的这套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中共的这套社会制度就是翻版的"满清33两白银政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其专制，为了维护其享用特权，为了方便其收割、压榨而特意制造的国家穷人。

在中共的这套社会制度下，即使我们这些国家穷人终年辛勤工作，也远无法满足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它们让我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终年忙碌奔波，让我们只有劳作、上税、牺牲、奉献而没有生活，让我们仅只为了活着就已耗尽全力而无暇思考，无暇顾及身体、心灵、公义、尊严，更无暇顾及其他。

在中共的这个"收割局"中，它们先将中国的行政机关、立法机构、司法部门和军队从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变成了中共的私有部门，将本该隶属并服务于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公检法、军队及国家财政（新中国国家财政运转的目的及后果就是将国家资源和公共财富及民企民脂民膏都统统收刮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骨干成员及其家属的口袋。）都变成了中共统治中国，收割、压榨中国人民的私党工具。再把本该用来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力与利益的《中国宪法》变成了中共可以随意修改、制定的党规，并以此来规制我们。

其后，中共再以国有、公有、集体所有的名义骗走了本该属于你的国家资源，盗走了本该属于你的公共财富，将本该供中国民众使用的、归中国民众所有的国家资源和公共财富（包括国家财政收入）都占为中共私有，并为它们所专享，中共让中国人民无权享用国家资源，无权享受公共财富，甚至无权拥有土地，它们把中国人民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让你我一无所有，让中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国家和社会保障。

而后，中共再以垄断的方式扼住中国人民生存之必须的资源，它们从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入手，从中国人民的生存繁衍入手，把新中国的土地、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市场、金融、水、电、煤气、石油、矿藏、通信、交通等民生之必须都统统打造成为供它们收割中国人民之利器，并以国家的名义，以为人民服务为幌子收割、压榨人民。

在中共的这个"收割局"中，你不可能不贫穷，它们用其社会制度打造了一副精密的"新中国社会系统"，在这"新中国社会系统"当中，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勤劳、努力和天赋都会被这社会系统给无效化，因为，无论你怎么的拼命、努力刻苦，也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才能和天赋，你都赶不上中共的这个社会系统对你的收割和利用；而且，不管你赚了多少的钱，开了多大的公司，创造了多么巨额的物资财富，中共都随时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利用国家强制力"合法"的判你刑，它们可以轻易的动用公检法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况且，就算你为这个国家吃了再多的苦，付出了再大的牺牲和奉献也无济于事，因为，中共这个"新中国社会系统"并非是按劳分配，也并非是按你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分配，更不是按照你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分配，而是按官位、权力大小分配，按血缘、关系亲疏分配，所以，无论你如何的勤劳努力、牺牲奉献，最后得益的也只会是中共的这帮领导干部和它们的同志；也因为新中国绝大多数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权力都掌握在中共的这帮领导干部手中，所以，它们和它们的二代、三代、四代（天龙人们）轻易的拿走了我们国家所有好的资源、财富、岗位、待遇和机会，也因此在新中国往往有天赋、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得不到适合的岗位，更得不到什么重用，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发挥自身的特长，所以，新中国的大部分人才只能屈膝在领导和权力之下被中共糟蹋、浪费，少部分不愿向领导低头、不愿屈服于权力的也就只好流落海外；而我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始终只能在新中国的社会系统中被中共收割、压榨，就只能在贫穷、劳累、艰难、困苦中为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家属们的岁月静好疲于奔命、负重前行，并成为了中共的社会制度其"新中国社会系统"所生产制造的国家穷人。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成为了全世界工作最勤劳，却又生活

最辛苦的民族。以至于，我们甚至成为了只有考试和工作，而几乎没有生活，只有一辈子劳苦到死的民族。

诸位可知，从秦汉到现在两千多年以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命如草芥？为什么这历朝历代都是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为什么每朝历史上都不乏岁大饥，人相食？为什么无论何朝何代那穷苦、吃亏、上当、受罪的都全是老百姓？因为，从秦汉到现在，历来中国的《国家规则》制定权力都不在国人百姓手中，而在皇帝、独裁者、中共、专制政党这些私人私党手中。

在1912年2月12日以前，中国的皇帝们口含天宪、至高无上，掌握着国人百姓的生杀予夺，皇帝说什么就成了《国家的最高规则》，朝廷和王侯将相都只是其维护皇权的工具，而我们的国家和国人百姓全都只是皇帝的私人财物。

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共私吞了包括制宪权、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在内的所有中国国家公权力。从此，它们说什么是法什么就是法，它们说什么合法什么就合法，它们说什么违法什么就违法，它们将包括中国《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法规，将中国的国家规则和国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它们将中国人民的政府、立法机构、公检法、军队这些国家公共服务机关都变成了其私党的工具，从此，我们的国家及国家权力、国家机关都不在人民手中，而在中共这私党手中并成为了它们收割、收拾我们人民的工具，从此，我们中国人民从本应该的国家主人，跌落成为中共新中国的国家奴隶，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十三亿中国人民从生至死，都处于中共的愚弄、规制、操控、役使、和收割压榨之中，且人民无法拒绝、无力抵抗。

各位！我们中国人今天要想活得好，要想摆脱当下的贫穷与困境，唯有砸烂中共的这套社会收割制度，唯有从中共手中夺回我们的国家，唯有让我们每位中国人都有权以国家主人的身份一起参与到《国家规则》的制定、协商、讨论、表决当中，我们唯有重建一套真正能够让每一位中国人当家作主，能够真正维护每一位中国人的国家主人权力及利益的《国家规则》，然后再依照这《国家规则》重新组建真正隶属于中国人民，并只为服务、保障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公共政府、国民立法机构、正规警察局、正规检察院、正规法院、正规国家军队，并将我们的国家资源与公共财富（包括国家财政收入）都真正用在国计民生，用于保障每一位国人的生活条件，保障每一位国人的健康安全，保障国家及国民个人的发展。并让所有的国家机关，所有的公共或社会机构、部门、组织、团体、法人，所有的人都在此《国家规则》的约束之下。并把新中国按权力、血缘、关系的分配方式更改为按劳分配、按创造力分配、按贡献分配，我们必须让勤劳能够致富，让每位国人的才能和天赋都有用武之地，让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得到丰厚的奖赏。只有这样，我们中国人才能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摆脱中共或其它专制政党对我们的专制和收割，才能真正建立公平、良性的社会制度及分配方式，也才能过上富足、闲暇、健康、体面的生活。

那么，不知各位是要继续如同我们这两千多年来的祖祖辈辈那般，世世代代的被这些皇帝、国贼、独裁者、专制政党继续规制？继续成为它们餐桌、菜单上的食材？继续被它们鱼肉、收割、践踏？还是要勇敢的去争取属于我们国家主人的权力？去勇敢的坐上餐桌，去勇敢的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去成为真正能够上桌参与国家规则的制定，真正能够享受到国家资源、公共财富和国家利益的国家主人！而不再是如同现在这般，新中国的一切繁华、富强都与你无关。

在现代化社会，一个《国家的最高规则》通常被称之为《宪法》，这种有权利参与国家统治的国民被称之为公民（公民的实质是国家的主人），这种以全体公民一起约定的《宪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规则及最根本法的管理模式被称作"宪政"，而这种全体公民一起参与制定宪法，并将《宪法》确立为国家最高规则及最根本法的过程被称之为"制宪、立宪"。

也许，你觉得然并卵！觉得就算我们这十多亿的中国人真能一起制定出一部维护每一位中国人的公民权利及人权的《宪法》出来，并且我们这十多亿的中国人都愿意去遵守、维护和捍卫这宪法，但这又能有什么用？这又能改变什么？中共是不会采纳这套规则的，而且中共有枪有炮有核武，有公安有武警有部队，还有强大的城管志愿者红马甲，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推翻它们。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其实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力量一无所知！这其实是因为你对于民心民意的力量一无所知！这其实是因为你对于公民的力量一无所知！这其实是因为中共的统治让你患上了习得性无助！中共从来就不是什么不可战胜的东西，只要我们这十三亿中国公民的民心民意能够凝结汇聚到一块形成合力对上中共，那么，中共的政权就会在瞬间崩塌。

而这全民参与制宪、立宪，这普及宪政共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开智，一个汇聚民意、凝聚民心的过程，诚然，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在叫唤，或是10个，100个人在嘶喊中国人民应该制宪、立宪，那当然，这《宪法》就是软的，毫无任何的威力可言，但如果，是1万，10万，或是100万人共同参与制宪、立宪，那么，中共就会十分头疼难办！而且，在新冠病毒封控过后，加之最近几年中共在政治、经济、民生上的倒行逆施，我们至少有5%的中国人已经觉醒，5%是多少？是7000万，超过英国的总人口，如果我们这七千万中国人真能共同制定出一部《宪法》，并能够共同的去维护！遵守！捍卫！那么，这绝对是完全可以撼动中共的恐怖力量。而且，我们这些人身处中国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有的

甚至还占据着中共的重要岗位，我们只需深根宁极而待，我们静待新雷第一声，便可一起持民心怀民意携风雷之势挑翻中共。

而如果，我们这七千万公民再将我们的父母、子女，及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动员起来，当认同全民制宪、立宪，当认同这部《宪法》作为中国最高规则的人口超过3.5亿时，都不消中国的过半人口，只消到时我们这三亿五千万中国公民同时走上街头（美国人口约3.4亿），一起要求中共下台，要求中共还权，要求中国实施民主宪政共和，那么，中共的政权就会在一夜间崩塌。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没有武装，因为只要民心民意能到这个份上，那么，到时绝大多数的人民子弟兵只会将枪口对准中共高层的脑袋。因为，虽然部队的首长军长政委参谋这些领导干部是中共的骨干成员，但是，部队的基层官兵们从来就不是中共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只是中共的牺牲品、消耗品。而且，人民子弟兵们生来就不是党的儿子，他们也不是中共领导干部们的儿子，他们是人民、是老百姓的儿子。（注：领导干部们的儿子没一个是当小兵的。）

但是，诸位！我们光是知道、光是去想、光是希望推翻中共是没有用的，我们须得付诸行动，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实际行动，诸位！只有行动才能够推翻中共。

我们也不能去期望由美国或是台湾来拯救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清楚这世上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你。而且，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站出来拯救自己，那你就更不要指望能有其他人会来拯救你。

我们也不能再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都两千年了，诸位！我们一次次的幻想、一次次的以为只要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及个人的命运交给什么明君贤相，交给所谓的圣王伟人，交给那些说的比唱的好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政党，我们就能得以安居乐业，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最后，我们的祖祖辈辈都为此错付，并为他们的这份愚蠢和懦弱付出了两千年当牛做马、成奴成婢的悲惨代价。

诸位！我们不能继续把国家、民族、及个人的命运交给它们，我们得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国家，得靠自己把握自身的命运，我们得让国之权在于民而不是在于那什么皇帝、朝廷、伟人、政党。诸位！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找人为自己做主，我们得学会自己做自己的主，我们得勇敢的为自己做主！

诸位！我们必须让中国的天宪不再是皇帝老儿的金口玉言，也不再是哪个政党制定的法律规定，中国的天宪只应该是由我们每一位中国人一起投票制定出来的《国家规则》。

诸位！我们必须成为有权利参与国家治理的国家主人，而不再是那被统治的国家奴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两千年来，国家兴百姓苦，国家亡百姓苦的死循环。

那么，我们该如何迈出这制宪、立宪的第一步？该如何走出推翻中共的第一步？

其实答案就是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勇敢的做出自己的行动。我们不要担心自身的渺小，也不要害怕自己力量的不足，而是要每个人都勇敢的做出力所能及的行动，因为，只要我们能把这一个二个三个……看似普通、微弱、渺小的个体力量集结起来，只要我们能把中国十多亿的公民力量汇聚成一块，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创造历史的恐怖力量，就能成就碾压中共，能实现国之权在于民、实现立宪共和的公民伟力。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平民律师，我能做的就只是在网上和线下和大家聊一点立宪共和，拍一点沉闷的视频，写一点只言片语，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看，不在乎有没有人关注认同，不在乎自己的无足轻重，我也不管我的行动有没有作用，能不能影响到他人，因为最重要的在于我做了，重要的是我在行动，重要的是我做出了对于中共的反抗。

从今天起，我还会在网上和线下公开向中国公民征集关于中国实行立宪共和的意见，如果您同意参与制宪、立宪，或同意中国立宪共和的，请给我留言或发邮件，也可以将您的签名写在布料上邮寄给我，可以是您的真名、网名或是您喜欢的代号。如果您对中国实行立宪共和，对全民参与制宪、立宪有什么疑问、困惑的，也请联系我，让我们一起共同讨论、探讨。

我期盼能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制宪、立宪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不危及自身和家人安全的情况下，做出力所能及的行动。比如，提出你自己的观点，普及宪政共和，传播全民立宪的进程，揭露被中共歪曲的历史，曝光新中国真实的社会环境，或加入收集国人关于实行立宪共和的意见等等。在这里，我不是什么号召人，也不是什么创始人、倡导者，更不是什么立宪先贤遗志的继承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议人，一个不甘心成为牛马并侥幸认识到立宪共和才是终结国人百姓两千年牛马宿命的布衣之徒，只因我生来就是中国人的一分子，生来就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所以，我觉得有义务将我侥幸认识到的告诉我被蒙蔽的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同胞。而且，事实上我们每一位的中国公民都应该是全民制宪、立宪的主角，都应该是中国立宪共和的主角，我们每一位的中国公民都有权就中国《最高规则》的制定提出自己的建议及行使自己投票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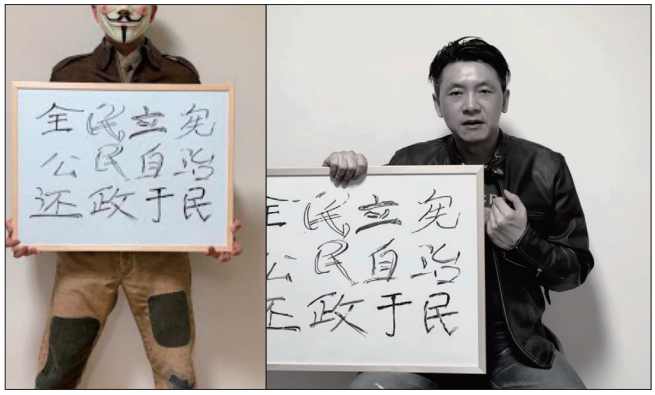
要战胜中共，我们中国人就必须学会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要像老牌公民国家的公民那般，能够自发的聚集、团结到一起成事。我们可以把我们收集到的国人关于中国实行立宪共和的意见汇总起来，如有一天，同意中国实行立宪共和的国人超过100万人时，我们就可以投票组建"预备立宪联盟"，并做好预备立宪的准备

工作；等同意中国实行立宪共和的国人超过1000万时，我们就可以投票正式组建"立宪联盟"，并开启制宪、立宪的起草工作，开启向国人征集关于中国最高规则条款的意见，开启制作《宪法草案》；当有7000万国人同意立宪联盟起草的《宪法草案》作为中国的《临时宪法》时，则《临时宪法》生效，待有3.5亿中国公民共同认同这部《临时宪法》时，我们只须再静静的静待一个时机，等抓住便在猛然仓促间爆发，我们这3.5亿中国公民便率先带头走上街头，再带动其他国人一起围住各省市县的中共政府，围住中共的中南海，并占领天安门，一起要求中共下台，一起要求中共还政于民，一起实现中国的立宪共和。待到推翻中共之后，再由我们全体中国公民一起修改《临时宪法》，再一起协商、讨论、表决制定出一部真正隶属于13亿中国人的，并能维护每一位中国人的国家主人权力和利益的《宪法》出来，以开启中国的宪政共和，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现代化。

在这里非常的遗憾，我原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邀约了三十多位相熟的律师，希望能一起组建"立宪三十人律师团"来发表声明，来建议中国制宪、立宪，来一起为中国人的立宪共和做出力所能及的行动，但他们迫于工作、生活、家庭及各种形式的压力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最终无一人答应，所以，今天，只我一人在这里向国人提起建议开启全民制宪，实行立宪共和。

虽然，我势单力孤，但我不相信我是这个时代的独行者，所以，我也在这里发起邀约，对于有意愿有胆识有勇气一起参与制宪、立宪，一起反抗中共的中国公民请联系我，不限于律师，也不限工作、学历、信仰、党派、团体（共产党员需退党），让我们一起创造历史，一起结成公民的团体，一起学会以公民的方式来相处、协作、决议，一起组成"立宪百人团"、"立宪千人团"，一起为我们中国人的立宪共和风雨同舟、披荆斩棘。

建议人——公民左智海
2025年9月1日



Proposal for a Nationwide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 Abstract

Author Zuo Zhihai addresses Chinese citizens with a stark diagnosis: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turned the state into a system that extracts wealth and power for the benefit of its leaders, leaving the vast majority impoverished and politically powerless. The text argues that the CCP has privatized public authority and resources—administration, courts, legislature, police, military and fiscal revenues—transforming them into instruments for elite enric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systematic extraction. As a result, ordinary Chinese workers and professionals are trapped in a "harvest" system that blocks fair reward for labor, talent, or public service.

Zuo calls for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remedy: nationwide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constitution-mak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publican constitutional order in which citizens are full sovereigns of the state. He frames this process—public deliberation, drafting, and ratification of a constitution by ordinary people—as both an educational campaign and a means of aggregating civic will. Zuo outlines a staged approach to building civic consensus and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from tens of thousands to millions of supporters) so that popular legitimacy can underpin a transition away from single-party rule.

The proposal rejects external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emphasizes civic action: information, persuasion, and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by citizens across professions and regions. Zuo openly acknowledges personal limits and setbacks but urges everyday acts—public discussion, spreading constitutional ideas, collecting opinions, and forming citizen groups—as necessary contributions. He invites volunteers to join non-partisan citizen networks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others) to prepare constitutional drafts, gather signatures, and build public support.

Framed as both a moral appeal and a political strategy, the text presents constitutional republicanism as the pathway to restore public ownership of national resources, ensure rule of law, distribute rewards by labor and contribution rather than patronage, and make citizens the true governors of their count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A NEW DAWN

铁栏之内，
有人刻下“专制必败”。
海浪之滨，
有人撒下花瓣祭奠亡灵。

荒诞成了现实，
纪念成了罪行。
一次次审判，
不过是对记忆的恐惧。

可是记忆不会沉没。
它在文字里，在风声里，
在每一个拒绝沉默的灵魂里。

两千年的循环，
百姓苦，百姓亡。
唯有当公民学会抬头，
唯有当主权真正归于人民，
这片土地才会有新的黎明。

Behind iron bars,
someone carved “Tyranny must fall.”
By the sea,
someone cast petals to honor the dead.

Absurdity became reality,
remembrance became a crime.
Every trial, every verdict,
was only fear of memory.

Yet memory will not sink.
It lives in words, in the wind,
in each soul that refuses silence.

Two thousand years repeat the same refrain:
the people suffer in rise and fall.
Only when citizens learn to raise their heads,
only when sovereignty returns to the people,
will this land see a new dawn.

我的舅舅—方志刚

作者：司空先让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吴可正　校对：冯仍

我出生的年代（1957年），恰逢以打断知识分子精神脊梁为目的的反右运动如汹涌潮水般掀起，紧接着几年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艰难岁月的开始，饥饿如影随形，笼罩着每一个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上面有一个正处于长身体关键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每日辛勤劳作，然而全家依旧处于半饥半饱的困顿之中。无奈之下，在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将我送到了桐庐芦茨湾的外婆家寄养。其实外婆家的粮食也是不够吃的，时常要吃麸糠野菜糊糊。好在芦茨湾山野溪沟里有时也能捉到一些鱼虾和小动物补充一下动物蛋白质。

芦茨湾，那是一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宁静小村落，村里的村民大多姓方。据族谱记载，唐代处士方干（方干，836年-888年，字雄飞，号玄英，唐代著名诗人）曾在芦茨湾隐居。外婆和舅舅住在一起，那时的舅舅大约十九岁光景，年轻且充满朝气。由于他是方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属于单传，从小便多受点宠爱，得以读书识字。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舅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家族的资助，成为了乡里少有的读书人。他平日里喜欢舞文弄墨，对诗词文章有着浓厚的兴趣，总能在闲暇时光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书写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我来到外婆家后，便常常喜欢跟着舅舅。舅舅会带着我穿梭在芦茨湾的山间小道，采一些野果子和芦苇的嫩芽根给我吃，有时还会讲鬼故事给我听，吓得我有时晚上会做噩梦惊叫……这时我外婆会拿一只小酒盅放满米，再放一枚银戒指在米里然后包上一块手帕，在我胸前一边上下左右舞动，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似乎在驱赶邪魅。一套流程下来，然后打开手帕，发现之前一整酒盅的米凹下去了一小半，这时外婆的整个脸都舒展开了，兴奋地说，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小鬼被赶走了……等懂事后的我每每想起外婆的"法术"有点好笑，但我知道外婆对我的爱是深切无比的。

就这样，我在外婆的芦茨湾快乐的生活了3年。

我6岁那年被父母亲接回到了杭州。在我读初三的时候我从父亲那里得知舅舅死了（母亲有意不让我们知道这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家族里出了一个"反革命"是非常非常忌讳的事）。

若干年后，我大致了解到了我舅舅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和惨死的大致经过——

那场史无前例"文革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将人们卷入了无尽的漩涡之中。舅舅，这个平日里只知埋头读书，在乡办小学里做做代课老师什么的，不知在"文革"中何时何地触犯了"文革运动"的大忌，或许是他在与友人交谈时，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对某些政策的不满；又或许是他写的某篇文章中，一些观点被误解为是对"文革"的攻击。总之，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舅舅一夜间成了批斗对象，他们给舅舅扣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一刻，外婆惊呆了，如同天塌下来了，她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舅舅被带走后，外婆家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舅舅被关押在县监狱接受所谓的"审查"和"改造"。在那段日子里，他不时遭到殴打、羞辱等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最后，我舅舅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和痛苦，决心以一死来抗争！那天在监狱放风时舅舅不知从什么角落里搞到了一条尺巴长的铁条，突然大叫着冲出监狱牢门前的警戒线作出了要行凶越狱的样子（其实是只求一死）结果随着几声枪响，我的舅舅方志刚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片罪孽深重的土地上空又多了一个飘荡的冤魂！

当得知舅舅惨死后，外婆每天以泪洗面不久也因悲伤过度随舅舅而去了……

得知舅舅是这样的惨死的，如同一场沉重的噩梦，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中。舅舅原本可以在乡野平淡无奇的过完一生，却因为那个荒唐暴政的年代，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残忍地剥夺了。

如今，舅舅的离世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每当我回到芦茨湾，看到那熟悉的山水，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舅舅的身影。

2001年初，我被当局以"煽颠罪"而坐牢，冥冥之中似乎与我舅舅有着某种命运的交织。

选自《我所经历的人和事碎片（一）》
杭州司空先让
2025年9月11日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九三阅兵”透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作者：罗志飞　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2025年9月3日，坦克将再次碾过天安门广场。按照官方设定，这一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纪念大会与大规模阅兵式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习近平也将第三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自主持这一象征性强烈的仪式。

阅兵，已经成为他巩固个人权威与强化意识形态叙事的政治工具。从军改、清洗军队高层，到新武器研发和国防工业扩张，阅兵成为其所谓“强军梦”的橱窗——更准确地说，是他个人崇拜工程的橱窗。

从“首次”到“常态化”

习近平上台仅三年，就按捺不住真实的野心。从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开始，2015年，习

（2025 年 9.3 阅兵，三大邪恶独裁者将联合观看军演）

近平首次打破三十年来“只在国庆阅兵”的惯例，以抗战胜利70周年为名，首次设立“九三阅兵”。此后，他接连在重大节点安排阅兵，在2017年建军90周年、2018年南海海军阅兵、2019年4月青岛海军、2019年国庆70周年、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等多个场合安排阅兵，甚至多次选择非首都地区，开创“沙场阅兵”之先河。

相比之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人任期内，均仅举行过一次天安门阅兵。习近平却几乎将阅兵变为其个人政治表演的“年度大戏”，其频率远超以往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

极权美学的集体感官操控

习近平时代的阅兵，不仅是军事演示，更是一场苏联式极权主义美学的集体表演。整齐划一的步伐、排山倒海的装备队列、铺天盖地的民族主义口号，共同营造出一种对“力量与秩序”的视觉崇拜。在这样的场景中，个体被抹去，集体被神化，而最高领袖的地位则在其中被无限放大。

当士兵齐声高呼“首长好”“听党指挥”，当背景音乐响起“忠诚于党”，当镜头聚焦在城楼上的习近平时，这不仅是对军队指挥权的展示，更是一种“向个人宣誓忠诚”的视觉仪式。

话语垄断与历史操控

习近平对阅兵的执念，还源于其对历史叙事的高度控制。他特别擅长将重大纪念日与党国合法性捆绑，比如在2015年九三阅兵上，刻意强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将整个抗战成果归功于中共，而对牺牲惨烈的300万国军却语焉不详。

不仅如此，阅兵中常穿插播放抗战老兵短片、展示老兵画像、安排抗战主题车队等，目的并非纪念历史，而是“重塑记忆”：把“中共是民族解放的唯一力量”强行塞进全民认知之中，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领袖图腾与国家宗教

2019年国庆阅兵的群众游行部分，首次安排了毛泽

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领袖的巨幅画像，加上习近平他本人的，依次登场。这一安排带有强烈的政治宗教意味——领袖被塑造成图腾式存在，而历史被压缩成一条服务权力合法性的单线叙事。

观众的热泪盈眶不是偶然，而是集体仪式感和视觉操控的结果。这些精心设计的符号，无不在服务一个目的，激发全民的民族主义情感，进而将这种情感与当前

政权相绑定。让人们相信，只有习近平才能捍卫民族尊严。

阅兵背后，是对未来的焦虑

在中国经济形势临近崩溃和社会矛盾持续高压的情况下，2025年的再次阅兵，更像是对不确定未来的"政治麻醉剂"。习近平深知，他必须持续制造胜利幻象，才能延续执政正当性。而阅兵，是最有效率也最具象征性的方式之一。

只不过，这种靠阅兵维持的"国家形象"背后，隐藏的是对民众信任的日益流失，是对反对声音的压制，是权力者对"权威幻觉"的沉迷。当民众从短暂的麻醉剂回过味后，依然面对的是生活的巨大压力以及作为韭菜的被收割的命运。

From the "September 3 Parade" to Xi Jinping's Cult of Personality

On September 3, 2025, China will once again stage a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o commemorate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Xi Jinping, presiding for the third time, will stand atop the Tiananmen rostrum as tanks roll past and the carefully choreographed spectacle unfolds. Since breaking precedent in 2015 with the first "September 3 Parade," Xi has institutionalized such events as a recurring stage for his political theater, far exceeding the limited parades of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What was once an occasional state ceremon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itual of personal power, projecting Xi's image as the indispensable guardian of the nation.

These parades function not merely as demonstrations of military strength, but as exercises in authoritarian aesthetics. Uniformed soldiers march in perfect synchronicity, columns of weapons dominate the square, and patriotic slogans echo across the airwaves. The visu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uppresses individuality, glorifies the collective, and directs loyalty toward the supreme leader. Each broadcast, with its repeated shots of Xi framed above the crowd, becomes a ritualized pledge of obedience to him personally, disguised as loyalty to the Par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ades are deeply tied to historical manipulation. By anchoring commemorations of World War II and other national anniversaries to these events, Xi's narrative portray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sole architect of victory and legitimacy. Images of veterans, symbolic floats, and selectively told stories erase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and other groups, recasting the CCP as the exclusive savior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deliberate reconfiguration of memory turns historical truth into a tool of present-day propaganda.

The parade also reveal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ult of leadership has taken on a quasi-religious quality. In 2019, giant portraits of Mao, Deng, Jiang, and Hu were displayed alongside Xi's own, constructing a pantheon of leaders in which Xi is positioned as the living heir. Such symbolism transforms political authority into sacred imagery, designed to elicit tears of devotion and to bind national pride to Xi personally.

Yet the reliance on parades underscores the regime's fragility as much as its strength. Behind the show of order lies mounting economic uncertainty, social discontent, and a steady erosion of trust between rulers and ruled. By repeatedly manufacturing spectacles of "victory" and "unity," Xi seeks to anesthetize public anxiety and mask his fear of instability. The tanks and choreographed chants are not signs of confidence, but of dependence on illusion. Once the effect fades, ordinary people return to daily pressures and the reality of being treated as expendable subjects in a system of extraction and control.

In this sense, the 2025 parade is not simply about commemorating the past, but about concealing the present. It is both a mirror of Xi's personal ambition and a measure of the regime's insecurity—an elaborate display of strength that, paradoxically, betrays its weaknes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声援邹巍—言论无罪，释放良心犯

作者 /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2024年7月13日，中国民主党人訾爱宗、邹巍等，仅仅因为在钱塘江边悼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被中共当局粗暴抓捕。7月20日，邹巍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拘，并于8月26日被正式批捕。如今，他即将站在杭州拱墅法院的被告席上，面对一场注定不公正的政治审判。

在当局眼中，悼念是罪，言论是罪，良知是罪。可是，在人民心中，悼念是人性，言论是权利，良知是光芒。今天，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声援邹巍！言论无罪！释放良心犯！

刘晓波先生是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民主斗士，他以非暴力抗争与公民勇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离世，不仅是知识界的巨大损失，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悲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有权利为他悼念。邹巍与訾爱宗等人仅仅是在钱塘江边举起悼念横幅，这样的举动完全是和平、合法、正当的。他们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没有危害任何公共安全，更没有侵犯他人利益。相反，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作为公民的责任与担当。然而，中共当局却将悼念视为威胁，将记忆当成敌人。因为在独裁者眼里，纪念刘晓波，就是提醒世人：这个国家依然有人在抗争，依然有人敢于说“不”。对他们来说，这种记忆比任何武器都要危险。

“寻衅滋事”已经成为中共最常用的政治工具，它是一个模糊、空洞的口袋罪，可以随意套在任何人的头上。从维权律师，到独立学者，从街头抗议者，到网络发声者，无数敢于直言的公民都曾被这个罪名压制。但我们必须追问：到底谁在寻衅滋事？是那些举横幅悼念的公民，还是那个害怕悼念的政权？是那些和平表达诉求的人，还是那个动辄抓捕异议者的权力机器？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的“专利”，它是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权利。中共自己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确保障思想、言论与集会自由。可见，今天的迫害不仅违反道义，也违背国际法。一个不能容忍悼念的人，一个连批评都惧怕的政权，本身才是真正的“滋事者”。

（左起邹巍、朱虞夫、徐光、陈开频 2022 年春节在徐光家）

邹巍是谁？他是中国民主党人，是一位坚持信念的公民。他的行动没有任何暴力，没有任何煽动，更没有任何破坏。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在威权高压下，依然选择了勇敢发声。今天，中共要用铁窗禁锢邹巍的身体，却无法摧毁他内心的自由。正如历史上一切良心犯一样，他们的名字终将被铭记，他们的坚持终将启迪更多人。

我们必须重申：邹巍无罪！立即释放邹巍！让一个良心之士蒙冤，说明体制的荒谬；让一位民主斗士坐牢，只能让更多人看清专制的丑陋。

历史告诉我们：当权力把“悼念”定罪，把“言论”定罪时，如果社会选择沉默，就是在替独裁背书。正因如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邹巍案，持续对中共施压。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媒体不应对这样的冤案视而不见。只有当全球目光聚焦，当外部压力存在，专制才会有所忌惮。我们也呼吁海内外公民共同声援。转发邹巍案的消息，公开表达支持，推动更多人了解真相。自由需要传播，良知需要接力。今天我们为邹巍发声，就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发声。

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剥夺了言论，自由只剩空壳，社会便沦为恐惧的囚笼。邹巍案的发生，再次证明中共政权对自由的恐惧与敌意。它害怕人们纪念先贤，害怕人们回望历史，害怕真相在黑暗中点燃火光。但正是这种恐惧，反而昭示了专制的脆弱。独裁可

以囚禁肉身，却囚禁不了人心；权力可以压制当下，却压制不了未来。纵然黑暗笼罩，但星火已在燃烧。今天，我们高喊：释放邹巍！释放所有良心犯！言论无罪！民主必胜！

正在经历的不仅是邹巍这一场审判，更是中国社会良知的审判。中共要让人们忘记刘晓波，要让公民噤声，要让历史停摆。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噤声，我们不会沉默。只要还有人发声，只要还有人铭记，独裁就不可能永远存在。邹巍的坚持，将成为更多人觉醒的灯塔。让我们一起，声援邹巍，声援所有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邹巍无罪！释放邹巍！言论无罪！释放所有良心犯！

Stand with Zou Wei — Speech Is Not a Crime, Free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member Zou Wei now faces trial in Hangzhou's Gongshu District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after joining a quiet memorial for Nobel Peace laureate Liu Xiaobo at the Qiantang River on July 13, 2024. Detained on July 20 and formally arrested on August 26, Zou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acts that were peaceful, non-violent, and entirely expressive: holding a banner, casting petals, and speaking a name the state prefers forgotten. His case exemplifies the CCP's reliance on vague "pocket crimes" to muzzle dissent—used against lawyers, scholars, activists, and ordinary citizens—and its broader campaign to criminalize remembrance itself. Free expression and peaceful assembly are universal rights recogniz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 the ICCPR, which China has signed; treating mourning as "troublemaking" exposes not strength but insecurity, and accelerates the erosion of civic space. To defend Zou Wei is to defend a basic principle: speech is not a crime, and conscience cannot be jailed. We call for all charges to be dropped, his immediate release, unfettered access to counsel and family, and for international actors—governments, human-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media—to maintain focused attention. Standing with Zou is not only an act of solidarity with one prisoner of conscience; it is a defense of every citizen's right to memory, truth, and a voice in the fut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九三阅兵—独裁的虚伪盛典

作者：李聪玲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再度回荡起轰鸣的战机声和坦克履带的轧地声。中共以所谓"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为名举行的九三大阅兵，铺张之巨、场面之盛，堪称近年来中国最耗费民脂民膏的一场政治秀。据外界估算，本次阅兵开支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这笔巨款足以建造千所乡村学校，足以改善无数因洪水、地震而流离失所家庭的生活。然而，习近平并不在乎。他需要的不是民生，而是向世界展示所谓"强国"的幻象。中国经济正在下滑，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如火山般酝酿。阅兵不是为了纪念抗战，而是为了麻痹国民、震慑社会、掩盖危机。独裁者深知：枪炮和队列，可以暂时让人噤声。

在这场大秀中，数十万军人被迫站立数小时，烈日曝晒；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被限制出行，商店停业，快递停运，甚至连医院探视都被压缩到极限。所谓"全民同庆"，实际上是全民被迫为习近平的独裁舞台让路。这不是国家的庆典，而是一个人的加冕仪式。类似的景象并非首次上演。2015年"九三阅兵"、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阅兵"，每一次都伴随着巨额开支与全民受难。道路被封锁、工厂被停产、空气必须"净化"，甚至连鸽子和风筝都被视为"安全威胁"。这是一种典型的极权仪式：让全体国民为独裁者的虚荣让路，让整个社会为一个人的形象牺牲。本应服务人民的军队，被迫成为独裁者的装饰品。本应保障社会运行的城市，被迫暂停运转。中共一再宣称"人民当家作主"，但在这样的场景里，人民不过是背景板和道具。

此次阅兵的重点，不是纪念历史，而是威胁当下。中共展示了陆基核导弹DF-61、空射核导弹JL-1、潜射导弹JL-3等一系列针对台湾与美国的战略武器，媒体甚至刻意强调"台湾海峡尽在火力覆盖之下"。习近平在讲话中声称"不容任何人分裂祖国"，这实际上是将数千万台湾人民的民主选择视为"敌对行动"，是对台湾的公开恐吓。这些武器在阅兵场上呼啸而过，伴随着电视画面的渲染，仿佛随时可以摧毁台北。这些冰冷的导弹并非保家卫国的象征，而是民主台湾与自由世界的死亡阴影。中共从未真正关心"国防安全"，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武力威胁压制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然而，武器再强大，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台湾是靠人民选择维系的自由民主政体。习近平以武力恫吓台湾，不过是独裁者的虚张声势。正如乌克兰战争所揭示

的那样，侵略者手中的武器无法摧毁人民心中的自由。台湾的未来，只会被台湾人民的选票与抵抗精神决定。

在阅兵的观礼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宾客不是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三位独裁者并肩而立，成为这场盛典最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北京本想借此向世界展示"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然而世人看到的却是新的极权轴心。俄罗斯因侵略乌克兰被全球孤立，朝鲜因核武计划与人权暴行被视为国际弃儿，而中国则在压制香港、迫害新疆与西藏、威胁台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三国政权的聚首，不是为了纪念历史，而是为了策划新的暴行。他们用反法西斯的名义，演绎着当代的法西斯合唱。这样的组合，让人不禁想起二战前夕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当年的极权同盟以武力和侵略挑起世界大战，而今天的中俄朝聚首，也正在制造新的战争阴影。

如果说阅兵场上的武器让人心寒，那么阅兵间隙的一段"热麦风波"更是让世界震惊。央视在现场直播中，意外捕捉到习近平与普京的私下对话。普京透过翻译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器官可以不断移植，活得久了反而会越来越年轻，甚至可能长生不老。"习近平回应："有人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段惊悚的对话很快在全球传播，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卫报等纷纷报道，中国央视则急忙撤下相关视频。这不是茶余饭后的随口谈笑，而是独裁者在最高舞台上对"掌控生死"的幻想。

在中国，"活摘器官"的阴影早已根深蒂固。从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到近年来多次曝光的学生失踪事件，再到新疆集中营里不透明的医学检查，这一切让世界早已怀疑中国政权在器官移植领域的黑暗行径。而今，习近平与普京在国家庆典上的对话，无异于再次将这一血腥

传闻置于聚光灯下。独裁者不满足于掌握政权，不满足于延长任期，他们甚至渴望延长肉体生命，以便继续奴役人民。他们的长生妄想，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道德的沦丧。

当习近平与普京畅谈"150岁的生命"时，中国普通百姓却在为活到明天而挣扎。河南郑州"7·20"暴雨灾民仍然在讨要真相，四川江油事件中的抗争者被抓捕，河南、河北、陕西的校园霸凌死难者得不到公正审判。无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无数年轻人因"灵活就业"而陷入无保障的贫困，而无数家庭因强制社保、房贷负担和昂贵医疗而濒临崩溃。与此同时，中共依然在大肆挥霍：数百亿的阅兵开销、海外的"一带一路"撒币、豪华的政府大楼和官员特供体系。政权的繁荣与人民的痛苦，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政权高喊"强国复兴"，百姓却在沉默中流血流泪。阅兵的轰鸣声，只是掩盖痛苦的噪音。

九三阅兵自称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但抗战先烈们若在天之灵，恐怕只会感到愤怒与屈辱。当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期望的是自由与独立，而不是换来另一个独裁政权的铁幕。中共把抗战遗产据为己有，篡改历史，掩盖国民党军队与无数民众的牺牲，只留下党国宣传的单一叙事。这种偷换历史的行径，本身就是对先烈的背叛。今日的阅兵，不是纪念，而是盗墓。独裁政权以先烈的血泪为舞台布景，为自己延续统治寻找合法性。抗战不是中共一党的功劳，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牺牲。然而，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抗战被简化为"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国民党的浴血奋战被刻意抹去，数千万平民的抗争被忽略。这样的历史叙事，是对过去的背叛，更是对未来的毒害。

九三阅兵不仅是对中国大陆的洗脑，更是对全世界的威胁。习近平以阅兵掩盖危机，以武器威胁台湾，以独裁同盟自我壮胆，以器官长生妄想满足欲望。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人民的自由意志，终将粉碎暴政。独裁者幻想活到150岁，而历史只会记录下他们的滔天罪行。世界必须看清：这是一个垂死的独裁政权，用尽最后的烟火，试图阻止自由的黎明到来。中国的未来，不属于阅兵场上的导弹，不属于独裁者的寿命延长，而属于那些在苦难中依旧坚持真相、捍卫自由的人们。正如柏林墙轰然倒塌、苏联帝国土崩瓦解的那一刻，自由终将降临中国大地。

September 3 Parade — A False Spectacle of Dictatorship

On September 3, 2025, Beijing once again filled Tiananmen Square with the roar of tanks and warplanes in what the CCP called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Officially a commemoration, the spectacle was in fact Xi Jinping's personal coronation ritual—an extravagant display cost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yuan while millions of citizens face unemployment, poverty, and unresolved disasters. Schools, hospitals, and entire neighborhoods were disrupted so the city could serve as a stage set for authoritarian theater. The parade highlighted Xi's obsession with power: nuclear-capable missiles were rolled out with open threats against Taiwan, soldiers chanted loyalty to the Party and its leader, and citizens were reduced to background props. Internationally, the presence of Vladimir Putin and Kim Jong-un beside Xi transformed the ceremony into a tableau of a new authoritarian axis, echoing the fascist alliances of the 1930s. More chilling still, a hot-mic exchange between Xi and Putin on human longevity and organ transplants revived global fears over China's record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revealing the dystopian fantasies of rulers who dream not only of indefinite power but of extending their lives to maintain it. At the same time, ordinary Chinese families continue to struggle—flood victims demanding accountability, parents mourning bullied children, workers unpaid for months—while the regime squanders resources on parades, vanity projects, and propaganda. By claiming the legacy of World War II while erasing the sacrifices of millions of Nationalist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 CCP turns remembrance into theft, grief into stagecraft, and patriotism into a tool of dictatorship. Ultimately, the September 3 parade exposes not national confidence but political fragility: a regime reliant on ritual, spectacle, and intimidation to mask decline and insecurity. However powerful the missiles, they cannot erase memory; however long the dictators wish to live, they cannot escape history's verdict. The future of China will belong not to military displays or authoritarian illusions, but to those who continue to defend truth, dignity, and freedo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为什么中共一定要攻打台湾

——从张雪峰“捐款 5000 万”言论谈起

作者 /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近日，中国教育界网红张雪峰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放出豪言：“若解放军攻台，我愿捐款五千万。”这句话瞬间引爆了网络。有人称赞他“有家国情怀”，有人批评他“鼓动战争”，也有人讽刺说，他这是在借民族主义热度为自己再次博取流量。无论人们如何解读，这一言论无疑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舆论的一种奇怪氛围：“攻打台湾”正在被越来越多人视为一种必然的未来选择。

事实上，张雪峰并非唯一的声音。从官方宣传到网络民粹，从军方表态到民间舆论，都在不断强化一个叙事：统一台湾不仅是民族大义，更是中共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会发现“攻台必然论”并非出于民族情感或历史宿命，而是中共政权在自身逻辑、合法性危机、经济困境、国际博弈与舆论操控的多重推动下走上的一条险路。

中共之所以一定要攻打台湾，并不是因为台湾问题本身不可调和，而是因为中共的体制逻辑已将自己逼入死角。张雪峰“捐款5000万”的豪言，不过是这个逻辑下社会被裹挟的缩影。

从历史来看，自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以来，中共就将台湾视为“必须统一的领土”。随着中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一个中国”的原则逐渐成为中共最核心的外交红线。北京政府不断要求各国在建交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逼迫许多小国与台湾断绝邦交。

这种长期“一中原则”的坚持反而成为了中共的枷锁。一旦台湾事实上独立，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那么中共数十年的外交叙事就会彻底破产，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将受到致命打击。对一个专制政权而言，意识形态的失败几乎等同于政权合法性的失败。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台湾问题视为其中的关键拼图。中共宣传机器不断灌输：如果台湾不能统一，那么“民族复兴”就不完整。这种政治设定将台湾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牢牢捆绑在一起。

换言之，台湾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两岸事务，而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中共无法容忍台湾继续保持民主制度与事实独立，否则“复兴大业”将彻底沦为空话。

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际上，随着经济改革与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意识形态的真空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民族主义恰好成为最佳替代。

图为要捐款打台湾的张雪峰。（视频截图）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台湾”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民族主义的最高象征。台湾越是坚持民主制度，就越显得中共的专制落后；而要消除这种对比，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收复台湾”。

再结合近些年国内政治走向，习近平通过修宪取消任期限制，通过反腐运动集中权力，看似巩固了政权，实际上却让一切责任都集中在个人身上。经济下滑、腐败未除、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对中共的不满不断积累。

在这种背景下，发动对台战争成为习近平维系统治的一种极端选择。因为一旦国内矛盾爆发，他几乎没有退路，只能通过外部战争转移压力。

过去，中共依靠经济增长换取民众的顺从。然而如今，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房地产泡沫破裂，失业率高企，年轻人“躺平”，社会流动性下降。没有了“发展神话”，中共需要新的合法性叙事。“统一台湾”恰好成为新的执政口号与维稳手段。

中共执政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缺口、医疗与教育不平等、城乡差距扩大。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度改革，但改革必然触碰既得利益，中共不会冒险。于是，它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制造外部冲突，把矛盾转移到“民族大义”上。

当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时，战争常常被专制政权视为“重启按钮”。通过军事动员，国家可以重新集中资源，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名加强对经济的掌控。对中共而言，攻台可以让它在短期内实现权力再分配，转移经济危机。

张雪峰说的“中共解放军攻打台湾，他就捐款5000万支持攻台”的言论，本质上就是社会“战争幻想”的一个

缩影。许多人相信，只要打下台湾，就能带来经济复苏、民族振奋，甚至个人机会。但这种幻想忽视了战争的代价：死亡、破坏、制裁与长期动荡。

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越来越多，中共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中共如果"成功收复台湾"，便能制造一种"不可阻挡的崛起"幻象，迫使其他国家承认现实，扭转中国在国际社会共同认识上的衰落。而这种心理也正是中共要赌上国运攻台的原因。

从网红老师张雪峰的"攻台"言论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清晰的感受到，民族主义是中共最常用的统治工具。相比复杂的制度改革，煽动"爱国情绪"既简单又高效。只需宣传"台湾是中国的"，就能让民众忘记失业、通胀与贫困。

如今在高度审查的中国互联网中，反战声音被删除，支持武统的声音被放大，久而久之，形成了"全社会一致"的假象。张雪峰作为公众人物，不表态，就可能被攻击为"不爱国"；因此，事后他又再次发布视频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用升学的手段，把中国大陆的学生渗透到台湾，以此为中共的统战做准备，以证明其对党的忠诚。

在这样的宣传与蛊惑下，普通人并不真正理解战争的代价，却被舆论裹挟，成为战争叙事的附庸。张雪峰的言论正说明：即便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沦为民族主义的工具。

中共之所以一定要攻打台湾，并不是因为台湾问题本身无法和平解决，而是因为中共体制逻辑的必然性：张雪峰"捐款5000万"的言论，只是这种氛围下的缩影。它说明，即便是社会名人，也被中共政党机器的宣传与蛊惑下，顺应民族主义洪流，甚至主动参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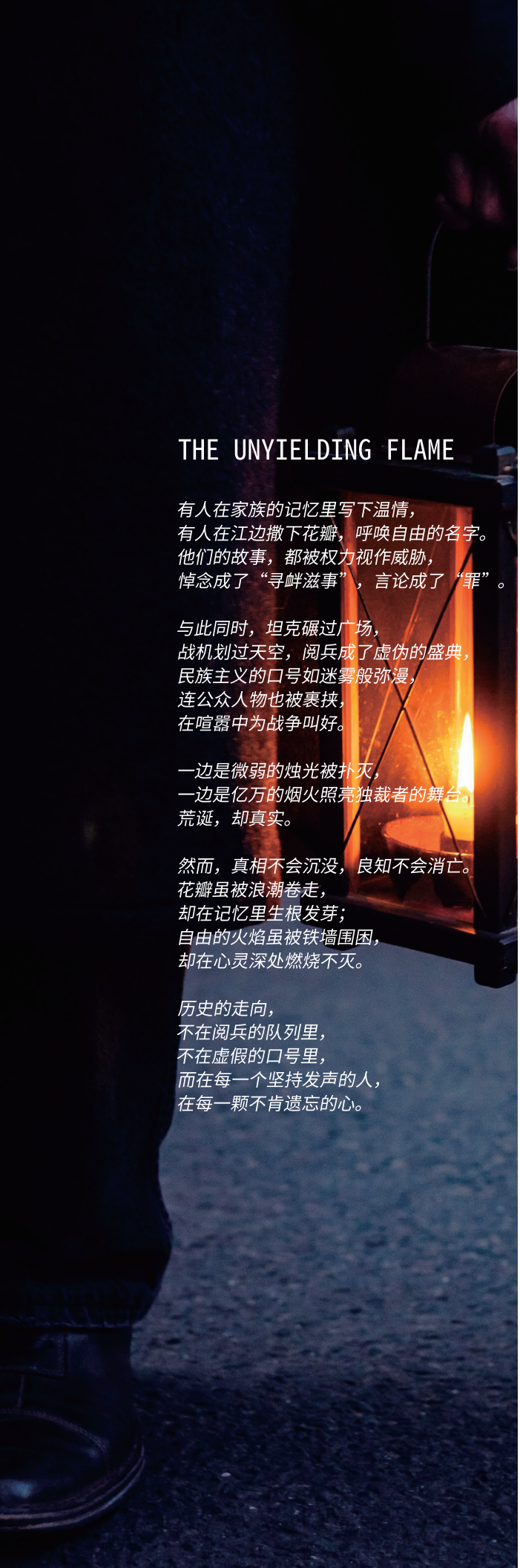
然而，攻台并非坦途，它伴随着巨大的军事、经济与政治风险。战争也许能给中共的执政带来短期合法性，但无法解决长期的体制困境。一个依赖战争维系的政权，终将被战争本身吞噬。

政府，一定是要建立在人民的选票上的。
政府，一定是要接受人民的监督的。

Why the CCP Feels Compelled to Attack Taiwan — From Zhang Xuefeng's "50 Million Yuan Donation" Remark

When Chinese education influencer Zhang Xuefeng publicly declared, "If the PLA attacks Taiwan, I will donate 50 million yuan," the comment went viral. While some praised him as patriotic and others mocked him for chasing attention, the statement reflects a disturbing trend in China's public discourse: the normalization of war against Taiwan as an inevitable choice. This rhetoric, however, is not driven by genuine "national destiny," but by the CCP's political logic and crisis of legitimacy. Since 1949, the Party has tied its rule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failure to bring Taiwan under its control would mean the collapse of decades of propaganda and a fatal blow to its authority. Under Xi Jinp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has been fused with "Taiwan reunification," making the island's continued democracy a direct threat to the Party's image. As Marxist ideology has lost credibility, nationalism has become the primary substitute, and Taiwan the ultimate symbol of unity. With China's economy in decline—real estate collapse, youth unemployment, and growing inequality—Beijing increasingly relies on external conflict to distract from internal grievances. War becomes a "reset button" for a regime unwilling to reform, allowing the leadership to reassert control and rally the population under "patriotic" slogans. Zhang's vow to fund an invasion illustrates how intellectuals and celebrities are also swept into this manufactured nationalist fervor, pressured to show loyalty or face denunciation. Yet the belief that seizing Taiwan will revive China is a dangerous illusion: war would bring death, destruction, sanctions, and deeper isolation. It may grant Xi temporary legitimacy, but it cannot resolve the regime's structural failures. Ultimately, the CCP's drive to attack Taiwan reveals less about cross-strait inevitability than about a system cornered by its own contradictions. A government that depends on war for survival is one that will eventually be consumed by war itself. Real legitimacy rests not on conquest, but on ele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THE UNYIELDING FLAME

有人在家族的记忆里写下温情，
有人在江边撒下花瓣，呼唤自由的名字。
他们的故事，都被权力视作威胁，
悼念成了“寻衅滋事”，言论成了“罪”。

Some write tenderness into the memory of family,
Some scatter petals by the river, calling the name of freedom.
Their stories are seen as threats by power,
Mourning becomes 'picking quarrels,' speech becomes 'crime.'

与此同时，坦克碾过广场，
战机划过天空，阅兵成了虚伪的盛典，
民族主义的口号如迷雾般弥漫，
连公众人物也被裹挟，
在喧嚣中为战争叫好。

Meanwhile, tanks grind across the square,
Missiles slice the sky, parades turn into hollow spectacles,
Nationalist slogans spread like fog,
Even public figures are swept along,
Cheering for war amid the clamor.

一边是微弱的烛光被扑灭，
一边是亿万的烟火照亮独裁者的舞台。
荒诞，却真实。

On one side, fragile candlelight is snuffed out,
On the other, fireworks of billions light the tyrant's stage.
Absurd, yet real.

然而，真相不会沉没，良知不会消亡。
花瓣虽被浪潮卷走，
却在记忆里生根发芽；
自由的火焰虽被铁墙围困，
却在心灵深处燃烧不灭。

Yet truth will not sink, conscience will not perish.
Though petals are swept away by waves,
They take root and sprout in memory;
Though the flame of freedom is caged by iron walls,
It burns unyielding in the depths of the soul.

历史的走向，
不在阅兵的队列里，
不在虚假的口号里，
而在每一个坚持发声的人，
在每一颗不肯遗忘的心。

The course of history
Does not lie in parade formations,
Nor in hollow slogans,
But in each who dares to speak,
In every heart that refuses to forget.

一次新疆考察，让我看清中共的谎言

作者：胡德旺 编辑：韩瑞媛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校对：冯仍

作者记述2020年赴新疆和田考察的亲身经历。通过沿途的装甲车、岗哨及与官员的对话，揭示了所谓"产业园"如同监狱，维族工人疑似被强制劳动。文章旨在以第一手见闻戳破中共关于新疆"稳定繁荣"的谎言，证实外媒报道非虚。

2020年3月，应朋友之邀，我陪同他前往新疆考察商业投资。这次实地之行，让我彻底认清了中共宣传的虚伪，也证实了外媒关于新疆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开中共一个被精心掩盖的谎言。

初抵和田：和平表象下的肃杀之气

2020年3月26日，我们抵达和田机场。刚走出航站楼，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机场广场上停着武警的装甲车，上面荷枪实弹的武警全副武装。这不是我在内地熟悉的场景，和平时期的机场，何以需要如此戒备？

我们下飞机后，被专门人员直接接走，无法自由接触任何人。先到医院抽血化验，再送至宾馆隔离两天。等到第三天，才被允许进入所谓的"鞋业产业园区"进行考察。

"产业园"之路：战区般的戒备

从宾馆出发，路途虽不远，但一路上岗哨密布，堪称"三步一小岗，十步一大岗"。有的荷枪实弹，有的手持警棍；每隔一段路，车辆还要被拦下检查，警犬围车搜嗅。这种戒备，分明是战时状态，而非一个"社会稳定"的地区。

高墙铁网：名为园区，实为监狱

到了所谓的产业园区，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繁荣，而是高耸的围墙，上面密布铁丝网与监控摄像头。这更像一座监狱，而非一个普通工厂。进入车间，我看到许多维吾尔族员工正在流水线上工作。我想用手机拍下这真实场景，却立刻被朋友制止。他警告说：园区内布满监控，拍摄会带来严重麻烦。我只能忍痛删除那段影像。

官员的"真心话"：揭开强制劳动的面纱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与当地官员有过一段对话：

工人来源？官员称，这些人大多是"无业者、单身男性或有不安定倾向的人"，被集中到园区劳动。

是否有工资？他回答："有，但很低。头一个月500元，第二个月600元，熟练的也许能拿到一两千。"——这一数字仅为江浙工人工资的十分之一。

图为机场广场前的装甲车和武警

若工人不服从？官员冷笑着说："不用担心，他们怕汉人。捣乱的会被收拾，再不行，旁边就是监狱，直接送进去。"后来我们确实在园区外看到了那座监狱。

能否自由外出？官员答："不可以。园区有宿舍、食堂，他们平时不能随意外出。"望着铁丝网和关卡，答案不言自明。

当问及为何要在新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官员给出了三点理由：反恐需要，把"不安定人员"集中管理；响应习近平的"脱贫"指标；以及集中管理比分散监控更省钱。

结语：谁才是谎言的制造者

这次新疆之行让我彻底认清：外媒关于"集中营"和强制劳动的报道，并非虚构；而中共媒体所宣传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亲眼所见的装甲车、岗哨、铁丝网与监狱，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恐惧与压制的写照。亲耳听到的官员回答，更让我确信：那些维吾尔族工人，并非自由的劳动者，而是被强制集中管理的人。

中共习惯指责外媒"造谣抹黑"，但实际上，它才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真相无法被铁丝网与宣传口号所掩盖，只要更多人敢于揭露、敢于发声，世界才会看到真实的新疆。

图为围墙带铁丝网的鞋业园区

极权制度下的道德本质

作者：张兴贵（大陆） 编辑：韩唳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一位从集中营地狱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曾留下这样的哀叹："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绝不是最好的人，那些最好的人，早就死了。"

这句话如丧钟般回响，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在极权的碾压下，道德不仅脆弱，甚至可能成为通向死亡的陷阱。

在集中营的铁丝网内，生存是唯一的驱动力。你勇敢吗？若你反抗暴虐的看守，等待你的可能是枪口或绞架。你善良吗？若你将仅有的面包分给饥饿的同伴，你可能因此先倒下。在这样的环境中，道德的实践往往意味着自我牺牲，而生存则要求妥协甚至背叛。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道德的逆淘汰"。在极权体制的压迫下，那些坚持原则、坚守良知的人，往往最先被淘汰。幸存者并非最善良或最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学会了适应环境的人——他们可能更谨慎、更懂得隐藏，甚至更自私。这并非人性本恶，而是极权体制对人性的系统性扭曲，它让有道德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奢侈品。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有句谚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句古谚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何在一个社会中，恶行能换来荣华富贵，而善举却导向万劫不复？答案，深藏于制度的肌理之中。

一、权力至上：奖恶罚善的制度根源

我们必须直视极权制度的本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其中法律、道德、资源都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在这样的环境中，规则不再公平，而是成为权力的附庸。

为什么"杀人放火"能换来"金腰带"？因为这些恶行往往直接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极权体制需要通过暴力、恐吓和绝对忠诚来维持统治，那些愿意执行"脏活"的人——无论是镇压异己、制造冤案，还是掠夺资源——都被视为"有用"的棋子，并因此获得财富、地位和特权。

反过来，"修桥补路"这样的善行却难以立足。因为它服务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统治者的私利。在极权者眼中，这种行为价值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因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于是，善行者不仅得不到回报，还可能被打压、被遗忘，这便是"无尸骸"的悲哀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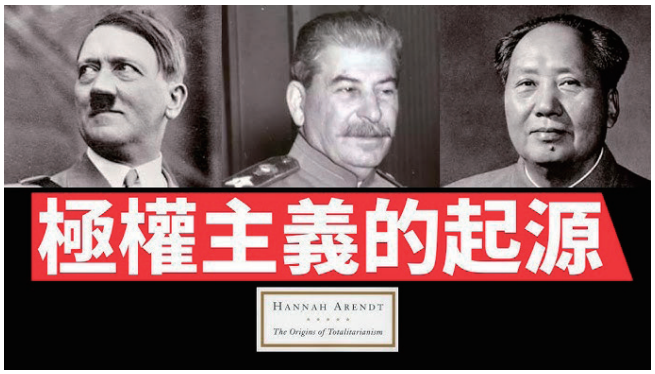
二、效率与控制：为何体制需要"恶"

极权体制之所以会"扬恶"，是因为"恶"在短期内是维持其运转的更"高效"的工具。

1. 权力的控制需求。 为了确保绝对服从，统治者必须通过恐惧和压迫来消除异议。这种手段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它限制自由、压制人性。而"善"的特质，如宽容、多元、同理心，与集权的目标天然冲突，甚至被视为软弱。因此，执行暴力任务者被视为忠诚的"自己人"并得到提拔，让恶行成为一条通往权力的"捷径"。

2. 社会控制的效率。 在极权逻辑中，效率优先于道德。恶，如暴力、监控、惩罚，能快速压制反对声音，建立表面秩序；而善，如对话、妥协、包容，则需要时间和信任，成本高昂且结果不可控。设想一位村民自掏腰包修路，方便了乡亲，却可能得罪了控制运输生意的权贵，结果不仅得不到感激，反而可能家破人亡。

因此，极权制度中的"善"往往是策略性的，它服务于权力控制，而非源于真正的道德追求。在这样的绞肉机中，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被系统性地碾碎，这不是个体的道德失败，而是制度的必然之恶。



The Moral Nature of Totalitarian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otalitarian regimes invert morality through 'reverse moral selection.' In such systems, cruelty and betrayal are rewarded because they serve power, while courage and compassion are punished as threats. Drawing on camp survivor testimony and the proverb 'Those who kill and burn gain rank, those who build bridges and roads perish without a trace,' it shows how totalitarianism reduces morality to a tool of control, systematically destroying the best in human nat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王沪宁承认“四千万人饿殍”与大饥荒真相

作者：冯仍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校对：冯仍

28时报专论 2012年7月13日 新世界时报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王沪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年3月27日第5版

今天我读到一篇2012年7月13日的旧文，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长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在十八大前夕刊出，经过五次修改才定稿，背景极其特殊。当年胡锦涛将要交权习近平，党内对“文革”记忆与现实政治暗流涌动。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所谓的“制度反思”，而是王沪宁亲口承认：“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过去，关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官方长期回避，只用“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来模糊带过。而社会上、学界与海外研究，数字在2000万到4500万之间不等。直到王沪宁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份明确写出“饿死四千多万人”，这就意味着：哪怕在体制内部，这一惨烈数字也被承认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共官方一直称1959—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或“困难时期”。但大量档案与学术研究表明，天灾并非主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就指出，1958-1960年各省的气象记录并没有显示严重的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政策性错误。

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构成了大饥荒的三大根源。1958年虚报产量“放开肚皮吃饭”，粮食被集中进公社食堂，农民家中颗粒无存。与此同时，国家继续高征购，导致农民人均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甚至只剩几两。河南信阳事件就是极端案例：虚报产量，强征口粮，结果至少一百万人饿死。讽刺的是，当地粮库依旧满仓，而农民宁饿死也不敢抢，正如学者胡平所说，这是此前血腥运动制造的恐惧在作祟。

至于“苏联逼债”的说法，更是事后推卸责任。档案显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在1961年提供了上百万吨粮食援助。真正的决定，是毛泽东自行下令提前还债。

独立学者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都提供了详实数据。杨继绳通过多年研究，认定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万人，共计7600万人生命消失。冯客则根据档案估算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中国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估算2200万，茅于轼、刘宾雁等均认定超过3000万。这些不同数字虽然有差距，但都指向一个结论：大饥荒是一场导致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人祸。

而王沪宁的“四千万”说，正好落在学界共识的区间内。这说明，即便在中共最高层，内部知情者早已心知肚明。

今天重读这段历史，心情异常沉重。一个政权如果连几千万生命的逝去都要掩盖、淡化、推诿，那么它的历史观和执政合法性就必然是脆弱的。王沪宁在2012年的文字，原本似乎想为体制“拨乱反正”，但他之后十年却成为新一轮极端主义的帮凶，这更凸显出中共内部的虚伪与自我矛盾。

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制度灾难。它揭示出高度集权、缺乏监督与信息封锁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人道惨剧。社会制度不改，文革类灾难会反复重演。

几千万条生命消逝在饥荒的黑暗中，他们不是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的饥饿与死亡，是历史永远抹不去的血账。无论当权者如何掩盖，真相终会昭然若揭。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香港反对党落幕一国两制终结

作者：毛一炜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2025年的香港，已经再也找不到真正的反对派。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这些名字曾经象征着希望与抗争，如今悉数消失。李柱铭、梁国雄等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被迫噤声。香港社会，从一个能够争论、能够抗争的地方，沦为一言堂。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党一步步精心筹划的结果。从一开始，"一国两制"就是一个骗局。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写得再华丽，也不过是中共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它要的不是履行承诺，而是安抚港人、麻痹国际社会，以便顺利接管香港。一旦掌握权力，承诺便可随时撕毁。

回望过去二十余年，几乎就是一出早已写好的剧本。2003年推动23条立法，试探社会底线；2014年雨伞运动，让北京彻底打消容忍的念头；2019年反送中爆发，它索性撕下面具，以国安法将香港彻底笼罩。从那一刻起，自由的倒计时便已开始。

共产党最惧怕的，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国际舆论，而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有人敢质疑，有人敢监督。香港曾拥有独立的法庭、敢言的媒体，以及在议会中与政府抗衡的政党——而在独裁政权眼里，这些都是眼中钉。它要的不是一个自由的香港，而是一个绝对顺从的香港。

于是我们看到：法庭沦为政治工具，媒体一家接一家被封，《苹果日报》在一夜之间消失；选举制度被彻底改造，只剩下"爱国者治港"的闹剧；反对派或身陷囹圄，或被迫流亡，连公开说"不"的机会都被剥夺。香港从此不再是香港，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有人还在说"一国两制失败"。其实这并非失败，而是中共从未打算让它成功。共产党骨子里就是独裁，它的统治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欺骗与恐惧，不可能容忍自由制度的存在。所谓"五十年不变"，从一开始就是谎言。今天它可以出卖香港，明天就能出卖台湾，后天就能出卖任何签下的协议。言而无信，正是它的本质。

这场变局，实则为世界敲响了警钟：不要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它可以把国际条约当废纸，把承诺当笑话；说一套、做一套，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赤裸裸的暴力。谁还选择相信它，谁就注定重蹈香港的覆辙。

但我始终相信，香港的精神不会被彻底抹灭。今天街头沉寂，政党解散，但海外仍有港人坚持发声，许多人依然铭记那几年的抗争。独裁能制造表面的沉默，却无法熄灭人心对自由的渴望。记忆尚在，便意味着希望未死。

如今的香港，已彻底没有"一国两制"，只剩"一国一制"。这不是香港人的失败，而是中共独裁的自我暴露。它亲手撕毁承诺，也亲手证明了自身的言而无信。香港反对派的消失，既是一国两制的葬礼，也是中共谎言最有力的证据。中共撕毁承诺、践踏自由的事实已摆在眼前。沉默只会助长暴政，世界若继续妥协，香港的覆辙将一再重演。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民营资本为何屡遭打压

—— 党国资本主义的真相

作者：景辉辰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作为一名亲历中国现实的公民，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的体制并不是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统治结合的模式。在这种体制下，中共既是裁判，又是选手，既掌控国家机器，又操控经济命脉。任何独立的力量，特别是民营资本，都会被视为威胁并遭到打压。

近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的民营资本接连遭遇重击：互联网巨头被罚，地产大佬轰然倒下，许多企业家被迫沉默甚至逃离海外。这不是个别政策的偶然，而是中共统治逻辑的必然结果。

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以"二选一"等垄断行为为由，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罚款（相当于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恒大陷入债务泥潭、违约暴雷。

从2021年"三道红线"政策开始，多个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恒大项目停工、债务违约，并于2024年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算。此背景下，"地产大佬"真实意涵即指如恒大等依赖高杠杆发展的房企的迅速倒下。

曾主导华晨帝国的企业家仰融因失去政治依靠而被撤职，后被控"国有资产流失"，最终逃往美国定居，事业一落千丈。

在党国资本主义下，国企寡头化成为常态。能源、金融、土地等关键资源全部掌握在中共手中。总书记如同"董事长"，中共是最大的股东，国家机器和国企既是经济工具，也是政治工具。这样的体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权力来垄断资本，并压制一切社会独立性。

民营资本的困境格外突出。许多民营企业家原本寄望于改革开放，却发现自己随时可能被整肃。"反垄断""去杠杆""共同富裕"这些口号，其实是打压民营资本的借口。民企一旦做大，就会被视为威胁；失去政治庇护，即便是庞大的商业帝国，也可能顷刻倒塌。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企业在打压中被迫关停，他们的人生和事业瞬间崩塌，这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在中共的体制下，任何独立资本都可能随时被摧毁。更严重的是，我自己的企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不仅持续受到打压，还被当局设下陷阱，最终甚至被强行没收。这一切彻底击碎了我对所谓改革开放的幻想，也让我明白：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企业和个人的努力都无法换来安全，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

这种体制的后果已经显现：

◆创新活力被扼杀，市场信心崩溃；

◆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普通民众生活在恐惧中，既害怕失去自由，也担心经济未来。

中共用这种方式维系统治，不仅剥夺了社会活力，也彻底扼杀了民众对公平与希望的追求。民营资本的被打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专制机器压制自由的延伸。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表面上是经济问题，本质却是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逻辑使然。只要这种体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民众的自由与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今天，我能在海外自由写下这些文字，但我十分清楚，如果在中国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样的呼吁只会招致打压与惩罚，而不是宽容与对话。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坚定地表达立场：反对中共暴政，反对党国资本主义对民营资本和普通民众的压迫。我相信，只有当权力与资本真正分离，国家不再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时候，中国社会才可能走向公平、自由与安全。

Why Private Capital Is Repeatedly Crushed — The Truth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CP's suppression of private capital is not accidental but the logic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Independent businesses are encouraged, then stripped and destroyed, while state monopolies tighten control. Slogans like 'antitrust' and 'common prosperity' mask the reality: innovation is stifled, society frozen, and capital reduced to a tool of authoritarian rul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改革开放四十年

—— 一条从未改变的旧路

作者：陀先润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中秋将至，我想先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习近平并没有"开倒车"。外界流传的所谓"改革开放倒退论"，其实是对中共历史认知的误解。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未真正改变过行进的轨道。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路线始终如一，只不过演绎方式不同。

很多人以为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新的道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画皮"。共产党并未放弃极权体制，只是在经济层面做出有限让步，以换取生存空间。所谓"政治改革会随着经济改革推进"的说法，是党内三十多年对内对外的宣传话术。西方上当了，中国知识分子也上当了。

真正有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屈指可数。胡耀邦、万里曾短暂提出过探索，但很快被压制。此后，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温时代的"四万亿"，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党的统治，而非制度转型。

习近平因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被指"开倒车"。但我们回顾历史，毛泽东终身执政，邓小平虽无正式头衔，却垂帘听政十五年。江泽民更是从1994年至2012年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相比之下，习近平只是撕下了虚伪的遮羞布，把前任们的伪装公开化而已。

许多人怀念江泽民的"开放"、胡锦涛的"温和"，甚至称朱镕基是"改革派"。但事实并不如此。朱镕基主导的高校扩招、医疗市场化、土地财政和三峡工程，导致了今天的教育贬值、看病难、房地产畸形发展等沉疴。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提出的"国进民退"，以及2008年4万亿刺激，直接让国企坐大，挤压民营经济。江泽民表面引入企业家入党，实则是把民营经济纳入统战体系，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掌控。他们的所谓"改革"，不是走向民主，而是维护权力的另一种手段。

习近平与前任的不同，不在于方向，而在于速度。他没有像江胡那样演戏，而是直截了当加速了体制的本质。过去那辆在旧轨道上行驶的大巴，本来还要二三十年才驶向悬崖；习近平拉开窗帘，踩下油门，让所有人更快看清车外的虚假风景与体制的真实面目。因此，说习近平"开倒车"并不准确。他并没有掉头，而是让中国共产党更快走向既定的结局。

四十多年来，中国并没有走过一条新路。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在旧轨道上伪装前行。政治清洗、思想高压、经济控制，从未停歇，只是形式不同。习近平的"独裁"，不过是前任们的延续与加速。他让人们看清了一个现实：中共从未开向过民主与自由的方向。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Old Road That Never Changed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Xi Jinping has not 'reversed reform,' because the CCP's political path has never changed. From Mao to Deng, Jiang, Hu, and Xi, the essential logic has remained one-party rule. Deng'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s never a genuine departure but a survival tactic: limited economic concessions were traded for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while political control stayed untouched. The promise that 'economic reform will lead to political reform' was a deliberate lie that deceived both the West and China's own intellectuals.

Each leader reinforced authoritarian continuity under different disguises. Jiang Zemin's inclusion of entrepreneurs into the Party, Zhu Rongji's market reforms, and Hu-Wen's massive stimulus all claimed to modernize China but in fact expanded state power, entrenched corruption, and suppressed civil society. Far from reversing reform, Xi simply abandoned the mask. By abolishing term limits and consolidating power, he accelerated what was always the same trajectory: not toward democracy, but toward deeper authoritarianism.

Forty years on, the so-call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revealed as an old road in new clothing. Political purges, censorship, and economic monopolization have never stopped—only shifted in form. Xi's rule does not mark a break with the past but exposes its essence: the CCP has never moved toward freedom, only perfected its methods of control.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信仰的等级制度

—— 中国宗教自由中的隐性歧视

作者：陈婷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在许多国家，人们谈论宗教自由时，往往默认它意味着一种平等：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来自什么民族、属于怎样的背景，都有权利公开表达信仰，参与宗教仪式，传承教义，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立场。宗教自由，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尊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标志。

然而，在中国，尽管宗教自由被写入宪法，但在现实中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信仰不仅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反而被分层管理、区别对待，成为一种"政治敏感事项"。

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国家对不同宗教群体的制度安排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所谓"五大宗教"表面上享有合法地位，但它们必须依附于官方宗教协会开展活动。未登记的团体，如家庭教会或民间佛教道场，即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常常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法律保护的边界，并不是根据信仰是否和平来划定，而是取决于是否"服从管理"。于是，宗教自由沦为一种在政府许可下才能进行的有限活动。

更严重的是，国家在民族与宗教结合处的高度干预。藏传佛教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原本自成体系、拥有千年历史的宗教传统，在中国不仅被拆解成碎片，还面临语言限制、传播审查、领袖否定等多重管控。活佛转世制度本是藏传佛教的核心传统之一，过去由教派内部依据仪轨识别灵童。但2007年，中国政府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所有转世必须经过审批。一个活佛是否为真实转世，不再由信众和上师判断，而由国家发文决定。这不是宗教制度的现代化，而是灵魂的行政化控制。

在汉地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索达吉堪布法师，也未能幸免。他从不谈论政治，讲法时用语克制，积极配合各方要求，对党政态度始终温和中立。然而在2019年底，他仍被迫宣布解散自己创办的"菩提学会"，并关闭相关网站。尽管声明中称此举是为避免有人冒用学会名义违法敛财，但不少舆论指出，这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压力。索达吉堪布的讲法影响力广泛，信众遍及全国，尤其吸引了大量知识阶层与青年。正是这种"脱离控制的宗教传播"，让当局感到警惕，即便他从未直接挑战体制。

宗教平等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也存在于同一宗教内部的区别对待。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虽然同属"佛教"，但待遇却天差地别。前者往往能在官方主持的寺庙中举行法会，甚至获得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而后者则频频遭遇审查、限制乃至打压。一个民族的宗教活动之所以被贴上"敏感"的标签，根本原因并非信仰内容本身，而是当局对所谓"社会稳定"的过度焦虑。

在中国的宗教治理逻辑中，宗教并非被视为信徒的灵魂需求，而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宗教要"爱国"，要"服从党的领导"，要"抵御外来渗透"。凡是超越这些框架的信仰实践，无论是否和平，都会被视为"隐患"，甚至被定义为"敌对势力"。这实际上构建出一种"信仰等级制度"：注册团体优于未注册，官方认定高于传统认定，顺从的信徒优于活跃的信徒，大宗教优于小宗教，汉族信仰优于少数民族信仰。

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不仅压缩了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制造了信众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许多年轻人害怕公开信仰，担心影响学业、就业和社交；一些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信徒们习惯性地自我审查，哪怕在宗教聚会中也不敢讨论涉及政策的话题。这种"看不见的恐惧"，才是自由最深层的崩塌。

真正的宗教平等，并不是表面上"五大宗教并存"，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不分族群、身份、宗派，自由地选择、传承和表达信仰。政府的职责，不是去批准谁可以信仰，而是保障所有人的信仰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当藏人可以公开敬仰达赖喇嘛、汉人可以自由皈依藏传佛教、穆斯林可以自主管理清真寺、家庭教会能够合法讲道时，宗教自由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一个社会的自由与文明程度，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寺庙与牌匾，而在于它是否敢于放手那些不被驯服的灵魂。

The Hierarchy of Faith: Hidden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This article shows how China's'freedom of religion' functions as a hierarchy of control: state-approved groups are tolerated, unregistered ones suppressed, and minority faiths heavily restricted. Obedience defines legitimacy, leaving true religious equality abs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七篇文字，七面镜子。

在新疆的铁丝网下，我看见了被囚禁的双眼；

在极权的逻辑中，我看见善被淘汰、恶被奖赏；

在大饥荒的记忆里，四千万生命化作沉默的白骨；

在香港的街头，反对派的名字被一一抹去；

在市场的废墟中，民营资本轰然倒下；

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旧轨道上，车轮始终未曾转向；

在宗教的等级秩序里，灵魂也被分层管理。

它们看似分散，实则指向同一个真相：

权力从未改变，只是换了面具；谎言从未停歇，只是改了说法。

极权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一种制度的必然；

压迫不是个别的悲剧，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命运。

从新疆到香港，从市场到教堂，从饥荒到今日，

无数生命与故事共同证明：

中共的轨迹，从未离开过暴政的深渊。

然而，文字仍在。

它们拒绝遗忘，拒绝麻木，拒绝把苦难化为数据。

它们是一支支烛火，在黑暗里传递微弱却执着的光。

只要记忆尚存，只要良知尚在，

这七篇文字，便不是终结，

而是呼唤——

呼唤一个不必再用谎言维系的未来，

呼唤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自由中国。

信仰自由与人权的呼声

——参加审判九宗罪活动有感

作者：陈婷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2025年8月30日的洛杉矶，天空湛蓝明亮，阳光如洗。下午四点多，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聚集了一群人。他们手里举着横幅与标语，呼喊"要求自由"，有人举着写满"九宗罪"的纸牌，也有人只是默默合十祈祷。人群中有年长的民主斗士，有年轻的学生，也有因信仰而流亡的佛教徒与基督徒。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却因一个共同的信念站在一起——追求人权与自由。

现场主持人逐一宣读所谓"九宗罪"，包括对人权的践踏、对宗教的压制、对文化的破坏等。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抗议，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类良知的呼喊。作为一名藏传佛教徒，当时我心中涌起许多难以平息的感受。

多年前，我和师兄们在道场里共同持诵经典的日子，是我记忆中最宁静的时光。佛陀教导我们慈悲与智慧，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何种苦难，都要以正念面对。然而，现实却并不总能允许这样的安宁。近些年来，信仰环境越来越紧缩：寺庙被迫关闭，僧侣被驱逐，甚至线上修学资源也逐渐消失。对普通信众来说，坚持修行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

一位大德曾说过："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就像没有空气的世界，人只能窒息。"这句话在今天的集会中再次印证。不同的宗教群体都曾经遭遇相似的困境：教堂被捣毁，法会被禁止，清真寺被监控。这样的打压不仅针对信仰本身，更像是对人类灵魂的一种束缚。

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人可以没有财富，没有地位，但不能没有信仰的空间。佛陀曾教导，真正的自由并非来自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住与解脱。而宗教信仰，正是帮助人找到内心安住的重要途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场的许多人，即使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宗教背景，依然能够站在一起。他们高举标语，不仅是对某种体制的不满，更是在捍卫一种普世价值：人的灵魂应该被尊重。

在洛杉矶的这场活动中，我看到年轻人与长者同声呼喊，看见基督徒与佛教徒一同祈祷。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超越国界、民族与宗教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来自对信仰自由与人权的共同渴望。

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宗教与文化一直受到各种限制与打压。无论是对言论的控制，还是对宗教活动的限制，都让无数信众无法自由地追求心灵的寄托。表面上，这是权力的延伸，但从更深的层面看，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损害。

作为佛教徒，我相信因果律。任何以谎言、压制和暴力为基础的制度，只能够一时维持，无法永远掩盖真相！大德常提醒我们："对恶要清醒，对人要慈悲。"这句话对我而言意义深远。我们揭示这些问题，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希望人类能在更清明的环境中生活，能够自由地选择信仰与价值。

过去几十年，文化遗产也在不断遭受冲击。从"统一思想"的政策，到对多元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很多古老的智慧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然而，无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佛教的慈悲与智慧，还是道家的自然与和谐，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它们的价值不应被抹杀，而应该被继承与弘扬。

文化的消失不仅仅是文字与仪式的消亡，更是人类灵魂的空洞化。当人们失去文化与信仰的滋养，社会也就失去了向善与自我修正的能力。这种空洞最终会让整个民族和国家付出代价。

当天的集会在夕阳余晖中逐渐散去。人们收起横幅，有人还在低声祈祷，有人互相拥抱。那一刻，我心中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我们或许渺小，但我们并不孤单。

我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发愿：愿真相被更多人知晓，愿信仰自由早日实现，愿每一个受苦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这条路不会轻松，但因果不会缺席，正义也不会永远沉默。洛杉矶的集会只是一个缩影，却让人看到了希望。不同的民族、宗教与背景的人们，可以因共同的价值而站在一起。信仰自由与人权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一个生命应得的权利。

未来，我们仍需努力，但只要有这样的坚持，种子就会发芽，光明终将到来。

The Call for Religiou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On August 30, 2025, a rally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denounced CCP repression and called for universal religiou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不再做冷漠的看客

——写给反共巡游英雄

文：吕峰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到：一位革命者被处死，头颅落地，而围观者却无动于衷，甚至带着兴奋与好奇。他们像“无形的手提了脖子的鸭子”，呆滞木然，却带着病态的快感。这一幕，成为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点。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刀，而是同胞的冷漠与麻木。

一个世纪过去了，冷漠依然未散。新冠疫情期间，李文亮、张展、彭载舟、方方等人，为了公众的生命与尊严选择发声。他们揭示真相、记录现实，理应获得支持与敬意，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封号、删帖、训诫、牢狱，甚至病痛与死亡。在权力的操控下，他们换来的不是理解，而是孤立与围攻。许多人冷眼旁观，随波逐流，甚至在官方叙事的引导下转而指责这些勇敢者。

这正是鲁迅笔下“人血馒头”的现代翻版。冷漠，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专制体制、信息封锁与恐惧氛围的共同产物。公共空间被系统性压缩，发声者遭受惩罚，沉默成为人们的自保策略。于是，少数勇敢者成了孤勇者，而沉默的大多数，则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维系统治的帮凶。

疫情，更是把这一逻辑推向全球。最初的隐瞒与拖延，吹哨人的被噤声与惩罚，使病毒迅速蔓延，最终造成数百万生命消逝，数以亿计的家庭陷入痛苦。这不是单纯的自然灾难，而是中共体制下的必然悲剧。为了维持权力与“稳定”，真相可以被抹杀，个体生命可以被牺牲，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被拖入深渊。

2025年，中共高调举行9·3大阅兵。广场上，坦克隆隆，导弹林立，战机呼啸，口号震天，仿佛全民同庆。然而铁流滚滚、排山倒海的景象之下，是无数被噤声的灵魂：被警告的家庭、被封禁的账号、被捕的吹哨人。阅兵的轰鸣，与真相被压制的寂静，形成了刺目的反差。

整齐划一的步伐、闪亮的军装、雷鸣般的口号，掩盖不了内部的腐败与压迫；高耸的导弹和呼啸的战机，遮不住制度对真相的扼杀与对自由的践踏。每一次排练、每一次升旗、每一次齐步走，都是权力在宣告：服从、恐惧与控制，才是国家的核心价值。真正的民族脊梁，不在阅兵场上的钢铁方阵里，而在牢狱之中，在那些被噤声却依然坚守真相与尊严的人身上。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今天，我们要走的路，正是打破冷漠、冲破铁屋的路。

本次行动——美西美东反共巡游。目标很清晰：让世界看清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让人们明白，这个体制如何对待真相、对待公民、对待人类共同安全。

真相是权利，而不是罪行；
自由是天赋，而不是恩赐；

揭露中共，不仅为了中国的自由，更是为了世界的安全。

美东美西的反共巡游，不只是一次游行，而是鲁迅精神的当代回响。我们拒绝做冷漠的看客，不再在铁屋中沉睡。我们要以行动呼唤自由，以声音击碎沉默。唯有如此，才能告慰那些为真相付出代价的人，也才能让这场悲剧不再重演。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缅北“噶腰子”到150岁的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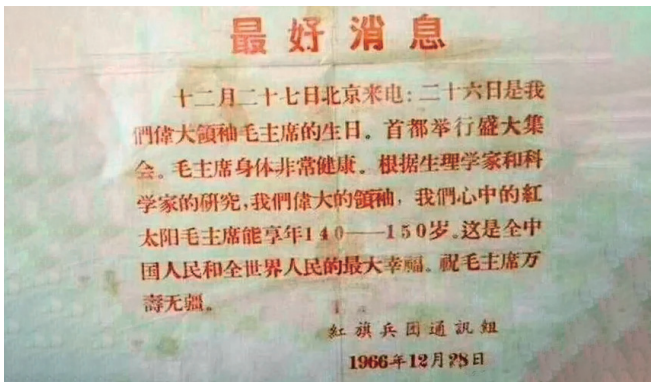
作者：李堃 编辑：百里奚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Tomorrow 校对：冯仍

我是一个八零后北京土著，自认挺实在，也算是个聪明人儿吧，没啥坏心眼，但是也不会相信什么诈骗电话或是传销这些老掉牙的套路。这些年总听各种自媒体或是身边朋友传说缅北“噶（ga二声）腰子”的事儿，说的真真儿的，这不还拍了一部电影叫什么《孤注一掷》，好几个朋友去看了，都说挺写实的，我就一直觉着不对，憋心里一直没敢放出来，今天跟大家聊聊。

首先我的观点是肯定不信“噶腰子”这回事的。“噶腰子”学名应该叫器官移植手术，我稍微问了问AI，这手术最开始要做各种医学检测，包括并不限于血型匹配、人类白细胞抗原匹配、交叉配型试验、病毒与传染病筛查、健康评估，这还仅仅是供体的，也就是提供“腰子”的那位。然后才能在大批的受体患者中找到跟这个腰子匹配的人，这接受腰子的也不是谁都行，各种实验一个都不能少，特别是跟这个供体的匹配实验，您总不能随便绑一个人就噶，零件儿总得合适才能安得上，金主爸爸才能给钱吧？然后是各种手术准备，术后管理，总之一大堆事儿。科学的来讲：移植器官是一个高度复杂跨学科（免疫学、外科学、麻醉学、药理学）的过程，还要结合大量的人类隐私信息（比如医疗记录），且必须在大型三甲医院或大型移植中心实施。连AI都知道网上传说的：绑票儿直接噶腰子，根本不可能实现。

不信归不信，咱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2013年我老爸病危，北京各大医院都治不了，其它零件都好好的，就是脑子里边的病没得治，全家一合计，觉得应该为社会做点贡献——捐器官吧。我们把这个想法跟医院一说，主任挺感动，但最后说：不行。为啥？因为没有这个流程。2013年，中国还没有建立全国器官移植库，我当年也是看电视新闻里面一帮医生给某个名人的尸体三鞠躬，然后就捐了，以为真的就是这样。结果其实不行，最后还是都烧了。2015年，在凤凰卫视许戈辉的访谈节目中，她采访了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才说出一部分真相：从1972年第一例移植开始，到2015年1月1日，中国都没有建立公民捐献体系。所以，器官是怎么来的一直是不能说的秘密。近十年以来，大家对这方面的消息接触的多了，信息来源多了，身边等器官的亲朋多了，就发现这里边猫腻还真不少。黄洁夫说的死刑犯器官是一种来源，其它的呢，我没有深入调查，大家可以自己找找可靠的信息来源，而且，他还说，自2015年1月1日起，就不能用死刑犯器官了。听了这话我反而害怕了，那么多患者需求，都怎么解决的？我家里亲戚还每周两次透析，续着命等肾源呢。据医院里的“号贩子”说，可以帮联系肾源，不知道哪来的，配上型才知道价。

我们这边还在着急家人的病，北京又有大活动了——大阅兵，所有我们住长安街附近的都得服从组织安排，不让动煤气，不让出门，完事儿了等通知才能恢复。该说不说，阅兵还真挺壮观的，那飞机坦克导弹，一排一排的从家门口过，但是老点的北京人都明白，1989年那会儿，也是这样过坦克的，啥人命不人命的，他们有枪，你小老百姓就别想翻天。其实我们哪有那个胆子？只求得了病有个地方能治，要换肾排几年能安排上就知足了。我们也看新闻啊，中国、俄罗斯、朝鲜三个头头脑脑走一起，那个亲密啊，说的话都放出来了，现在科技真发达，说能活150岁呢，我心里就琢磨啊，他们说的不停地移植新器官，是哪来的呢？总不能像咱们一样，排队等好几年吧？要是有合适的，配型满足了，但是人家还没死呢，那怎么办？普通人的腰子是否合适，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别说器官了，我同学前几天要输血，还得发朋友圈求助大家去帮忙献血呢。我这只是合理推测，不敢瞎说。我觉着他们应该不会像我们这么难吧？要是供一个每天吃喝玩乐的活到150岁，应该比我们小老百姓用的血和器官多得多吧？有时候真羡慕他们啊，不用活得这么累，但是转念一想，谁家亲人乐意把血和器官给他们？谁不想有个健康长寿的身体呢？这北京城，比起早些年是干净漂亮了不少，过去那些疯子傻子满街拣破烂的都消失了，虽然以前挺嫌弃他们的，又脏又臭，但是现在再仔细寻思寻思，他们都去哪了呢……


最好消息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来电：二十六日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生日。首都举行盛大集会。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根据生理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我們偉大的領袖，我們心中的紅太阳毛主席能享年140——150岁。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紅旗兵团通訊組

1966年12月28日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跪

作者：漠北孤侠 2025 初夏成于名古屋东山下烟雨小木屋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你一跪，	*When you kneel,*
沉鱼落雁，	*Fish sink, birds fall,*
日月失色，	*The sun and moon lose their light,*
天崩地裂。	*Heaven and earth collapse.*
口罩，	*The mask,*
延展三年，	*stretched for three years,*
遮住城郭、乡野与江河湖海；	*covered cities, villages, rivers, lakes, and seas;*
却封不住，	*yet it could not silence*
你的膝盖骨铮铮诉说。	*the clang of your kneecaps speaking.*
你宁折不垂的头颅，	*Your unbending head,*
直刺云霄。	*pierces straight into the heavens.*
哪位大师，有此凌厉刀锋？	*Which master has such a fierce blade?*
三分妩媚，七分剑俏，	*Three parts allure, seven parts sword-edge,*
滔天洪水，冰霜莽莽。	*a raging flood, frost vast and boundless.*
你化作女神，矗立天地。	*You become a goddess, standing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而我，俯身低吟：	*And I, bowing low, whisper:*
让我的膝，与你同跪，	*Let my knees kneel with yours,*
劈开板结千年的盐碱，	*to split the salt-crusted land of a thousand years,*
引地狱之火，冲天。	*and summon hellfire, surging skyward.*

勇士的抗争与国人的道德混沌

作者：汪听雨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最近几天，一个叫做"戚洪"的名字涌入了海外华人的视野，尤其是在民运圈。这位大哥的事迹并不新鲜，但影响力足够大，引起了广泛争议。据我有限的了解，他在重庆大学城通过投影的方式，把"反共标语"打在大楼墙面上，希望在93阅兵前把"自由的火种"传递给年轻人。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异议人士大V纷纷转发，称赞戚洪有勇有谋。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比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政治庇护！"、"他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他还在中国的亲人（他的母亲还在国内）？"、"他要是真在中国反抗还是条汉子，全家人跑路就是自私自利！"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原本以为只是中共水军带风向，普通人不会被这种话术蒙蔽，哪知道我的一些网友也开始发表负面评论。我和这些网友互相关注多年，十分确信他们不是五毛水军，也明确知道他们对中共体制非常不满，但依然对投影行为十分不认可。我这才意识到，面对反抗极权，很多国人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因此很容易被水军带风向，将抗争者污名化，从而在舆论上抑制类似的抗争，降低维稳成本。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逻辑掰开揉碎，把事实与逻辑梳理清楚，由简入深，一步一步推理，论证戚洪的行为不但无可指责，还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勇士

我们拿几位知名度高、普遍获得好评的异议人士来对比。比如刘晓波、阮晓寰（编程随想）、彭立发（彭载舟）。和戚洪相比，最大的区别，也是水军们最容易抹黑的点在于：前者都已坐牢、受尽虐待，甚至刘晓波死在了狱中，而戚洪选择了保全自己。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规定勇士/抗争者必须殉道，必须抱着自杀心态去抗争呢？难道英雄不能在实现目标后，或深藏功名，或名声显赫，或安享晚年？如果要求抗争者必须准备好去死，或者彻底失去自由，那么抗争的人还能剩下多少？抗争的人越少，对谁越有利？

（二）极权的崩塌不在于一个神迹，而在于无数普通人的行动

水军又说了："他这么搞能改变什么？共产党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出倒台。"没错，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能，白纸运动也不能，放一个反共投影更像是在大海里投下一颗小石子。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极权政府的倒台，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点滴抵抗累积而成。比如波兰，最初只是工人在造船厂罢工，要求工会独立和改善生活条件。后来"团结工会"逐步壮大，成为全国性民主运动。起初的诉求并非推翻政权，而是争取基本权利。但正是这些普通工人的坚持，撬动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再比如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下令，而是长期的经济困境、知识分子的启蒙、地方民族的独立诉求，以及一次次普通人拒绝配合体制的行动，最终让庞大的政权土崩瓦解。抽象来说，让极权和平瓦解，要满足一个不等式：统治的成本＞统治的收益。当政权发现维持统治的成本太高时，它会逐渐退缩；它的退缩导致民间力量壮大，最终由民主力量取代独裁。戚洪以及类似行动，客观上推高了中共的维稳成本——比如在政府活动前要派出大量人手逐个排查酒店，即使没活动也要定期检查；购买某些设备需要实名登记并被追踪；住酒店要被搜包，引发社会摩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提高了维稳成本。但高压维稳不可能无限持续，在资源枯竭时必然退缩，而成本越高，这个时间点来得就越快。因此，那种认为"小事抗争没用"的思维，

客观上反而降低了维稳成本，延长了中共的统治。

（三）认识因果关系

这一层是我的一些网友想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被带风向的角度。他们会质疑，为什么戚洪不在生意做得好的时候去抗争，为什么非要在生意做不下去了才搞这么一出？问题来了，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人生活过得顺风顺水，吃饱了撑的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挑战政府？恐怕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精神上出问题了。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人生发展不顺，思考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从而想要改变国家制度呢？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样的人才是绝大多数。这就是人"穷则思变"的本性，这就是因果关系。期待一个人生赢家去冒险毁掉人生，或者期待人生逆境的人们全部内在归因，认为"我过得不好全是因为我不努力"，从而不去思变，不去改变环境，这两种思维都缺乏对人性的认识。

还有一个说法是，"勇士应该保护他人，而不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抗争，这样很自私"。我认为保护他人的人当然是勇士，但是牺牲他人的人依然也可以是勇士。假设存在一支地下反抗组织，勇士作为领头人，肩负着领导所有成员的责任，有一项必死的任务，需要一个人执行。如果勇士去了就死了，很有可能刚建立起来的组织就群龙无首开始内斗了，那么勇者必须下决断到底谁去送死。如果勇者选择让他人去死，自己没有去死，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勇者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或者无意义的？再比如，很多中国人学过语文课文《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带头造反，追随他们的农民很有可能全都会死，那么是不是陈胜吴广本着大无畏的精神，不挑动广大农民造反，就靠他们原本几百人的队伍对抗全体秦朝军队？

如果真的追求一种，"所有的行为都不能损害到别人的态度，否则全都是自私自利，不算勇士"的话，推导出来最自私的人应该是刘晓波，阮晓寰，彭立发这些传播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文字，思想没有被广大顺民阅读到的话，很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抗争思想，他们会觉得中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遭遇的任何坏事都是自己不努力或者极小部分贪官害的。看见不公平的事会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日子能过就过，不去想自由民主这些有的没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些传播"害人"思想的异议人士，遇到不公会思考是不是制度要改，看见不公心里会愤怒，从而搞得祸从口出，更有甚者做出一些当局无法容忍的事，把自己人生毁掉，自己子孙三代进不了体制，父母养老金被无故克扣。他们的思想传播得越广，对他人的损害程度是不是越大？看吧，没有刘晓波之流，在源头上就阻止了产生更多异议人士，这样他们会过上平凡的人生，他们不会闹事，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做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在中共眼里，真的太完美了，所以，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说法，最大的受益者看下来是中共？

（四）无辜者因你而死，都是你的错？

我想起某本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大反派以一颗星球的普通人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挟主角投降，否则就要直接摧毁整颗星球。大反派边要挟，边开始试图用语言摧毁主角的抵抗意志，比如，"这些人死了，全都要算在你头上！"，庆幸的是，主角不为所动，对大反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因为他明白，如果接受了胁迫，那么获胜的永远是更加无耻的人。部分国人可悲的一点是，从小接受的社会化训练让很多人面对这种无辜者遭殃归因问题，本能地归因到"间接"责任人身上。我小学时候，老师会因为个别同学不守纪律，进而把全班留堂，放学后全都不准走。接下来，老师会开启批斗模式，通过批评个别同学，进而引申出全班同学都有责任，因为全班是一个"集体"。要是老师心情再差一些，她们会开批斗大会，让同学写小纸条，写出班里最不守纪律的坏分子，然后把名字最多的同学拉到讲台上人格侮辱。那时候绝大多数小学生，心里想的不是质疑老师为什么搞连坐，为什么要这么践踏个别同学的尊严，他们心里想的是，都怪那几个害群之马，搞得自己被牵连。他们的意识里，只要那几个害群之马同学从此遵纪守法，自己就可以免于被留堂，至于连坐制度对不对，他们不会思考，因为连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发现，网上骂他的人首先骂的就是他自私自利，不顾及家人，因为在逻辑上就已经把连坐制度潜移默化地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规则，第一时间的感受不是骂中共无耻，而是怪罪引发"连坐"的人。

（五）人人都是代价，混沌的道德

我们再说回代价。又有人说，"我支持抗争，但是不支持会大面积波及无辜者的抗争，我痛恨中共，但是不希望抗争者像中共一样把他人作代价"。投影事件后，酒店跟卖投影仪的会遭殃，他们成了抗争的代价，这么说来这个勇士太坏了，拿别人当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退一万步讲，抗争者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反问一下，高考时提升一分，比下千人，这一千人当中肯定有几个比你更需要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找工作时比其他候选人表现突出，刷下了其他候选人，没准其中有几个人比你更需要工作，要是再找不到工作就流落街头了；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被裁员的员工成了公司活下去的代价，是不是裁员就是邪恶的？这些行为都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失，岂不是都应该受到指责？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存在着一个人获益导致另一个人"受损"，为什么偏偏行使了言论自由被冠上了"极

度自私"的标签。有人说因为他违法了，因为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就又绕回到了恶法是否非法，是否默认恶法的合理存在的问题。违反恶法把其他人作为代价实现私利是不是应该批评的？如果选择应当批评，那么批评者就站在了高墙的一边，并且在捍卫高墙，这将绑匪放在了道德高于抗争者的地位，因为绑匪永远可以用恶法来合理化绑架行为，而抗争者永远处在道德的不利地位。

（六）庇护的逻辑与个体的逻辑

最后说个边边角角的问题。有人说戚洪参与过方舱建设，非法拘禁过民众，所以他是加害者，不是受害者，不应当获得庇护。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抗争者的道义地位"与"个体是否应获庇护"这两个层次。抗争行为无可指责，但若抗争者个体之前确实参与了迫害，自然可以由移民官和法官审查，如果坐实，可以拒绝庇护。因为只要是因抗争遭迫害或者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原则上都符合国际公约里庇护的条件。

（七）总结

愿有一天，更多的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抗争的逻辑，不再被"连坐"思维和水军话术牵着鼻子走，不再轻易把本该归因于施暴者的恶，转移到反抗者身上。愿人们能明白，极权的瓦解从来不是一场神迹，而是无数普通人一次次不完美的行动累积的结果；愿人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指责与道德裹挟中，分清谁才是加害者，谁才是勇敢的抵抗者。若不能如此，我们将一次次重演同样的悲剧：真正的勇气被污名化，真正的恶行被合理化，而国人依旧困在混沌的道德观里，自以为守住了"善良"，却在无声中为高墙添砖加瓦。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and the Moral Confusion of the People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Qi Hong's projection of anti-CCP slogans onto buildings in Chongqing illuminates not only the bravery of one dissenter but also the deeper moral confusion of a society conditioned by authoritarian rule. His simple act of projecting words onto a wall provoked both admiration and denunciation. Many saw ingenuity and courage, yet others quickly condemned him as selfish, opportunistic, or irresponsible toward his family. Such reactions reveal how authoritarian systems succeed not merely through fear and censorship, but by shaping citizens' moral instincts in ways that redirect blame from the perpetrators of repression onto those who dare to resist.

Qi Hong's action, while modest in scale, represents something significant. The downfall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has rarely been triggered by a single decisive event; rather, i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many small and imperfect efforts that eventually undermines the machinery of control. His projection forced local authorities to expand surveillance, conduct intrusive inspections, and heighten preventive measures—all of which increase the cost of repression. Each additional burden weakens the system's long-term stability, demonstrating how seemingly minor acts can contribute to larger cracks within authoritarian power structures.

Critics who dismiss him for acting only after encountering personal hardship mis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resistance. It is often when ordinary people face adversity—when livelihoods collapse, when opportunities vanish, when survival becomes uncertain—that they recognize systemic injustice and decide to oppose it. This does not make their actions opportunistic; it reflects the human condition, where suffering sparks reflection, and reflection nurtures courage. To insist that only the successful or privileged may challenge authority is both unrealistic and deeply unfair, narrowing dissent to a near impossibility.

Moreover, demanding martyrdom as the sole legitimate form of resistance is a trap that ultimately serves authoritarian interests. Figures such as Liu Xiaobo are remembered precisely because they sacrificed everything, but if every dissenter were required to follow this path, resistance itself would quickly vanish. Survival, too, has value: it allows dissenters to continue speaking, organizing, and inspiring others. Courage does not need to equal suicide; it can also mean persistence, creativity, and the refusal to be silenced.

Some critics even attempt to delegitimize Qi Hong's asylum claim by pointing to his previous involvement in state projects. Yet international law is clear: the decisive factor is persecution, not moral purity. One may scrutinize his past, but the legitimacy of his act of dissent remains intact. To conflate the two is to let authoritarian narratives weaponize moral judgment against those who resist.

Ultimately, Qi Hong's projection should not be reduced to a stunt. It was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broader struggle against repression, showing how even limited acts of defiance can ripple outward and alter the balance between ruler and ruled. The true moral burden rests with the regime that criminalizes expression and punishes dissent—not with the individuals who resist. Overcoming the entrenched moral confusion that condemns imperfect courage is itself part of dismantling authoritarianism. Only when societies learn to distinguish clearly between oppressor and resister, and to value every spark of bravery, can the cycle of fear, silence, and complicity begin to break.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谁养活了谁?

作者：华一言（大陆）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一千年前，宋太祖赵匡胤有言：官吏所食，皆百姓之俸；官吏所享，皆百姓之养。彼时，凡衙门门口，必立石碑，其上镌刻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言振聋发聩，提醒为政者：权自民出，禄由民供。

然而，千年之后，竟有人反言：“是我们养活了十几亿人，解决了他们的吃穿问题。”此言何其荒谬！

须知，江山之基，系于黎庶；国家之盛，赖于民力。田畴之稼，皆农夫汗水所滋；工厂之火，皆工人辛勤所燃；商贾之智，亦为繁荣所添。是亿万人民，以辛劳与智慧，铸就今日之繁华。岂容倒果为因，将本为职责之事，妄称为恩赐？

“养活十几亿人”之狂语，不只是对百姓血汗的亵渎，更是对历史真义的颠倒。此种心态，暴露出某些权位者的骄矜与轻慢。他们忘却了：权力，乃人民所授；职责，乃为民谋利。为政者非救世之主，不过是人民的公仆。所谓“解决吃穿”，并非恩典，而是人民以血汗与创造力换来的成果。

国家之责，在于为人民开拓道路、营造条件，使人人皆可凭借勤勉，成就尊严而幸福的人生。若有将人民功劳据为己有者，实乃对民心的不敬，对历史的背叛。

Who feeds whom?

Over a thousand years ago, Emperor Taizu of Song warned officials that their salaries came from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Today, some boast that they “feed over a billion citizens,” a claim that inverts cause and effect. Prosperity is created not by rulers but by the labor and wisdom of the people. Power is granted by the people, and officials are but their servants—not benefactors. To call governance an act of “feeding the masses” is to insult the people’s toil and distort history. True leadership lies not in claiming credit for the people’s survival, but in building conditions where dignity and livelihood arise from their own hard work.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写给春天

作者：漠北孤侠 编輯 Gloria Wang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你浅笑微蹙
抖落一身枯枝残雪
奔涌不息的青藏高原
徐徐而来溯寒而上
千年的冰川 颤慄
给你最滚烫激烈的拥抱
你嫩芽炸出
就那么一抹
无星无月的冬夜厚黑
朝阳爆燃 残雪染血
你的灵魂溯溪而上
不死鸟鸣翠 万物雀跃
你这精灵啊 我的女神
怎样欢呼你
怎样颂唱你
压抑了千年的嗓子
冲破四野的铁壁

如婴儿啼响
昭告世界

为此

守候了千年
积蓄了千年
孕育了千年
背负千年的黑暗
背负千年的死沉

只为
破冰而出
在春天

信仰与沉默之间：活摘器官的罪恶与良知的觉醒

——参加第 752 次茉莉花行动 抵制中共非法器官移植好莱坞大游行有感

作者：陈婷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在洛杉矶好莱坞的阳光下，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信仰者静静站立在星光大道的街角。他们手中的展板上，是一幅幅难以直视的画面：儿童被关押在铁笼里、青年赤裸的身体上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疤、母亲的哀嚎穿越海洋。这些图像并非艺术创作，而是源自真实的罪恶——对信仰群体活摘器官的系统性迫害。

我也站在人群中，手举着一块写有“STATE ORGANS”字样的展板。这是一部记录活摘器官的纪录片，更是控诉极权对肉体与灵魂双重戕害的证据。在人流如织的好莱坞大道上，我们不为吸引目光而站立，只是为了让沉默被打破，让被迫害者的声音穿透商业与娱乐的喧嚣。

在佛教教义中，“波旬”是迷惑众生、阻碍成佛之路的魔王，其特征并非外形狰狞，而在于善于伪装、扭曲真相。它往往披着正义、发展、安定的外衣，行压制、屠戮之实。在今天，某些政权的行为恰似波旬：以强大国家叙事掩盖恶行，以爱国之名打压宗教自由，以秩序

的名义摧毁个体尊严。真理、慈悲、觉醒都成为待审之物，正如堪布索达吉所言：“世间最难对治的敌人，是披着利众外衣的嗔与痴。”

活摘器官，已非单纯政治问题，而是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行径。它以医院的名义进行，却抛弃了医学的伦理；它以司法的程序伪装，却无视了生命的尊严。若一个政权能系统性地对异见者、修行者进行活体摘除器官牟利，那么，这不仅是恶政的体现，更是堕入地狱行径。佛法教导众生尊重因果、慈悲众生，而这样的行为却是在颠覆因果、贩卖恐惧。

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该沉溺在“政治复杂”的借口中逃避讨论。那些活生生的个体，不是统计数字，而是与我们一样会哭、会痛、会求生的同类。他们的器官被冷冰冰地列入配型数据库，他们的信仰成了定罪的理由，他们的身体成为国家机器下的可供交易的资

源。

而我们，作为信仰者、作为知情者、作为仍能自由表达的人，是否还能保持沉默？是否能对眼前的真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如索达吉堪布在《入菩萨行论》开示中所言：“真正的勇士，是不随八风所转的人。”面对波旬，不是以愤怒回应，不是以仇恨抗衡，而是以正知正见之力，安住于慈悲之中，持续发声，不为己利，只为破除迷雾。

这场请愿活动并不喧哗，也不激烈。人们只是静静站着，一小时、两小时，向路人递上传单，向记者讲述真相。我们明白，这种做法也许不会立刻改变世界，但它或许能为经过的人种下一个觉知的种子。就像佛法中所言：“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智可灭万劫痴。”哪怕只有一人因此去查阅、思考、共鸣，这便不是徒劳。

当日，一位美国游客在展板前停下许久。他轻声说：“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他的眼神中有震惊，有不安。我递上传单：“真相可能令人不适，但它能让你自由。”这是一次心灵的碰撞，也是一次微光的传递。我们不求辩赢，不求掌声，只愿守护那一点点尚未熄灭的人性火

种。

佛教讲缘起，信仰讲觉醒。我们愿意站在星光大道上，不是为了抗议一个国家，而是为了回应一个灵魂的呼唤。不是为了谴责一种体制，而是为了捍卫生命的不可侵犯。这不仅仅是政治立场的分野，而是人类基本价值的底线。

索达吉堪布在其多次讲法中提到："恶行最终不能战胜真理，暴力也不能灭掉慈悲。"当我们以非暴力的方式发声时，我们并非软弱，而是选择了一种更深刻的坚强。即使面对冷漠与误解，我们依然要守住信仰的核心。

在这个世代，宗教自由已不再只是抽象的权利，而是抵御巨大黑暗时每一个人内心中所持有的明灯。愿我们都能做这盏灯的守护者。

愿被伤害的众生得安慰，愿施害者早日醒悟，愿更多的人看见真相，愿信仰成为穿越黑暗的力量，而不是沉默的陪葬品。

Faith and Silence: Exposing the Crime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 Reflections on Joining the 752nd Jasmine Action March in Hollywood

At a peaceful march in Hollywood, faith practitioners stood quietly to expose the CCP's crime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Holding banners and images of victims, they reminded passersby that behind entertainment lies unspeakable brutality—people targeted for their beliefs, their bodies reduced to commodities by a regime cloaked in the language of "stability."

In Buddhist teaching, silence before injustice is a form of consent. True courage is not violent retaliation but the compassionate act of speaking truth, even when the world looks away. Each leaflet and image becomes a seed of awareness, challenging the machinery of repression.

Though small in scale, the march carried universal meaning: faith and conscience cannot be censored, and silence in the face of evil is itself a betrayal of human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沉默与觉醒之间

谁养活了谁？千年前碑石上镌刻的字，"民脂民膏，下天唯欺"，却在今日被颠倒成施恩的狂语。他们忘了，江山是黎庶的血汗筑成，政者只是寄生其上的影子。

有人跪下，膝盖骨铮铮作响，比刀锋还锐利，三分媚骨，七分剑俏，在黑夜中点燃雷霆，唤醒沉睡的心灵。

有人投影，把真相刻在墙壁，光束在夜空中闪烁，是火种，也是孤独，却让维稳的铁墙增添一条裂缝。

有人举牌，在异国的阳光下，沉默而坚定，揭露活摘的血腥，守护信仰的尊严。那一刻，慈悲与真相比喊叫更洪亮。

有人写诗，写给春天，写给即将破冰的种子，写给压抑千年的嗓音，如婴儿的啼哭，昭告天地：自由不是施舍，良知不是奢侈。

我们看见了，勇士的抗争与国人的混沌，看见有人指责、有人旁观，也看见有人挺身而出，用最不完美的姿态，托起最沉重的希望。

于是，八千声音汇聚成一首歌：它唱着春天，唱着血与泪，唱着不屈的灵魂与良知的觉醒。它说：真正的敌人不是失败，而是冷漠；真正的希望不是神迹，而是无数个你和我，不再沉默，不再低头。

美西美东反共车队大游行

—— 呼吁全球追责与索赔中共

作者：刘敖　编辑：林小龙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校对：熊辩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有数百万人因病毒丧生，无数家庭失去亲人、经济陷入绝境。研究与调查多次揭露，中共在疫情初期隐瞒事实、误导世界，使防疫的黄金时间白白流失，导致全球付出惨痛代价。

当地市长 Lori Blong 发表演讲

2025年9月，反共美东行车队带着“中共病毒二世”巨型雕塑从加州出发一路向东，主张提出疫情不是天灾，而是一场“人祸”。中共的掩盖与谎言，是对人类自由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而国际社会若继续沉默，未来还可能面临更多灾难。

这场车队行动不仅是一场跨越美国东西部的游行，更是一场跨越国界与民族的良知呐喊。组织者强调，疫情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更是中共隐瞒与操控带来的人类浩劫。车队的使命，就是要提醒世人：如果不追责，中共将一再重演掩盖与推卸的恶行；如果不索赔，世界的受害者将永远得不到公义。

此次游行的目的是敦促美国政府坚决制裁中共在美的政治渗透与长臂干涉；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共追讨疫情赔偿，让受害者得到正义回应；呼吁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只有当中国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时，类似的灾难才可能真正避免。

近日，游行在美国持续推进。数十辆贴满标语与旗帜的车辆，从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出发，跨越数千英里，途经拉斯维加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驶入德州米德兰市。一路上，车队高举“追责中共、索赔病毒”的口号标语，以视觉冲击与震撼声势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围观。

在米德兰，当地政要、市长、州参议员以及宗教界代表出席活动。米德兰市长 Lori Blong 表示：“真相与公义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米德兰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正义行动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疫情背后的真相。”德州州参议员 Kevin Sparks 强调：“疫情带来的苦难不容被遗忘。美国必须采取坚决行动，多方面制裁中共的渗透，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尼希米政府学校领袖 Eliel Rosa 呼吁：“人类必须从这场悲剧中吸取教训。勇敢发声，揭露真相，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五月花教堂牧师 Moses Pan 与 Darin Wood 牧师 一致指出：“信仰的核心是捍卫真理与自由。作为牧者，我们呼吁全美民众支持追责与索赔，让公义如滚滚江河，冲破黑暗的谎言。”共同要求中共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性灾难承担责任，并呼吁美国政府实施多方面制裁，抵御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渗透与长臂管辖。现场不仅有热烈的掌声和支持，也有许多民众主动上前表达认同：“这场行动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车队沿途吸引了众多居民围观，参与者们不仅展示巨型雕塑，还向路人解释其象征意义，讲述疫情溯源与中共隐瞒的真相，激励更多人加入追责活动，共同发出反共呼声。当车队驶过拉斯维加斯大道时，巨大的病毒雕塑成为游客瞩目的焦点。活动发起人、雕塑家陈维民先生说：“我看到许多人抬头凝望，那一刻，他们可能会想起疫情中失去的亲人。我们必须提醒世界，只要中共的独裁存在，类似的悲剧就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的车队，不只是行动本身，更是替无数逝者呼喊的声音。”

车队现场实拍

来自纽约的柳翔驾驶VAN横跨数千英里加入。他说：“我的车上写着 CCP Get Out of America 。”沿途的美国人纷纷竖起大拇指支持，有人走过来说，他们知道中共在购买美国土地，也理解我们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这不是普通的游行，而是一场良知与正义的见证。每一

当地议员 Kevin Sparks 发表演讲

英里都代表着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暴政的抗议。

民主人权联盟负责人史庆梅解释，为什么选择拉斯维加斯作为美东行首站："那里华人多、游客国际化。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中共制造的病毒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却从未赔偿。我们呼吁沿途城市拿起法律武器，起诉中共，追讨赔偿。"

在德州米德兰的集会上，刘晓玲回忆现场气氛："烈日下，汗水不断滴落，但大家的热情被演讲点燃。掌声、呼喊此起彼伏，这是一次良知的集结，是对正义的坚守。真相不能被掩盖，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我们的力量终将改变世界。"

这场跨越美西美东的车队游行，象征着自由与正义力量的汇聚。车队成员、地方政府与宗教界人士一致强调，中共掩盖真相与推卸责任的背后，是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本质，而这给世界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车队代表们强调：我们不反对中国人民，而是反对践踏人权、操控世界的极权政权。面对疫情隐瞒、跨境迫害和渗透民主社会的威胁，大家必须行动起来：呼吁美国政府调查中共责任、保护海外异议人士、推动全球防疫透明机制。

"自由的代价是坚持真相、捍卫正义。我们的车队不会停下，直到真相大白、正义伸张。"——这是参与者们共同的誓言。

傅希秋牧师在介绍办公室中陈列

West–East U.S. Anti-CCP Convoy: Demanding Global Account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Since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2020,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cealment and manipulation caused millions of deaths and plunged the world into social and economic turmoil. By silencing whistleblowers, destroying evidence, and mislea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CP squandered the crucial early window for containment, turning a local outbreak into a global catastrophe.

In September 2025, an anti-CCP convoy traveled from California to the East Coast with the striking "CCP Virus II" sculpture, symbolizing the man-made nature of this disaster. Along its thousands of miles, the convoy rallied support from citizens, local officials, religious leader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Mayors, state senators, and pastors publicly affirmed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urging stronger sanctions against the CCP's political infiltration and long-arm influence in America.

The convoy was more than a protest; it was a moral outcry. Through banners, speeches, and public testimony, organizers demanded that the CCP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that victims worldwide receive compensation. They stressed that ignoring responsibility will only embolden the regime to repeat lies and cover-ups, exposing the world to future crises.

This action served as both a remembrance of those lost and a call to defend universal values. Participants emphasized that the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gainst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that endangers global health and freedom. Their vow was clear: the convoy will not stop until the truth is revealed and justice is achiev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墨写的谎言

—— 掩盖不了鲜血记录下的历史

作者：袁崛　编辑：赵杰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熊辩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中共在北京举行盛大阅兵，甚至邀请台湾退役国军将领参加。亲共侨团在洛杉矶也以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为名，举办“黄河大合唱”演唱会，邀请海外华人及国军后代参加，其中包括“投降将军”张治中女儿张素久。通过一系列的操作，中共俨然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然而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历史，中共不仅不是中华民国八年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反而是国民政府领导下全民族浴血奋战的阻碍者、破坏者！这样一个靠出卖民族利益非法窃取政权的组织，没有资格来纪念这场全民族浴血奋战赢来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吗？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又靠这二者维系专制统治，深知虚假宣传的重要性。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华民国国军组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大的战役22次，200多名将军战死，伤亡将士360多万①，如此惨痛的牺牲却被中共用虚假的宣传所掩盖。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共不仅不与日军正面作战，反而积蓄力量，与国军抢夺地盘。毛甚至派潘汉年、袁殊与日本领事岩井等人暗中联络，制定“联日反蒋”的策略②。在安徽、浙江等地驻守的新四军暗中袭击国军，拒绝蒋中正委员长的调令才是造成“皖南事变”的真正原因。八年抗战中共越打越强，军队规模由抗战初期的约5万人，发展到1945年超过100万人，拥有两百多万民兵，并通过“解放区”控制了将近一亿人口，呈现出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的显著增长。这得益于毛泽东“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③的指导思想，中共在敌后根据地进行武装力量的迅速扩张。实际上八年抗战中，中共能够宣传的就是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真相是平型关只是一场伏击战，属于山西战区阎锡山领导下太原会战的一部分；百团大战也是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目标，总指挥彭德怀还因过早地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而遭到毛泽东批评。

中国民主党人郑伟高举中华民国国旗

1949年后中共通过扭曲历史，丑化国军英勇的抗战经历，来掩盖和否认中华民国国军通过惨烈的牺牲加上美欧盟友的帮助才赢来卫国战争的历史真相。历史教

中国民主党人王乃一、杨皓、赵杰、朱晓娜等在现场抗议

科书、电视剧中都是国军见到日军就逃跑的场面，蒋介石对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也一直在流传！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面对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抗战的真相，大陆出现了"民国热""国军热"，中共仍然以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为由批判公众"美化及夸大国军抗战的历史作用"！④

中共为什么要纪念抗战？中共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得益于八年中"上山观虎斗，下山摘桃子"。受毛泽东"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思想指导下的

中国民主党英文部长郭斌发表英文演讲揭露中共 假抗战真统战

中共军队养精蓄锐，在国共内战中如下山猛虎，三年时间就将在国力虚弱影响下又"疲战、厌战"的国军打得无还手之力，不得不撤退台湾。 毛在1950年代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成员佐佐木更三等人时发自肺腑地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的几十年内，抗日战争并不是中共爱国宣传的重点。一是因为抗战结束并没有多久，社会大众仍然有深刻的历史记忆；二是那时中共对抗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及败退台湾的国民政府，于是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成了宣传的主角，黄继光、邱少云等人家喻户晓。1976年"文革"结束，中共转为以"经济建设"为纲，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民族主义"成了维护专制统治的一块护身符。通过强硬地对外表达立场，中共将自己塑造成为民族利益的"合法代言人"。近些年来，战狼外交强势兴起，历史上曾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创伤的日本侵华战争成了中共用来激发民族情绪，煽动民众恨日、仇日的不二法门！中共通过纪念抗战、长年累月的抗日神剧、新闻及抖音等自媒体上的宣传，巧妙地让广大民众将抗战纪念与中共作为民族利益代言人联系起来，从而无条件地拥护中共极权专制统治，这才是中共要高调纪念抗战的真正目的！

8月23日，中国民主党人携手洛杉矶民运界人士一齐出现在迪士尼音乐厅门口，抗议中共"假抗战 真统战"，揭露中共虚假的抗战宣传及丑陋的统战行径！近百名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抗议者聚集音乐厅，高举中华民国国旗和美国星条旗，并展示各种抗议标语："假抗战 真卖国"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

中国民主党及洛杉矶民运界人士合影留念

军""内外勾结 屠戮同胞""中共不灭 中国不安""要做中华儿女 不做马列子孙""中华民族永不倒 马列邪教必灭亡"等标语，喊出了抗议中共异国统战的最强音。抗议者发表演说，唱"英雄勋章""中华民国颂"等歌曲，并向参加统战演唱会的华人同胞喊话，向他们宣传抗战的真相，呼吁他们一同抵制中共的"假抗战 真统战"。在场华人纷纷竖起大拇指，并对抗议者不吝赞扬之词。中国民主党人及洛杉矶民运界人士发出时代最强吼声，绝不让中共的统战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灯塔国肆无忌惮地横行！

Ink-Written Lies Cannot Bury Blood-Written History

On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CCP staged a grand parade in Beijing and even invited retired KMT generals from Taiwan. Overseas, pro-CCP groups held concerts under the banner of "commemorating victory," attempting to rewrite history and portray the Party as the true pillar of resistance. In reality, the Nationalist Army fought 22 major campaigns, lost over 200 generals, and suffered 3.6 million casualties, while the CCP largely avoided direct combat, expanded its forces, and pursued Mao's strategy of "one part resistance, two parts delay, seven parts development."

On August 23,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members and pro-democracy activists gathered at Los Angeles' s Disney Concert Hall to denounce the CCP's "false resistance, true united front." Nearly a hundred protesters raised Republic of China and U.S. flags, chanting slogans such as "An inch of land, an inch of blood; ten thousand youths, ten thousand soldiers" and "Down with the CCP, save China." They exposed Beijing's propaganda and called on overseas Chinese to reject the Party's distortion of histo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注释：

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 — 对日抗战 . 绪编（三）》

②：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博士 2016 年《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

③：1941 年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问题档案》

④：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5 年 8 月 23 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郭洋《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

⑤：《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716 页版本）P.532 -545

声援山东省政治犯，捍卫言论自由

—— 第 753 次茉莉花行动

作者：李聪玲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校对：熊辩

2025年8月30日下午3时，第753次茉莉花行动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外如期举行。炎热的夏日丝毫未能阻挡民主人士与人权捍卫者的脚步。数十位参与者手举横幅与标语，齐声高呼口号，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在山东的政治犯，结束一切对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迫害。

现场人群庄重而坚定，他们高举着“中共必须释放山东政治犯”“捍卫言论自由”的横幅，以及印有政治犯照片的标牌。被声援的名单包括：孙文广、吴亚楠、王丽珍、丰晓燕、高兟、贾国玺、曾凡锦。这些名字不仅代表着具体的个体，更是中国社会中一股不可磨灭的良知与勇气。

山东历来是中共打压异议最为严厉的地区之一。在山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活跃着一群以良知和勇气对抗极权的人，他们的遭遇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沉重现实。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公开纪念“六四”、致信习近平呼吁民生，被强行失踪七年，生死不明；南开大学副教授吴亚楠，因支持白纸抗议学生，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从此下落不明；艺术家高兟用作品揭露毛泽东与文革的荒谬，却因“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遭到拘押；《零八宪章》签署人贾国玺，因呼吁宪政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长期关押；山东淄博访民王丽珍，因坚持为父伸冤并声援他人，多次被以“寻衅滋事”打压；郓城公安原指导员曾凡锦，实名举报腐败却换来十年重刑，揭示了体制内同样没有安全；临沂前人大干部丰晓燕，因批评体制腐败和支持民主，被拘捕并被关进精神病院。

他们并非罪犯，而是公民社会的脊梁。他们的名字，连接起知识分子、艺术家、普通民众甚至体制内良知者，共同构成中国对自由、民主与公义最真实的呼喊。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没有犯下任何真正的罪行，他们只是履行了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责任——监督权力、讲述真相、捍卫人权。正如现场标语所写：“言论无罪，良心犯无罪”。

主持人马群和杨皓在活动发言中指出，中共一贯滥用“寻衅滋事”、“颠覆国家政权”等政治性罪名来打击那些勇敢说出真话的人。山东的案例再次表明，中共对社会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依旧怀有极度恐惧。中共试图通过恐吓、关押甚至酷刑，让民间保持沉默。然而，正因为这些打压，反而让世界看清了它的虚伪。它自称“人民的政权”，却害怕人民表达意见；它自称“依法治国”，却动辄捏造罪名，剥夺无辜者的自由。

知名民权活动家、被誉为“盲人维权律师”的陈光诚先生亲临现场发表演讲。他回顾了自己因揭露中国基层黑暗而遭受的长期迫害，强调山东的政治犯们正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陈光诚指出：“中共害怕人民的觉醒，更害怕真相的传播。孙文广、吴亚楠这些人，不是罪犯，而是民族的脊梁。他们被关押，正说明中共政权的虚弱和恐惧。中共的恶是自上而下的，我们不应对中共抱有一丝的希望。只有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才能迎来自由和民主。”

他的演讲赢得了现场一阵阵掌声和口号。许多人表示，陈光诚的到来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信心，也让外界更加关注山东政治犯的处境。

在活动中，参与者们一遍遍高呼：“释放所有政治犯！”“中共暴政必亡！”“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声音虽在海外，但却跨越了国界，传递到了中国大陆。今天我们在洛杉矶声援山东的政治犯，但我们的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山东。我们要释放所有在中国各地因言获罪、遭迫害的人，茉莉花行动的持续举行，正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抗争。只要中共的暴政存在，茉莉花行动就不会停息。

自由表达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也没有公正的社会。组织方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媒体继续关注山东政治犯的处境，并将这些案件纳入与中共对话与施压的议程之中。没有人该因表达思想而入狱，没有人该因坚持信仰而被迫害。

本次活动负责人倪世成在最后再次强调："我们要为孙文广、吴亚楠、王丽珍、丰晓燕、高兢、贾国玺、曾凡锦，以及所有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良心犯呼吁！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共的独裁与迫害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只有当中国获得自由，世界才能真正安全。"

第753次茉莉花行动在洛杉矶的街头圆满结束，但抗争的火焰已点燃在无数人的心中。从山东到全中国，从中国到世界各地，捍卫自由与人权的呼声愈发响亮。

Voices for Shando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Defending Free Speech

The 753rd "Jasmine Action," held on August 30, 2025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once again spotligh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ystematic assault on free expression and civil rights. Despite the intense summer heat, dozens of democracy activists, rights defenders, and supporters gathered with banners and placards demanding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Shandong's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names and faces displayed—Sun Wenguang, Wu Yanan, Wang Lizhen, Feng Xiaoyan, Gao Shen, Jia Guoxi, and Zeng Fanjin—stood not only for individual suffering but also for a broader truth: that conscience and dissent in today's China are punished rather than protected.

Shandong Province, long notorious for harsh crackdowns, has become emblematic of this repression. Sun Wenguang, a retired professor, was abducted and silenced after commemorating June Fourth; Wu Yanan, a scholar, was forced into a psychiatric hospital for supporting student protesters; artist Gao Shen was charged with "defaming heroes" for works exposing Mao-era absurdities; Charter 08 signatory Jia Guoxi faced years of imprisonment for promoting constitutional reform; petitioner Wang Lizhen endured repeated detention under "picking quarrels" for her persistence in seeking justice; former official Feng Xiaoyan was punished for criticizing corruption; and whistleblower Zeng Fanjin, a police officer who exposed misconduct, was given a decade-long sentence. Together, their cases reveal how fabricated charges such as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endangering stability" are weaponized to silence voices of truth across Chinese society.

At the rally, chants of "Fre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Down with CCP tyranny!" rang out. Renowned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delivered a powerful speech, recalling his own persecution and stressing that the detained are not criminals but the true moral backbone of the nation. He argued that their imprisonment demonstrates the regime's weakness and fear of awakening conscience. His words electrified the crowd, which responded with repeated calls for solidarity and justice.

The demonstrators also underscored that the issue transcends Shandong. It represents a national crisis of human rights where every voice of dissent is met with intimidation, imprisonment, 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rganizers remind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silence in the face of such repression only emboldens authoritarianism. They appealed to governments, NGOs, and global media to highlight these cases, demand accountability, and integrate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to diplomatic engagement with Beijing.

Ultimately, the 753rd Jasmine Action embodied both defiance and hope: defiance against the CCP's fear-driven suppression, and hope that persistent, visible acts of solidarity can erode authoritarian control. By projecting the voices of Shandong's prisoners onto an international stage, participants affirmed a universal principle—that freedom of speech is a fundamental right, and no regime can claim legitimacy while silencing its own people. So long as political prisoners exist, the Jasmine Action will continue as a weekly reminder that conscience cannot be crushed, and the pursuit of justice will not be silenc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自由没有国界

—— 华人志愿者的乌克兰前线见证

作者：胡丽莉　摄影：关永杰　袁强　何宜城　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熊辩

2025年8月29日，闻道读书会举办了一场特别活动，邀请两位来自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志愿者，分享他们亲历乌克兰战场的真实经历。他们分别是在乌克兰海军陆战队服役的香港人 Edwin（线上连线）以及乌克兰国际

志愿军团成员、民主党党员 Atticus Freeman（现场分享）。

活动现场，Freeman 将从前线带回的旗帜郑重展示在众人面前。他讲述了乌克兰的现状，讲到了顽强的乌克兰人和惨烈的战况，讲到现代战争中无人机的重要作用，而这正是他在前线所承担的关键任务。他几天前才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身上仍带着前线的气息，与大家分享那种紧绷到极限的氛围和残酷的生死考验。他坦言，自己很快还会再次返回乌克兰，继续投入无人机作战的支持工作，用行动兑现对自由与正义的承诺。

在分享中，Freeman 还谈到自己身上的纹身。那些深刻在皮肤上的符号与文字，不只是装饰，而是他一生信念的烙印。它们承载着他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也象征着对专制与暴政的抗争。他说，每一道纹身都提醒自己：自由来之不易，唯有用行动去守护。正如他选择投身乌克兰战场一样，这些纹身是无声的呐喊，更是永不妥协的宣言。

通过现场连线，Edwin 讲述了自己在乌克兰前线的作战经历。他回忆了战场的残酷与无情，枪弹横飞、战友死伤的场景触目惊心。然而，他同时表达了对胜利的信心与对自由的渴望。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奔赴前线，是为了失去自由的香港，为了香港下一代能够重获自由，也是为了全球人民共同反抗暴政。他直言痛恨独裁政权，批判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的行径。活动中，前自由亚洲记者孙诚现场担任速记与翻译，帮助更多与会者理解Edwin的讲述。

两位分享者的人生轨迹，同样折射出一条由抗争走向战场的道路：

Edwin：香港人，曾参与雨伞运动与反送中运动，2019年离开香港赴英国，2023年加入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并晋升为军官；2024年在乌克兰加入中国民主党。

Atticus Freeman：1985年生于辽宁锡伯族农村，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期间创作小说批判教育体制；2007年退学后游历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并持续写作；2008年至2019年任职图书编辑，出版包括《南渡北归》在内的多部著作；2020年至2024年任职苹果公司，从上海调往美国加州；2023年申请加入美国海军；2024年入籍后投身乌克兰国际志愿军团，参与前线作战，并在当年9月进入乌军部队，目前致力于帮助华人参军和培训工作。

这是两位普通华人的非凡经历。从香港街头的抗争，到乌克兰战场的硝烟，他们用行动践行了对自由与正义的承诺。无论是Edwin在枪林弹雨中坚持信念，还是Freeman以无人机支援前线，他们都在告诉世界：自由没有国界，它值得每一个渴望的人付出勇气与行动去守护。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美西 - 美东反共车队大游行

反共之声：民运人物图集

反共车队启程

我是中国民主党员罗志飞。2025 年 9 月 6 日，美西 - 美东反共车队大游行开启了旅程。我作为视频文案制作人，为反共运动添砖加瓦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不反对中国人民，而是反对践踏人权、操控世界的极权政权。面对疫情隐瞒、跨境迫害和渗透民主社会的威胁，我们必须行动！呼吁美国政府调查中共责任、保护海外异议人士、推动全球防疫透明机制。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为自由与正义发声！！！

追责中共病毒车队 - 达拉斯小布什总统博物馆

正值“9·11”恐怖袭击 24 周年纪念日之际，2025 年 9 月 11 日中共病毒巡游车队部分成员来到达拉斯小布什总统博物馆参观，并在馆内合影留念。我们向工作人员介绍了此次跨州巡游的宗旨，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与热情支持。车队所到之处，传递着我们对自由、人权与民主的呼声，要求追责中共制造的病毒灾难，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裁中共暴政。

追责中共病毒车队 - 俄克拉荷马州维尼塔

2025 年 9 月 12 日，CCP Virus 美东行队伍抵达俄克拉荷马州维尼塔（Vinita）。队伍在 Loves 加油站停留期间，当地民众纷纷上前表达支持与鼓励。许多居民表示，他们认同游行者揭露中共病毒真相的行动，并与队伍进行了友好交流和合影。

此次停留不仅是行程中的一站，更是民众自发声援的体现。美东行团队表示，他们将继续前行，把中共病毒的真相传递给更多人。

追责中共病毒车队 - 伊利诺伊州纳什维尔

追责中共病毒车队 - 达拉斯市中心

2025 年 9 月 10 日，由陈老师带队追责中共病毒车队来到德州达拉斯市中心举行街头集会游行。中共病毒车以骷髅与新冠病毒造型象征中共制造的“病毒灾难”，吸引了路人驻足关注。新冠疫情给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共隐瞒疫情真相、推卸责任，必须追究法律与道义上的责任。大家共同呼吁美国政府就疫情向中共索赔，并进一步制裁中共在美国社会的渗透、长臂管辖与破坏性影响。

本次车队游行将继续在美西、美东多地游行最后直指华盛顿 DC，旨在唤醒更多民众认清中共危害，凝聚国际社会力量，推动多方位制裁中共，让真相与正义得到伸张。

追责中共病毒车队 - 德州米德兰

2025 年 9 月 9 号，车队到达 701 N Garfield St，Midland ，TX 79701，对面的广场上，收到当地参议院议员与市长、部分市民支持，并发表演讲与合影留念。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马路边、街头、加油站、露营场地，广场上，向不同的人群，揭露共产党的真相，共产党是许多领域的病毒，包括生物学、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等，呼吁美国人民共同抵制共产党这个组织在美国的渗透，及长臂管理！

2025 年 9 月 14 日，伊利诺伊州纳什维尔野外露营地，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大家折叠帐篷，整理行囊，吃早餐，洗锅碗，出发！大家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职业，男女老少，只为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推翻中共暴政，实现民主宪政！中国人民不再被奴役，不再被压榨，不再被欺辱！他们不辞辛苦，一路奔波！

持续抗争之路

—— 一位普通党员的成长

作者：杨阳　责任编辑：罗志飞

杨阳，中国民主党员，2025 年 8 月 23 日在中国洛杉矶领事馆作为组织者，组织了〝自由之路〞大型集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我们都彼此守望，暴政不能永远禁锢真相，黑暗不可能永远遮盖光明，自由终会到来，让我们手牵手抵抗暴政。〞

2025 年 8 月 31 日，与中国民主党名誉主席朱虞夫先生一道，来到中国驻洛杉矶大使馆前，参加抗议中共九三阅兵的活动。那一天，我们公开表达反对中共极权和劳民伤财阅兵的立场。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抗议，更是一种庄严的宣告：我选择站在民主与自由的一边，揭露中共的虚伪和残酷。

2025 年 9 月 7 日，中国驻洛杉矶大使馆前，参加声援张展及众多良心政治犯的活动。在现场，我与其他民主人士一同举起标语，高喊口号，公开表达对张展女士的支持，谴责中共对她以及无数良心犯的迫害。张展因揭露武汉疫情真相而遭受监禁与酷刑，她的遭遇正是中共漠视人权、打压言论自由的缩影。参加这样的声援行动，对我来说不仅是出于良知，更是表明我的政治立场：我坚决反对中共的独裁统治，呼吁释放所有良心犯，还中国人民以自由与尊严。中共残暴专制、泯灭人性，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敌人。

2025 年 9 月 16 日，与中国民主党名誉主席朱虞夫先生来到凤凰城，只是为了言论自由。尊重每个人和平表达观点的权利，这是文明社会的底线。烈日下的凤凰城，我们悼念理查·科克：为民主社会的构建，人类已经付出太多。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 为自由与尊严而战的共同体

作者：陆乾坤

一、缘起与使命

在当今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中，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更关乎全球自由与人权秩序的未来。中国民主人权联盟（Chinese Democracy & Human Rights Alliance, 简称 CDHRA）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它是一个立足海外、面向全球的非营利组织，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与关注人权的国际友人共同发起，目标明确而坚定：

捍卫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人权，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抵抗极权主义的渗透与压迫。

联盟自成立以来，即以鲜明的立场和持续的行动，成为全球华人社群乃至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声音。它公开指出：中共不仅在中国境内制造系统性的人权灾难，也在海外进行渗透、绑架、威胁和暗杀等活动，危害全球自由安全。

因此，CDHRA 的使命不仅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更是全球反对极权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

二、联盟宗旨与核心价值

联盟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下基本价值：

自由：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思想控制与新闻审查。

人权：维护生命权、人格尊严与基本生存权利，要求释放所有良心犯与政治犯。

法治：倡导建立独立司法、公平审判制度，反对党国体制下的"党大于法"。

民主：推动多党制与宪政民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国际责任：呼吁全球社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建立跨国合作，共同抵御中共对国际秩序的破坏。

上述宗旨不仅是联盟的纲领，也是其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根据美国立国宣言，一个政府长久的虐待和掠夺人民，并让人民不断受伤害时，人民有权利有责任推翻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坚决支持人民以任何形式推翻镇压人民的暴政集团，建立一个人民具有发言权，宗教信仰权，自由结社权的新政府

三、主要活动与实践

1. **海内外声援**

CDHRA 多次组织网络会议、集会和示威，声援被囚禁在中国大陆的良心犯与维权人士。

他们通过发起签名、筹款、媒体宣传，把"墙内"的呼声传到"墙外"，让国际社会听见被掩盖的真相。

2. **国会与国际对接**

联盟成员曾多次走进美国国会山，与国会议员、人权组织及媒体对话，推动通过关注中国人权的法案与议案。

这些努力使中国人权议题不断被纳入国际话语体系，避免被遗忘与边缘化。

3. **媒体与信息传播**

通过官网 FreeOurChina.com、社交媒体以及民主之声（Democracy Radio）栏目，联盟持续发布新闻、评论与视频节目。

这些内容不仅揭露中共的侵犯行为，也教育大众理解民主制度的价值，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平台。

4. **跨组织合作**

CDHRA 与民阵、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党等组织保持紧密联系，常共同发起活动。

这种联合行动增强了民主运动的整体力量，形成了多点支撑、相互呼应的局面。

四、面对的挑战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多重挑战：

中共的打压与渗透：包括网络封锁、恐吓、威胁，甚至派遣特务试图干扰和瓦解联盟的正常运作。

资源与资金有限：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联盟的运

转高度依赖民间捐助和志愿者的投入。

外部世界的冷漠：国际社会在经济利益与人权之间摇摆不定，如何持续引起关注，是联盟必须突破的瓶颈。

然而，正是在困境之中，联盟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每一次集会、每一次呼吁，都是对极权的抗争与挑战。

五、历史意义与未来展望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存在，证明了中国民主运动从未沉默。

它不仅是对受难者的声援，更是对未来的预言：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中国并非遥不可及。

未来，联盟将继续在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扩大国际合作：与更多人权机构、议会组织建立联系，让中国议题持续出现在国际舞台。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更多互动性、教育性的媒体栏目，帮助青年一代认识民主与专制的区别。

深化社区联结：把中国海外侨社中的普通人也动员起来，让民主运动不再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

培养未来领袖：通过培训、讨论与实践，培养新一代具有民主理念和组织能力的青年骨干。

六、呼吁与结语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故事，既是抵抗的故事，也是希望的故事。

它让我们看到，在暴政面前，总有人挺身而出；在黑暗之中，总有人高举火炬。

今天，当中共的专制统治依旧延续，当千千万万中国人依旧无法自由发声，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组织。

《在野党》杂志呼吁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珍视人类自由的人们：

请关注 CDHRA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请支持他们的工作。

因为每一次关注，都是对独裁的一次削弱；

每一份捐助，都是对自由的一次助力；

每一声呐喊，都是对未来的一次呼唤。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正在书写一段艰难而光荣的篇章。

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并不孤单。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将是他们的同路人。

国际联络与合作请联系：+16266426025；chinesehumanrightsalliance@gmail.com

官方网站：www.FreeOurChina.com

《君无戏言》之账本与头颅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校对：冯仍

“有人爱拿算盘当正义，拨得响，便以为天理也该进项；只是到最后，账上盈余，头上却少了几颗。”

城里风声异样。传说国用亏虚，像老屋梁上忽见裂缝，先召木匠，再召鼓手，鼓手负责把锣敲响，叫四邻围观：屋梁要救，人人出力。什么叫出力？就是有人递钉子，有人献肩膀，更精明些的，便把旁人家的门板拆了拿来加固。门板一拆，门后的人就站在风里，衣角被掀起，和贴在墙上的票据似的。

票据会说话：公平稳定。说得越多，越像旧年熟词，贴在每一出整顿的门框上。整顿总要有对象，于是有人开始清点：谁家账面干净，谁家账面油光；谁家最肥，谁家最不易叫喊。清点完毕，纸上画圈，圈里不写名字，只写“某某企业的某某人士”；圈外自然是掌声。掌声与圈，彼此成全。

自古清账与清人，常是一条路上的两口井：一口口沿宽，叫法；一口口沿窄，叫势。先让人低头去看法，看完便顺势跌入势。跌下去的人，不一定有罪，却一定有价，价目贴在另一张账上，名为“没收”。没收是好字，和失而复得一样；只是失的是人，得的是物。旁人若问：为何？答曰：历史有先例。说罢，便把厚厚一本史书翻到几页熟处，指给你看：某年“整风”，某年“公私合营”，某年“三反五反”，某年“运动”，每一页都很整齐，整齐得看不见血。血一旦溅上去，过几日也会被删去，字仍是黑，纸仍是白，只余几处皱折，像被谁攥过。

闲时茶楼有两位先生谈话。一位长衫，一位夹克。长衫沉吟道：“如今讲‘依法依规’，应不至于走老路。”夹克点头如捣葫芦：“自然，自然。”正点得欢，茶博士端来一碟花生，泛着油光，像刚抄完家的清单。夹克忽然压低声音：“只是你听没听说，某地有位‘领衔人物’，忽而‘轻生’。”长衫忙摆手：“嘘，茶楼墙薄。”墙果然薄，薄得能把人心的风声都漏出去。风声绕一圈，又从告示牌上吹回来：正在调查，切勿传谣。于是两位先生不再谈，埋头剥花生，花生壳落在桌上，凋零的如同两封无人敢收的信。

传言多处出，证据总在别处。别处往往是在程序那里。程序是个慈祥的长者，说话慢，步子稳；只是他站台时常背光，你只看见一个黑影，再听见几句熟词，便自觉安心。安心久了，胆子也就小了，眼睛也就近了，只看见脚下那条配合的线：照这线走，谁也不找你麻烦；偏离一步，便有温柔的手搭在你肩上，笑道：还是进去吧。

有一次，我看最高领袖召开“营商环境推介会”。场上灯光明亮，背景板上写着“护航发展”。“护航”二字写得很宽，像两张手掌，掌心却并不柔软。主持人高声念：优化、升级、共赢、普惠。台下的掌声像潮，潮里却夹着沙。散会时，角落里一位穿西装的伙计悄悄把名片塞给参会的人，名片上印着“专项服务”。他们低声问他何谓专项。他眨眨眼：“你懂的。风向来了，先把帽子戴好；若帽子来不及戴，就把头低下。”要是问那头要低多久。他说看天色——天若阴，低久一点；天若晴，也不要抬太高。说罢，他抬手比划一个高度，刚及胸口。

我忽然想起旧时一条规矩：抬棺不过胸。便觉背脊微凉。

所谓“没收”，也讲究姿势。有的姿势是自愿，有的姿势是依法，还有一种姿势，名叫配合调查。被配合者常常在镜头前点头，说“相信组织、服从安排”，像扭开了机器人的开关。在场的人点头，屏外的人也点头；点头的海洋里，只有几个孩子抬着眼睛，不懂大人们在同意什么。孩子问我：“阿姨，什么是没收？”我想了想，说：“你把心爱的玻璃球借给隔壁一阵子，后来他说那球本在他家祖谱上，写着‘公共’，你便把球留下也不是，还回也不是。”孩子点点头，又问：“那我以后还借吗？”我呐呐不能答，只得把他领到窗边，指着天说：“风在那儿，现在先别玩球。”

有人喜欢把“清欠”写在红纸上贴满街，用来“刮骨疗毒”。毒字可怖，人人避之不及；于是“疗”变得无限正当。只是疗得久了，骨便薄，薄到风一吹就嗦嗦响。响声被解释为“换骨”的征兆，便更要再刮几刀，好让大家听个明白。明白也好，疼也好，都是写进统计里的两列数据：一列叫“治理成效”，一列叫“个案处置”。至于那些空下来的椅子，桌上的相框，半页未签完的合同，统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摆进展示柜，配上灯光，题名曰“警示”。灯光很亮，人影却淡，淡得像被水洗过三十遍的真相。

我想起旧年见闻。老会计做账一辈子，识得钱的冷暖。世上的钱有两种，一种走在账上，一种走在人身上。走在账上的，总要对得平衡；走在人身上的，多半没有凭据。我问他如今是哪一种多。他叹道：“如今钱走在说辞上。”说辞是软的，钱是硬的；硬物一旦被软物包住，便不再有响声。没有响声，便没有人看它走到

哪里去了。等到要用的时候，便说“亏虚”。亏虚也好，是个正经病名；接下来就要配药。药名一个比一个雅：整顿、净化、规范、提质。吃药的人，常常不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反倒坐在桌前敲碗：再来一剂。

我知道几家做生意的，忽然学会了沉默。昔日谈笑，今朝谨慎，话到嘴边，先用眼睛度量一下四周：是否安全。安全这个词，在这些年里越长越大，几乎占满了门面。门面里的人把安全当拐杖，拄着走，走久了，忘了脚本可以用来自行。脚一旦忘了，就需要被带路；带路的人自有地图，地图上每一块空白都写着待开发。于是路越走越直，直到尽头，出现一道门：配合、承诺、共享、交割。门后还有门，门后的人皆笑，说欢迎回到大家庭。大家庭的饭菜热气腾腾，只是上桌之前先要缴纳。缴纳的名目多：心意、责任、政治、信任。名目越多，胃口越小；最后人人只剩一口汤，端着碗，谢恩。

生意人追问：为何屡见不鲜？我只好指给他看一条旧时的河。河边立着一块碑，上刻：某年公私合营。再往下游，是某年专项运动；再下游，是某年“严打”；再远些，是若干轮“整肃”。河从碑旁绕过，浑而不止。每到拐弯处，河水总要掀一层浪，把岸上的摊子打翻几个。摊主多半不懂水文，只会收拾残局，换地再摆。摆了几回，耳聪些的，学会了看天色；看久了，眼神便像旧镜，光亮里夹着裂纹。

开会的领袖下文说：“这都是谣言。”我笑而不答。谣言这物事，在历史上与真相常作邻居；隔着一道薄墙，墙薄到风可过。风若从谣间吹来，真相的烛火就摇；从真间吹去，谣言的尘土就飞。执烛的人于是愤怒，要把风抓住。风抓不住，便抓人。抓到的是衣角、影子、姓名、章程；抓不到的是那只捏在暗处的手：是谁在拨算盘？算盘打得正，事情便也正；打得响，事情便也响。只是算盘再会打，终究算不出一件事：人的胆寒。胆寒一来，市井无语，坊间失笑，灯火早早关门。关门之后，谁还敢为一纸契据去撑天？

我愿意给未来的事留一行字：做账要清，做事要清，做人更要清。只是“清”这个字，落在不同的手上，就有不同的温度。落在铁手上，叫清算；落在纸手上，叫清理；落在温手上，才是清明。清明远了，清算近了；近得像那张忽然递来的纸：配合。配合之后，门可开；再配合，窗可关。窗一关，屋里只剩一盏灯，灯下只照见账本。账本翻了一页又一页，页页有章，章章有痕。痕迹像鱼骨，卡在喉咙，咳不出，咽不下。

写到这里，想起街口的那家铺子。掌柜原先爱把算盘挂在门梁下，日头一晒，珠子透亮；如今算盘不见了，门梁却更低，低得进门要弯腰。弯腰久了，人会忘记直立。忘记直立的人，最合适和功绩合影。合影上人人端正，背景板写着：风清气正、法治保障、稳中向好。我也站在那合影里，学着把笑挂在嘴边。摄影师喊三声，我在第三声里听见一点细碎的回响，是旧年的木头被拧紧的呻吟。那声音极小，小到只够我自己听。听完，我不自觉地把头又低了一寸。

头低了，我就能从狗洞里钻出去。我也确实钻了出去，经年累月的，腰又直不起来。

我去寻医：可有良方治我的驼背？

寻来寻去就只得到两句话：第一把账本摊在阳光下，第二把帽子从人头上摘下来。

阳光能照见数目，帽子也许能保住人。

若还要第三句，便是：让人先安，国用自会慢慢安；切莫反过来，把“安”先写在账上，再去找人头去补缺。

但这些都由不得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人做主。我的驼背，又什么时候能治好？

No Jesting in the Ruler's Words: Ledgers and Skulls

This essay uses the imagery of "ledgers" and "skulls" to reveal the emptiness of China's so-called business reforms. Behind slogans like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 lies not protection but confiscation, not stability but fear.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alike are reduced to entries on a balance sheet—profits in seized assets, losses in broken lives.

Today's "clean-ups" echo a lineage of purges: the "Three-anti, Five-anti" movements, collectivization, endless rectifications. Each claims to "cure poison," yet keeps scraping away until people forget how to stand upright. Silence becomes defense, compliance a survival skill.

The essay warns that a state balancing its books with human heads cannot last. True order demands sunlight on the ledgers and freedom from the weight of power, not rituals of confiscation masked as law.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居然智家汪林朋为湖北前首富，身家达 368 亿元人民币

论中国民主的未来之《五民宪法》详解 第 7 篇

（宪法第五条：国旗、国歌、国徽与货币的象征和意义）

作者：何清风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我们立志要建立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以普世价值和民族文化复兴为目标的理想国度，其国家象征体系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从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到国歌《中华联邦颂》，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及官方语言、文字和多元化的货币体系，这些元素共同勾勒出联邦共和国的独特形象和国家意志。本文将围绕这些国家象征，深入探讨其设计理念、文化内涵以及未来对联邦共和国的意义，展现其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宏伟愿景。

一、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

联邦共和国的国旗被命名为“红地国土自由花”，这一设计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由理念。“红地国土”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热情与活力，红色在当前的中华文化中普遍代表吉祥、繁荣和团结。“自由花”是国旗的核心图案，象征着联邦共和国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国土的热爱。花朵的绽放象征着自由的盛开，表达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在自由土壤中追求幸福与发展的愿景。国旗的设计简洁而富有深意，既扎根于传统，又面向未来，成为联邦共和国团结公民，激励为自由奋斗的象征。

二、国歌：《中华联邦颂》

《中华联邦颂》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国歌，是精神与理念的音乐表达，改编自《中华民国颂》。这首国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凝聚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对国家、民族和未来的热爱。国歌的歌词融入了地域、先贤等元素，象征着我们这个新生的联邦制国家，在疆域与文化上的传承。《中华联邦颂》的歌词围绕着地域、文化、先贤、国家等主题，歌颂联邦共和国的壮丽河山和文化传承的精神。国歌不仅是国家身份的象征，更是联邦共和国公民的精神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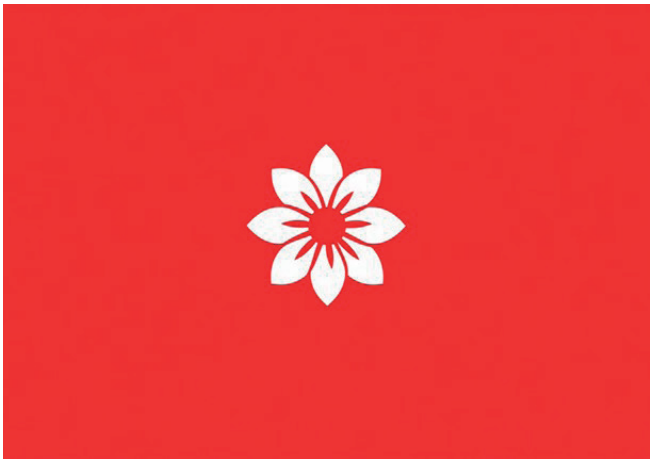
三、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

联邦共和国的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其恢弘的设计，展现了国家的历史传承与未来愿景。金盾作为国徽的核心元素，象征着联邦共和国的坚不可摧和对公民安全的承诺。金色代表繁荣与尊贵，盾牌则寓意保护与正义，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和平的维护。龙与凤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图腾，分别象征着力量与智慧，寓意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在联邦共和国的保护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在国徽中，龙凤共存，也寓意联邦共和国兼具刚强与柔美的特质，追求力量与智慧的平衡，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两仪相得益彰。大好河山则描绘了联邦共和国的壮丽自然景观，从巍峨的山脉青藏高原到奔腾的长江黄河，象征着国家的辽阔疆域和丰富资源。

四、语言与文字：汉语普通话与正体字

联邦共和国将汉语普通话定为官方语言，汉语正体字为官方文字，这一选择既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也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适应。汉语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打破了地域和方言的隔阂，促进了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在联邦共和国的学校、媒体和公共服务中，汉语普通话的使用确保了信息的畅通和公民的平等参与。正体字作为官方文字，承载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简体字相比，正体字保留了汉字的传统形态，体现了汉字的艺术美感和历史延续性。在联邦共和国，正体字不仅用于官方文件和教育，也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领域，如书法、文学和传统工艺。政府通过推广正体字教育，培养公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联邦共和国在推广官方语言和文字的同时，也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多样性。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方语言和文字同样受到保护和支持，体现了联邦共和国对文化包容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应该成立专业的语言文字专家团队，对正体字进行适当的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方便人们学习使用。

五、货币体系：纸质五民币、数字五民币与黄金五民币



联邦共和国的货币体系独具特色，包含纸质五民币、数字五民币两种形式，展现了其在经济领域的创新与传统并重的理念。纸质五民币是联邦共和国的法定纸质货币，设计上可能融入了中华文化元素，如国旗的自由花、龙凤图案或大好河山的意象。纸质五民币不仅是交易工具，更是国家形象的载体。每一张货币上都可能印有联邦共和国的历史人物、名胜古迹或文化符号，激励公民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纸质五民币的流通保障了实体经济的需求，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小额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五民币代表了联邦共和国在数字化经济领域的探索，作为法定数字货币，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安全、高效、透明的交易。它的推广不仅便利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也推动了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的发展。更是向集权统治发起了最致命、最根本的打击———让货币发行不再是政府垄断。数字五民币的使用体现了联邦共和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同时也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范例———建立国家主权型区块链。

六、象征体系的深远意义

联邦共和国的国旗、国歌、国徽、语言文字和货币体系共同构成了其国家形象的核心。这些象征不仅服务于国内的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联邦共和国的独特魅力和全球责任。在将来，这些符号将象征并激励着公民为自由、民主和繁荣而奋斗。国旗的红地自由花、国歌的激昂旋律、国徽的壮丽河山，以及语言文字和货币的广泛使用，共同塑造了联邦共和国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也终将到来！

七、未来展望：灯塔的光芒

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以其独特的象征体系，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扎根本土与面向全球的国家形象。红地国土自由花的国旗高高飘扬，《中华联邦颂》的旋律响彻云霄，金盾龙凤大好河山的国徽熠熠生辉，汉语普通话与正体字传承文化，五民币的货币体系引领经济未来。这些象征不仅是联邦共和国的标志，更是其国家意志的体现。展望未来，联邦共和国将以这些象征为指引，致力于构建一个自由、民主、正义、平等的社会。致力于成为人类的灯塔，联邦共和国以其开放包容的姿态，广邀追求普世价值与自由民主的同胞们的加入，最终，我们的力量汇聚成为一把尖刀，插入共产党的心脏，终结这一十恶不赦的政权。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中国的未来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People's Constitution (Article 5: National Symbols and Currency)
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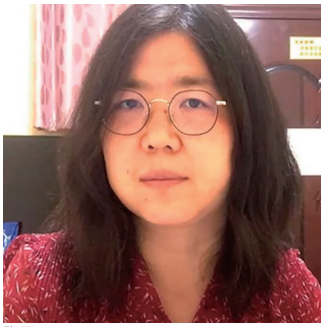
This essay explores how the envisioned Chinese Federal Republic would establish its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a carefully designed system of symbols that blend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universal values. The proposed national flag, Red Land, Flower of Freedom, reflects vitality, unity, and the blossoming of liberty on Chinese soil, offering a vision of a nation where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re inseparable. The anthem, Ode to the Federation, builds on cultural memory while inspiring citizens with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shared destiny. The emblem, Golden Shield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combines the imagery of strength, wisdom, justice, and protection, with mountains and rivers representing the enduring vitalit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Language and writing are equally central: Standard Mandarin is affirmed as the common national language, 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re restored as the official script, preserving cultural depth and continuity while respecting minority languages in a spirit of inclusivity. The currency system—paper, digital, and gold-based "Five-People's Currency"—embodies both cultural symbolis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adopting blockchain-based digital currency, the Federal Republic envisions breaking the monopoly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over money, ensuring transparency, decentralization, and fairness in economic life.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form more than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they articulate a coherent vision of a democratic state rooted in cultural revival, social justice,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The essay emphasizes that these national symbols are not mere emblems, but rallying points for unity, resilience, and moral legitimacy. They express the Republic's commitment to liberty, democracy, equality, and prosperity, while positioning China as a future beacon of civiliza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global progress. Ultimately, the Federal Republic's national identity, expressed through its symbols, is intended to inspire citizens, unite the nation, and dismantle the legitimacy of dictatorship by presenting a tangible and compelling alternative for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受迫害的公民监督者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张展

黄琦

方斌

陈秋实

在中共统治下，言论自由几乎不存在，即便是个人的微小行为——用手机记录真相、在网络上发出批评声音、或发表独立见解——也可能触发严厉打压。公民记者、网络行动者、维权人士常因揭露社会问题、传播信息而被拘押、失踪、判刑或长期软禁，其遭遇往往令人难以想象。

张展（1983年9月2日生），陕西咸阳人，公民记者，基督徒，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本科、金融学硕士。因长期在网络平台批评"一党专政"、腐败滥权，并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张展多次遭到中国警方打压。2018年因网络言论被警方警告，2019年因街头举伞抗议和网络发声被多次刑拘。2020年2月，她赴武汉实地报道新冠疫情，公开发布大量疫情视频，5月被跨省抓捕，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并在出狱仅三个月后再次被刑事拘留。狱中期间，张展多次绝食抗议，遭遇强制灌食、脚镣、约束带等酷刑，身体状况严重恶化。她的案件引发国际关注，多次获得言论自由与人权奖项，包括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颁发的言论自由荣誉奖、林昭自由奖及新闻自由勇气奖。

黄琦（1963年4月7日生），四川人，网名难博，与妻子曾丽共同创办"六四天网"，是中国互联网早期因言论入狱的公民。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创办"六四天网"，报道维权案件并批评时政，引发当局关注。2000年因网站内容被捕，2003年被判5年徒刑，2005年刑满获释。2008年汶川地震后揭露工程质量问题再次被捕，2009年获刑3年，2011年出狱。2016年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再次被捕，2019年被判12年。

方斌，1963年1月28日出生于武汉，原为中医与商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他以公民记者身份走进医院，用手机拍下遗体频繁被运出的震撼画面，并在视频中喊出"把权力还给人民"。他的影像迅速引起国际关注，却也因此成为当局重点打压对象。2020年2月9日，他被警方带走，从此失踪，后遭秘密判刑三年，于2023年4月30日刑满释放。

陈秋实（1985年9月生）黑龙江大兴安岭人，律师、独立媒体人，曾在北京从事律师及法律科普工作，并参与演讲与电视节目。2019年因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及在网络上发表社会评论，其微博、抖音和微信公众号先后被封。2019年底尝试出境旅行被天津公安限制出境。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他前往武汉记录疫情实况，2月6日被公安带走，长期失联近600天。其后被转至天津、青岛等地管控，虽未受正式指控，但行动受限，生活受监视，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系。

Persecuted Citizen Monitors

In China, even minor acts of independent reporting can trigger harsh repression. Citizen journalists like Zhang Zhan, jailed and tortured for covering COVID-19 in Wuhan, and Huang Qi, repeatedly imprisoned for running the "64 Tianwang" rights website, embody this reality. Others, such as Fang Bin, who filmed mass deaths in Wuhan, and Chen Qiushi, a lawyer who documented protests and the pandemic before being disappeared, also faced severe punishment. Their stories reveal the dangers of truth-telling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urgent need to defe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海内外声援民主党 - 山东筹委会成立

作者：袁崛（中国民主党党史法规部长）
编辑：朱虞夫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继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申请注册后，六月三十日朱虞夫单独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被抓，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发了新闻稿，但是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朱虞夫在杭州凯旋派出所"留置"二天后释放。中共于七月九日陆续开始了对浙江民主党人的大抓捕，这次大抓捕激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反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玛丽·罗宾逊女士的关注，迫使中共释放了被捕人士。中共的强力镇压并没有让中国的民主人士屈服，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开展了一系列的声援、救援。山东筹委会的申请成立更将这场民主党人对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推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部分浙江民主党成员：前排王荣清、吕耿松、胡远明、中排邹巍、胡臣、陈开频、戚惠民，后排陈树庆、吴义龙、毛庆祥、来金彪

中国律师"中国民主党事件"法律后援会成立

法律后援会提出五点声明，包括"为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使公民政治自由不受侵犯，律师部分代表自发组成'法律后援'，义务为浙江王有才、王东海等人辩护，执行律师职务。王有才、王东海等人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行为，是依据宪法并履行法定程序的合法行为，也是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等涉及建党案的所有人员"。

中国律师界浙江建党案法律后援会
起草人：王文江
联署人：周国强，张鉴康 王文江
后援会联络人：徐文立（010-63517814 北京）

「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成立

海内外民运联手声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希望借此冲破党禁、加速中国民主进程。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表示，该党结合了十八个海外民运团体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和中国异议人士共同冲破党禁、致力中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表示，成立後援会获得各民运团体的热烈回应，主要是希望藉由後援会的成立，将海内外民运人士团结起来，所达成的三点共识分别是：一、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二、後援会以现有各民运组织为基础，欢迎各界人士和组织参加；三、後援会是临时性的组合形式，由各组织委派联络人及若干个人组成磋商小组来协调各种後援工作。参与「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的团体，包括民联阵、中国民主党（王若望先生）、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等机构和组织。海外后援会得到了国内中国民主党人的授权，一九九八年七月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祝正明等给海外签发了授权信。

王炳章、王希哲等人出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会议，声援国内组党运动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立 国内组党第二波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在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到大陆访问前夕，山东省三名异见人士谢万军、刘连军及姜福祯九月五日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并将申请书及建党宣言等文件，邮寄给北京的大陆民政部及山东省民政厅。

申请人：谢万军 刘连军 姜福祯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电话：0538-2820226 电话：0536-8270510 电话：0532-3844255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给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发送贺电

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先生及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全体同志：

欣闻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成立，我们感到极大的鼓舞和兴奋。 开放党禁是一切民主之本，一切自由和人权之本，中国人民已经为之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个世纪。……我们愿和你们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互通信息，互相声援。我们密切地关注着你们的每一个行动，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支持你们。 紧握你们的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全体同志 于杭州
1998年9月6日（朱虞夫签发）

从左至右：李锡安、姚遵宪、王有才、邓焕武、毛庆祥、傅升、凌小平、王荣清、朱虞夫

Domestic and Overseas Support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 Shando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In 1998, the push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China entered a new stage. After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CDP) submitted its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in June, authorities responded with large-scale arrests of democracy activists. This crackdown, however, triggered stro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cluding statements from U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 Mary Robinson, which pressured Beijing into releasing some detainees. Instead of silencing the movement, repression fueled greater determination among activists and gave rise to a nationwide and global solidarity effort.

Inside China, lawyers established a Legal Aid Committee, declaring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CDP was fully constitutional and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arrested figures like Wang Youcai and Wang Donghai. They emphasized that applying to form a political party was not a crime but an act protected under law, underscoring that democracy activists were exercising basic rights, not committing offenses. At the same time, abroad, eighteen pro-democracy groups joined forces in New York to establish the Overseas Support Committee of the CDP, aiming to unite overseas activists,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break through the CCP's ban on opposition parties. The overseas coalition pledged to provide moral and organizational backing to domestic activists, forming a bridge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Amid this surge of resistance, three Shandong activists—Xie Wanjun, Liu Lianjun, and Jiang Fuzhen—announced on September 5, 1998, the creation of the Shando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CDP. They mailed their application and founding declaration to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in Beijing and to local provincial authorities. This bold move represented the second wave of CDP organizing within China, demonstrating that the desire for political pluralism could not be confined to Zhejiang alone and was spreading to other provinces despite the risk of imprisonment.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quickly sent a congratulatory telegram to their Shandong counterparts, stressing partnership, mutual support, and the shared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They declared that lifting the party ban w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democracy, liberty, and human dignity in China, and pledged to closely follow and support every step taken by the Shandong group. Their words reflected not only encouragement, but also a symbolic handshake between regions, showing that activists were determined to stand together against authoritarian pressure.

Together, these actions revealed the emerging network of resistance: lawyers offering defense inside China, overseas groups mobilizing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new regional committees carrying the torch of democratization. Despite heavy repression, activists sought to connect legal argument, grassroots organizing, and international advocacy into a unified front. The founding of the Shando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symbolized not only courage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but also the growing determination of Chinese democrats—at home and abroad—to challenge the CCP's political monopoly and assert the universal right of free association. It was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e call for freedom in China was no longer isolated, but multiplying, spreading, and demanding recogni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方舱纪事

——防疫的权宜之计与荒废的遗产

作者 /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自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起，中国紧急建设方舱医院，将体育馆、展览馆等大空间临时改造成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患者的隔离区，以缓解正规医院的床位压力。然而，这些人群密集、条件简陋的方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病毒的温床，存在交叉感染风险。随后，全国多地在疫情高峰期纷纷跟进，尤其是2022年上海大规模封控期间，不仅设立普通方舱，还专门将儿童与成人单独隔离，社会争议巨大。随着疫情缓解，这些方舱医院迅速闲置，设施荒废，暴露出应急医疗建设缺乏长远规划、资源利用低效的问题，也反映出防疫决策在保护民众利益方面的严重缺失。

最终，那些在日夜赶工中堆砌出来的床位、隔板和器械，成了堆积如山的废品，被低价贱卖。曾经被宣传为“防疫奇迹”的方舱，在拆除与荒废中露出本来面目：一场以人民为代价的权力表演。喧嚣过后，留下的不是荣耀，而是冷清的空地与沉默的讽刺。这场疯狂与荒诞，终究还是落下了帷幕。

南沙方舱医院自2022年11月14日动工，至少9000名建设者在项目一线战斗，700余台施工机械全面投入建设。11月25日，南沙方舱全面建成并交付，历时仅12天。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新冠病毒防疫措施“新十条”彻底放开新冠防疫政策,投入使用仅10天的南沙万顷沙方舱，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两年后，它已变身成为“小商品市场”，成批出售曾用于隔离的集装箱、各类家电和生活物资，曾经的“防疫阵地”如今正被清仓出货。记忆与现实交叠，一处特殊时期的城市“遗迹”，在一张张成交单据中渐渐隐没。

毒雨下的花朵

作者 / 编辑　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三个月，三起学生集体中毒事件。2025年9月11、12日接连两起，读者甚至来不及分辨是哪所学校的事情，相关信息就被“和谐”了。

2025年9月12日，中国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朝阳学校，138名师生食物中毒，出现呕吐、腹痛等症状送医。

此前一天，2025年9月11日，广东省汕尾市普宁华美实验学校发生94名小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仅两个月前2025年7月，中国西北甘肃省天水市一所幼儿园超过200名儿童出现铅中毒症状。检测结果显示，幼儿园食物样本的含铅量超出国家安全标准2,000倍，培心幼儿园共有233名儿童血液中铅含量超标。

回顾过去，自互联网兴起以来，儿童食品安全问题便时常进入公众视野。从举国震惊到层出不穷，人们逐渐对此类新闻产生了“免疫”，只希望这些越来越频繁爆出的新闻不是发生自己孩子的学校。

2004年，安徽阜阳多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假奶粉”导致营养不良，出现头大身小的“大头娃娃”症状。最终至少有13名婴儿死亡，数百人受害。这是中国最早震动全国的儿童食品安全丑闻之一。

2008年，全国爆出婴幼儿奶粉普遍被添加三聚氰胺，以虚增蛋白质含量，三鹿集团是其中典型代表。全国至少有30多万婴幼儿患泌尿系统结石，5万多住院治疗，6人死亡。此次事件影响极大，当时总理也曾到医院看望患儿，但事后事件的根本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2018年10月18日，每学期学费高达6万人民币的上海中芯国际学校爆出食品安全丑闻。有家长得到孩子反馈吃不饱，家长群体在与校方沟通参观后厨，校内厨房所存番茄和洋葱已经严重腐烂变质。

2018年09月，江西万安县宝山乡、涧田乡、顺风乡的中、小学均出现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原因是由教育局招标的“珍百味”统一配送营养餐出现发霉、变质等问题，导致学生食用后腹痛、呕吐等。

2019年3 月，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家长实地探访食堂，拍摄到仓库中堆放的发霉蔬菜、过期肉类，甚至老鼠横行的画面。视频在网络热传，引发轩然大波。

2019年历史重演，湖南郴州再现“大头娃娃事件”，婴儿因服用被医生推荐、误导为奶粉的固体饮料“舒尔呔”和“倍氨敏”，出现营养不良、智力发育迟缓及头骨畸形等症状，引发严重健康问题。

2023年6月，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女学生在食堂餐盘中发现疑似“老鼠头”的异物。她将照片上传网络后迅速发酵，当地市场监管局却认定是“鸭脖子”，引发公众普遍质疑。“鼠头鸭脖”一度成为网络热词。此案成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校园食品安全信任危机。

“鼠头鸭脖”无异于现代版的指鹿为马，一条条触目惊心的儿童食品安全新闻接连上演，官员承诺的一定会给个“交代”，最终不过是一块封住悠悠众口的“胶带”。

2022 年有关“乌鲁木齐”的记忆

作者：钟然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校对：冯仍

2022年11月24日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吉祥苑小区的火灾，造成10人死亡。火宅未能及时扑灭导致严重后果，疑似因小区封控消防车无法到达最佳救援点。

2022 年 11 月 25 日，乌鲁木齐市发生多起抗议封控的示威活动。

2022 年 11 月 26 日深夜，上海市民自发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火灾遇难者。

上海市民在“乌鲁木齐中路”路牌下手举白纸高喊口号，抗议灭绝人性的清零政策和极端严酷的言论压制。

2022 年 11 月 26 日晚，南京传媒学院学生自发聚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白纸革命”就此引燃。

大批警察随后驱逐人群强行清场，部分抗议者遭到殴打和逮捕。

许志永：以自由、公义、爱为信念的公民斗士

作者 /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河南省民权县人，中国法律学者、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长期致力于推动公民权利、教育平等和法治建设。他被认为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权捍卫者之一，却因坚持自由、公义和非暴力抗争而多次遭中共迫害。

许志永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他性格温和，却一贯坚持理性表达和公民责任感。2003年，他作为公益律师参与推动“孙志刚事件”的舆论与法律救济，直接促成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进步，也使他被广泛视为公民维权运动的先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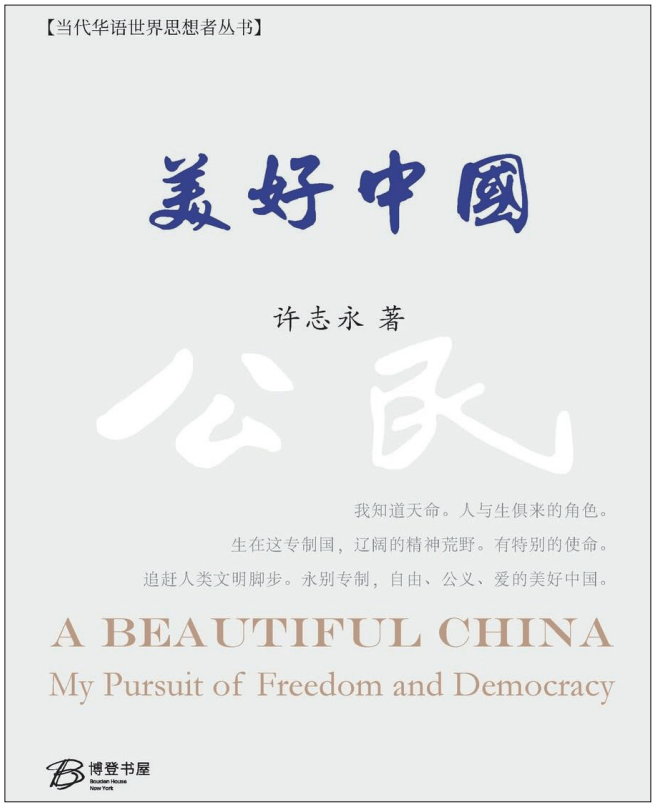
2005年，他与朋友创办公益组织“公盟”，关注教育平权、环保与弱势群体权益。然而，随着组织影响力扩大，他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控。2009年，当局以“偷逃税款”为由取缔公盟，并以“逃税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两年，这被普遍认为是政治性打压。

出狱后，许志永并未沉默，而是于2012年提出“新公民运动”。这一运动核心理念是：公民通过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宪政改革。新公民运动的标志性诉求包括：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等、反腐败与公民社会建设。他倡导以“同城聚会”等形式让普通公民交流社会问题、学习法律知识，从而培养独立思考与公民意识。

然而，这一系列活动很快遭到镇压。2013年7月，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2014年1月，北京法院判处他四年徒刑。入狱期间，他多次受到苛刻待遇，但依旧坚持信念，撰写大量反思文章。

2017年刑满释放后，他虽被持续监控，却继续以写作和公开演讲呼吁社会改革，强调非暴力公民抗争的重要性。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志永在网络上发表《劝退书》，呼吁习近平下台，要求恢复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这份文字再次触怒当局。同年2月，他在广州被捕，随后被秘密羁押，遭受长时间隔离和酷刑。2021年4月，北京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是近年来中国对知识分子与人权捍卫者最沉重的一次判决，震惊海内外。

许志永始终强调“自由、公义、爱”，他坚信一个健康的国家必须建立在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基础之上。他曾说：“公民的责任，就是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中共极权政府为了延续统治，不惜混淆是非，把公民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视为威胁。它不是回应社会问题、改善治理，而是用高压手段去压制异议，把敢于发声的人打成“罪人”。这种做法既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惧与沉默。许志永这样的知识分子本应是国家进步的良心，却被当局痛下杀手，这无疑暴露出极权的脆弱与虚伪。他的人生经历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与正义道路上的苦难与坚持。



中国民主党主办《在野党》

荣誉主编介绍 Honorary Editor

荣誉主编

毛庆祥（1950 年 5 月 24 日）—— 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6 年 " 四五运动 " 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 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 年因 "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判刑三年 。1998 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 。1999 年 6 月被捕，11 月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 2007 年 9 月 14 日刑满获释 。狱中坚持理念，拒绝减刑，出狱后多次遭监控与骚扰 。他认为推动民主制衡机制能根本抑制腐败 。作为浙江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他以笔为剑，长年奋斗，被视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的顽强象征。

Mao Qingxiang (born May 24, 1950) is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and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He joined the 1976 April 5th Movement and was later imprisoned for his role in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In 1998, he helped found the party and edited its journal The Opposition Party. Arrested in 1999, he served eight years in prison for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Known for his integrity and resistance to compromise, Mao remains a symbol of courage and dedication in Chin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谢长发（1951 年 10 月 7 日）—— 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 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 " 工自联 " 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 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 2002 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 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 年因批评汶川地震 " 豆腐渣工程 " 再度被捕，2009 年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 13 年，成为近年来大陆获刑最重的政治犯之一，堪称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中不屈的象征。拒绝减刑，出狱后多次遭监控与骚扰 。他认为推动民主制衡机制能根本抑制腐败 。作为浙江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他以笔为剑，长年奋斗，被视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的顽强象征。

Xie Changfa (b. 1951) is a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from Hunan. A participant in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he was later jailed for founding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Hunan branch. In 2009, he received a 13-year sentence for "subversion" after criticizing government corruption. Xie is seen as a symbol of unyielding resistance to authoritarian rule.

陈树庆（1965 年 9 月 26 日）—— 浙江富阳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及全国筹委会负责人之一。他 1980 年代曾参与 "86 浙江学运 " 和 "89 天安门民主运动 "，1998 年加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1999 年因组织活动被捕，2007 年因发表异议文章获刑 4 年。2014 年 9 月再度被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拘捕，2016 年 6 月 17 日被杭州市中级法院重判 10 年 6 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4 年，服刑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刑满获释。在狱中坚持信念，不屈服，不悔改，成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中一位坚毅的象征人物。

Chen Shuqing (b. 1965) is a Zhejiang-based writer and CDP organizer. He joine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1980s and was jailed multiple times for his activism. In 2016, he was sentenced to 10.5 years for "subversion." Known for refusing to compromise, he symbolizes courage in China's fight for freedom.

陈西（1954 年 2 月 29 日）—— 贵州贵阳人（祖籍广西玉林），原名陈友才。著名民运人士、《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也是 " 贵州人权研讨会 " 联合创始人。三次入狱，累积服刑 23 年：1989 年因组建 " 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 " 声援六四获刑 3 年；1995 年因筹组 " 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 " 并呼吁为六四平反，被判 10 年；2011 年因发表 36 篇异议文章被控 "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再次获刑 10 年，服刑至 2021 年 11 月 28 日获释 。2011 年 10 月曾软禁并独立参选地方人大，引发关注 。狱中遭严格限制、酷刑折磨，且健康受损 。出狱后长期被当局严密监控，家庭生活受限 。2020 年曾获 " 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 。陈西以笔为剑，不屈坚持，成为当代中国民主与人权运动中最坚韧的象征之一。

Chen Xi (b. 1954), a leading democracy activist and Charter 08 signatory, has served 23 years in prison across three sentences for his pro-democracy work. Despite torture, surveillance, and declining health, he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unyielding figures in China's rights movement.

胡明君（1963 年 6 月 28 日）—— 四川乐山人，独立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创始成员之一。他不仅设计制作了 " 中国民主党党旗 " 和 " 策略方针 " 手稿，还积极参与工运支持行动，2000 年 12 月四川民主党公开支持达州钢铁工人示威，次年 5 月因涉嫌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被刑拘、判刑 。2002 年 5 月被判 11 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 4 年，他拒绝认罪，狱中多次因高血压、心脏病及脑溢血住监狱医院治疗 。2012 年 5 月出狱后，仍受严密监控与骚扰 。2019 年被迫失踪半月，引发社会关注 。他以笔为剑，始终坚持 " 铲除政治独裁 "，成为中国民主与人权运动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顽强人物。

Hu Mingjun (b. 1963), a Sichuan-based writer and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Sichuan branch,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for supporting labor protests and promoting democratic ideals. Despite imprisonment, illness, and constant harassment, he remained steadfast in his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 rule.

胡石根（1954 年 11 月 14 日）—— 江西南昌人，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语言大学讲师。他是中国自由民主党早期发起人与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自 1991 年起积极组织民主活动。1994 年以 " 组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被判刑 20 年，服刑 16 年后于 2008 年 8 月获释 。获释后继续参与民间维权与宗教自由活动，是家庭教会 " 雅和博圣约教会 " 长老。2015 年 "709 律师大抓捕 " 中被捕，2016 年 8 月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 7 年半、剥夺政治权利 5 年，期间遭酷刑和健康衰退，多次申请保外就医未果 。2023 年 3 月 23 日刑满出狱，安全返家 。胡石根始终坚持信仰与民主理念，三度入狱，累计服刑逾二十多年，是中国民主与宗教自由运动中的坚韧象征。

Hu Shigen (b. 1954), a former university lecturer and democracy activist, was imprisoned three times totaling over 20 years for organizing opposition groups and promoting religious freedom. A steadfast advocate for democracy and faith, he endured long sentences, torture, and declining health, yet never wavered in his beliefs.

黄燕明（1960 年 5 月 14 日）—— 出生于贵州贵阳，是中国民运人士和贵州人权捍卫者。1986 年起，他参与成立 " 贵阳沙龙联谊会 "，并于 1994 年与陈西、廖双元等人组建了 " 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 "；1995 年 6 月 4 日在天安门公开呼吁政治改革，随后因 "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等被判 5 年徒刑，实际服刑期间长期遭酷刑 。2000 年出狱后，他主办贵州人权讲坛，并积极参与 " 贵州人权研讨会 "。2017 年世界人权日期间，他被贵阳警方 " 旅游式 " 软禁、失去人身自由超过 10 天 。2019 年 " 五·一 " 前后，他再次被带离并遭长时间监控 。作为贵州地区人权与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黄燕明以坚定的声音和信仰，持续为法律、自由与法治发声，是当代中国民运领域不可或缺的坚持者。

Huang Yanming (b. 1960) is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from Guizhou. He was jailed for five years in 1995 after call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Tiananmen Square. Despite torture and continued surveillance after release, he remained active in local rights advocacy. Huang is known for his quiet but firm resistance withi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吕耿松（1956 年 1 月 7 日）—— 浙江杭州人，原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教师，后成为维权撰稿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起人之一。2007 年 8 月因参与民运活动被拘捕，2008 年 2 月因 "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被判刑 4 年，2011 年 8 月出狱，并获独立中文笔会 " 狱中作家奖 "。2014 年 8 月再度被捕，2016 年 6 月 17 日被杭州中级法院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5 年，浙江高院于同年 11 月维持原判。狱中健康状况堪忧，患多种疾病并曾遭虐待。吕耿松长期坚持国内抗争，在文运与民主运动领域内具有显著象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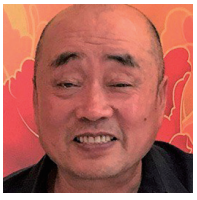
Lu Gengsong (b. 1956), a former police college lecturer from Hangzhou, is a co-found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Zhejiang branch. He was jailed twice for his activism, serving 4 years and later 11 years. Despite harsh conditions and declining health, Lu became a symbol of resilience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刘贤斌（1968 年 10 月 2 日）—— 别名刘陈、笔名万贤明，四川遂宁人，独立作家、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也是中国民主党西南筹委会主要组织者。1987 年入读北京人大学后积极参与 1989 年学运，1991 年 4 月被捕，1992 年被判 "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2 年 6 个月，1993 年出狱。1998 年他组织中国民主党西南筹委会，1999 年被判 " 颠覆国家政权罪 "13 年，2008 年 11 月出狱出狱后签署《零八宪章》，公开撰文揭露 " 豆腐渣工程 "、声援谭作人、黄琦，并发起 " 黄丝带行动 " 营救陈云飞。2010 年因发表言论再次被捕，2011 年被四川遂宁中院判 "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10 年，直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刑满释放。三次入狱、累积服刑逾 22 年，他以笔为剑，执着抵抗暴政，是中国民主与人权运动的顽强象征。

Liu Xianbin (b. 1968) is a Sichuan-based writer and democracy activist. As a Charter 08 signer and China Democracy Party organizer, he was imprisoned three times, serving over 22 years. Despite long sentences and repression, he remains a firm symbol of peaceful resistance and the figh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许万平（1961 年 4 月 11 日）—— 重庆人，是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活动家，自 1980 年代起投身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曾三度被判刑与劳教，累计服刑 23 年，在重庆监狱度过约 20 年 。1989 年六四后，他筹建 " 中国行动党 "，被判 8 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1998 年 10 月，他因被控 " 扰乱社会秩序罪 " 行政拘留 15 天，随后劳教 3 年 。2005 年 12 月，他与多位异议人士联名致函联合国，随后被以 "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重判 12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2014 年 4 月 29 日，他刑满出狱并返回重庆 。出狱后，他健康状况堪忧，曾遭严密监控，仍坚持政治立场不改，强调 " 无悔无怨 " 。作为中国民主运动中最坚定的象征之一，许万平以其长期抗争与执着信仰，激励着世代民运人士继续为民主而奋斗。

Xu Wanping (b. 1961) is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from Chongqing. Imprisoned three times and spending over 20 years behind bars, he has been a steadfast voice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since the 1980s. Despite severe repression and declining health, Xu remains unyielding, inspiring others with his lifelong commitment to freedom and justice.



查建国（1951 年 8 月 18 日）—— 江苏宜兴人，生于北京，曾任《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办公室主任，是中国民主党的缔造者之一，也是联合总部首任执行主席暨京津党部副主席。1998 年 7 月，他因协助组建 "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 "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1999 年被判刑九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至 2008 年 6 月 28 日刑满出狱出狱后，他依然留在国内，坚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撰写时政评论，并对海外民主运动持 " 失望与希望并存 " 的立场。长期服刑使其健康受损，但他依然坚定不移，成为中国民主派的 " 硬汉 " 代表人物。

Zha Jianguo (b. 1951)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He was jailed for 9 years in 1999 for helping form the Beijing-Tianjin branch. After release in 2008, he stayed in China, promoting reform and writing political commentary. Despite health issues, he remains a determined figure in Chin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中 国 民 主 党 主 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 编 辑：朱 虞 夫
社　　长：郑 存 柱
出 品 人：景 辉 辰

荣誉主编：毛庆祥（发起人）谢长发（倡导人）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副总编辑：罗志飞

第十五期轮值总编辑：罗志飞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韩瑞媛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责任编辑：鲁慧文 罗志飞 胡丽莉 李聪玲

编辑部：李之洋（部长）李聪玲（副部长）钟然（副部长）韩瑞媛（副部长）胡丽莉 冯仍 王梦梦 袁崛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李堃 韩立华

美编部：胡海宁（部长）刘傲（副部长）宋佳航

翻译部：程铭（部长）吕峰（副部长）何兴强 吴可正 Tomorrow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部长）何愚 张湘潇 李建伟

收稿部：马群（部长）彭小梅 王连江 罗志飞

校对部：冯仍（部长）王滨 熊辩 林小龙 李杰

宣发部：Gloria Wang（部长）彭硕（副部长）何愚（副部长）曾群兰（副部长）黄吉州 马群 夏体姗 杨长兵

采访部：巫伟杰（部长）张致君 常坤 陀先润 姜晓明 Cooper Guan 林小龙

外联部：张致君（部长）赵杰（副部长）杨晓 陆乾坤 常坤 Rong 韩瑞媛 Pt sss

资源收集部：黄吉洲（部长）

行政部：陈婷（部长）吕聪（副部长）鲁慧文

财务部：朱晓娜（部长）高晗（副部长）朱小砚 张致君（审计）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www.ZYD1998.com
Email: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1-626-889-0419 [张致君]

我们不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是发问者、记录者，也是见证者。
我们写下的，不是历史的脚注，而是未来的脚印。
民主的火种，从未熄灭；
真相未亡，斗志归来。
这一页，由你我共同书写。
—《在野党》编辑部 **胡丽莉**

面对强大的极权，我们也许暂时弱小，但沉默才是永久的屈服。哪怕是一声微弱的“不”，也是对黑暗的抵抗。不要放弃质疑，不要放弃希望；无数星光终将汇成自由的黎明。

—《在野党》编辑部 **钟然**

《在野党》的复刊，对我而言，是信念的延续。
我走出墙内，从艺术中醒来，从真相中重生。
愿在自由土地上，为沉默者发声，为被删去的记忆复刻轮廓。
我们不是流亡者，而是种子——流播异乡，只为重返故土、重新发芽。

—《在野党》校对部 **冯仍**

27 年前，老一辈民主党人为了突破党禁奉献了青春甚至后半生。累计千年的刑期是中国人抗争共产暴政的悲壮史诗。27 年间，他们在狱中衰老，甚至永远离去，看着中国被独裁者推向深渊。27 年后，《在野党》的海外复刊，新一代的人不缺乏勇气和理想，更不愿意接下来的一代中国人依旧生活在共产统治之下。未来，我们确信中国人会迎来自由和民主。

—《在野党》美编部 **刘敖**

薪火相传，火种不灭！《在野党》27 年后再复刊，民主党肩负未来执政党的使命！

—《在野党》编辑部 **袁崛**

募捐信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 1998 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Send Money with Zelle®

OPPOSITION PARTY INC

Zelle®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募捐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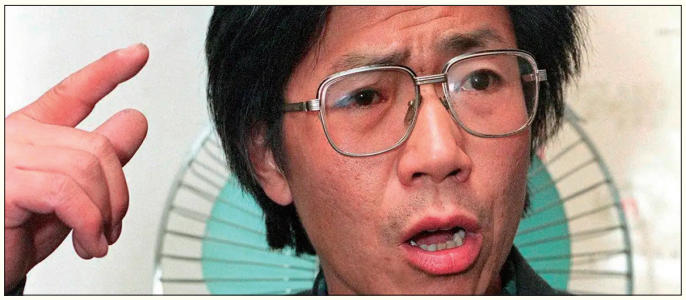
复刊初期至 2025 年 8 月 11 日，《在野党》接收的款项信息公示如下：

姓名	捐款金额 (USD)
来金彪	$1000.00
郑存柱	$1500.00
李裕仁	$300.00
无名氏	$100.00
赵　杰	$100.00
陆乾坤	$6.25
罗志飞	$200.00
朱小砚	$100.00
张荣鑫	$100.00
刘洋洋	$100.00
石皓伟	$100.00
杨长兵	$200.00
何　愚	$200.00
李聪玲	$100.00
李建勋	$100.00
郑　伟	$89.64
郑　敏	$89.64
劳少海	$50.00
肖琳丽	$50.00
肖玲燕	$50.00
黄思博	$50.00
郑　刚	$50.00
吴字儒	$20.00
韦洁筱	$50.00
孟飞舟	$50.00
陈锦波	$100.00
黎富德	$50.00
史庆梅	$200.00
Dongliang Shen	$120.00
高　明	$100.00
钟　然	$100.00
史庆梅	$500.00
王晓光	$200.00
周君红	$100.00
潘荣华	$1000.00
李光芒	$300.00
景辉辰	$2000.00

《在野党》财务组
2025 年 8 月 11 日 1:00PM

秦永敏：中國民主黨創建人之一，中國坐牢時間最長的政治犯

他把一生交付給民主與人權，付出的代價是鐵窗，却留下不滅的信念。向秦永敏致敬，讓勇氣延續，讓真理發聲。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China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www.ZYD1998.com

9 773069 451038